女聲

第二卷第五期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出版

先聲

梧桐葉落，是秋的先聲！

秋在酷暑之後，而在嚴寒之前，有着不熱不冷的天氣，我對秋有特別的好感。

秋收冬藏一句千字文，明明寫出秋是予人類一個收獲的節季，我對秋更不容漫視。

可是，古的詩人墨客，偏要對秋發生惡感，硬生生將秋形容得悲哀慘淡，這又何苦來呢？

本刊問世了差不多一年半，不覺又過着第二次的秋季，在出版的一天正是天上月圓人間福壽的季節；雖說干戈遍地未容過於放浪形骸的享樂，然而人生幾得月當頭，所以由「先聲」裏爲讀者諸君進一句「月圓人壽」的頌辭。並請大家齊唱「秋，快樂的秋！」、

本期的封面，換了另一種風格，我們得向讀者介紹的。這次的圖畫，係日本木刻名家，山岸主計先生的傑作，所繪的蘇州風景，想大家都知道這個所在罷。

山岸氏曾經在外灘前匯豐銀行樓上開過個人展覽會，有畫癖或對木刻有興趣的讀者可從「山岸畫伯木刻觀後」和「木刻之光」兩篇文裏得到一些滋味。

女聲 第二卷第五期目次

國際新聞

從神經戰說到奎北克會議等

評論

再論女性的文藝跟婦女……芳君

修養

怎樣對付上一代……汪麗敏

漫談職業女子的現況厄運和修養……柳萍

婦女生活

談蘇州的婦女……含青

家政

談談家庭經濟……衡

所見所聞

東京寄語……關露

山岸畫伯木刻觀後……顧藝華

木刻之光……孤嶼

中秋談月……樂无恙

兒童欄

水怎樣會從麥稈中吸進嘴裏去。

怎樣做個好學生。

小手工……菡

衛生

兒童與維他命（上）……虞澄

文藝

昨日鴻爪（獨幕劇）……史修

開學·病中吟（詩）……歆青春

路（小詩）……嵋

第一個秋天（小品文）……韋茵

一場爭辯（同）……包不平

秋之戀（同）……嬰甯

戲評

清宮怨與大鵬山……麥耶

新裝

非常時期的長褲

信箱……讀者

從神經戰說到奎北克會議

千變萬化——五光十色

老奸巨猾的英國和恃財傲世的美國所以能聯合起來，不是眞要幫助蘇聯抵抗德國，雖是三尺童子早也知道。因爲他們沒有誠意，任得蘇聯天天叫苦，日日要求，發出渴望第二戰線的哀聲，將有兩年，大有農夫天旱時，渴望雲霓的迫切。

可是，他們都好整以暇的袖手旁觀的假殷勤，一方面想着借蘇聯的武力來打破德國，一方面不能不獻媚蘇聯，時時給予這個大而笨的野熊一點小小恩惠。

爲要達到這在後的目的，才有北非的爭奪，才有西西里的佔領。在他們每有動作之前，必定來一個會議，若是記憶力不退板的話，我們也許記起今春的薩白朗克的會議罷。

跟着這會議之後，有一番大吹大擂的宣傳，大抵使軸心一面的軍心起着恐慌，又由別方面來說，大可使蘇俄慰藉一下。自西西里一役他們用着許多人，許多器，許多船，才能得到將德義聯軍迫退。爲什麼他們出死力來爭取一個彈丸小島呢？豈不是犯着「殺鷄焉用牛刀」的話麼？

這個問題祇有兩個解釋的答案，一由「實」的方面說來，可以說協約軍想獲到地中海的制海權和預備攻擊義國本土，所以佔領這小島作爲海空軍根據地。一從「虛」的方面說來，協約早知道歐洲的第二戰線難以達到目的；但是，他們不能不討好東線的大熊—蘇俄—故此虛張聲勢，乘佔據突尼斯的餘威，鼓起勇氣作成這一齣把戲。當然，我們局外人，也不是預言家，無從卜知虛實；可是證諸該島失陷十多天後，協約軍也沒有任何動態，或許這正是「虛」的明證，也就是最新戰術名詞—神經戰—的事實而已。

神經戰的名詞雖新，按諸古戰法的天時地利人和的分析，這倒是關於人和上的戰略而已。爲要鞏固本國軍民一致的殺敵信念，完成人和的目標，對內不能不有宣傳；另一方面，相反地，爲求破壞敵方軍民信念，對外也要有相當表示：這些宣傳，這些表示，統統可以歸入神經戰術的範圍裏面。

試將這兩月來傳來的消息分析一下，就可見到神經戰的本來面目了。

英王飛抵直婆羅陀 自從北非戰事結束，報上常載英美的軍艦和航空母艦駛抵直婆羅陀，連日均有發表，除此之外，並有英王飛抵該處之消息。其作用是表示協約方面的準備忙和實行鼓勵士氣—所謂人和—的手段。

伊拉克參戰 伊拉克早已是英國的囊中物，她的參戰已不是最迫的事實；然而這國總理在此時重申參戰理由，豈不是畫蛇添足麼？無以名之，祇說是神經戰的作祟而已。

封鎖土敍邊界 英軍忽然下令封鎖土耳其和敍利亞的邊界。土耳其不知原因，所以聲明連封鎖日期也不知長短久暫。這消息傳出好像協約軍，就要在東南歐發動似的。同時貝爾特中法與耶路撒冷城兩處的無線電台，忽然停止播音，這事對外眞可以刺激對方軍民的神經。

羅馬尼亞單獨議和 英美無時不想恢復巴爾幹半島，作爲他們第二戰線的火藥線，所以神經過敏的美國報紙，居然傳出羅馬尼亞單獨議和的消息；可是，不久便證明是假的了。

異曲同工的英謠言 同時路透社也透露土耳其和法維希政府絕邦交。又一說義大利王儲思拍托親王與巴陀格里奧大將已經到達阿爾及爾；其實王儲正在義國巡視被英空襲的地方。

這些謠言，用意在乎惑衆，來搖動對方的軍心，是加緊神經戰的步驟而已。

又在義國墨索尼里下台的政變，他們更有機可乘，大事鼓吹，差不多無日不有義國將要簽訂和平條約的虛報。可是，義國並不中他們的詭計，再三聲明和德國駢肩作戰到戰勝爲止。他們便又想出別的花樣了。

這就是八月間最動人聽聞的奎北克會議。羅斯福和邱吉爾之外，還有兩國的軍事專員和外相，但是蘇俄沒有出席，所以這個虛張聲勢的會議並無重要發展。

會議後，羅邱都有談話發表，大意謂這次會議中所協議的軍事，爲對日作戰援助重慶。這種論調早由日大本營陸軍報道部長谷荻少將加以評論。認羅氏的不兌現言論，不值一笑，蓋因今年二月廿二日和七月四日兩紀念節日羅氏曾有驅逐日本或轟炸日本等大言，半年已過均未能見諸事實。又抨擊其奪回緬甸的謠言，谷荻部長也曾詳述英美的無力，同時緬方人民的覺悟，故認這次會議的共同聲明爲英美對俄對渝的一種口頭小惠；總言之，也是神經戰而已。

神經戰的發展，由於交通器

具的發達，電報，印刷，無線電等科學越完善，神經戰越擴大。至於由飛機散佈傳單，電影映演雙方戰器和戰術，無一不可包括在神經戰的名詞之下了。

閒話緬甸獨立

英美渝的喪鐘

八月間大東亞共榮圈裏有兩件重大的事件。日本交還上海公共租界和撤消治外法權，是意義深長的一件大事，本誌曾經在八月份裏趕印特輯來慶祝。

還有一件呢？

這就是緬甸獨立了！

緬甸的名字，自從中日事變發生，漸漸爲我國婦孺皆知的地名了，因爲有了滇緬路的關係。現在趁她獨立的時候，我們介紹她給女聲讀者，使得大家不獨知名，還要更進一層的認識！

緬甸全部面積有六十萬三千二百平方公里。三面俱有高山大嶺，所以和鄰國交通很不便當。東邊是泰國，西邊是印度，我國雲南在她的北，南部是海洋，就是她唯一交通的要道而已。

緬甸的人口約是三千六百八十餘萬，包括十五種民族。雖然有着這麼複雜的民族，但他們保持着某種程度的統一國語——西藏緬甸語系。

緬甸的建國，約在西歷十世紀，大約係印度摩竭陀帝國滅亡後，有原蒙古系人種，由西藏及中國南來，所以國民篤信佛教，比任何一國深進。我國自忽必烈稱帝，改爲元朝，也曾用兵到這個國度。

雖然經過許多混亂和變動，緬甸始終保留她是獨立的國家，一直到一八二六年開始和英國抗戰，接續着一八四六年第二次緬英戰爭，到第三次（一八八五年）緬王被英軍俘虜，緬甸的王朝才完全消滅，她的獨立資格到今已經喪失五十年了！

在這五十年中，緬甸是爲印度治下的一州，直隸印度總督管理。最初的政權，表面上雖似是有議會的組織，但是，實際上議員代表十餘人中，祇有一個是緬人。全部均爲英人。至一九二一年緬人覺悟，漸有反英情緒，所以狡猾的英人不得已將立法參議會擴大，緬人似比較的抬頭了。

可是，還沒有眞正的獨立！

這次日本爲正義而倡導大東亞共榮圈，所以改進泰國越南關係外，並扶助緬人成立獨立的國家，這種偉大的東方精神正是大東亞戰爭的所以進行順利的關鍵。同時也就是英美渝的喪鐘呀！

歐戰四年的檢討

血流成河的東線

時間是人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更是戰爭的一個要點。翻開歷史，事實——尤其過去的戰爭——告訴我們，時間在戰爭上居着怎樣的重要地位。拿破崙的結局，第一次歐戰的收束，是我們隨時得到的例子。

自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軍進攻波蘭時，就是這次歐戰的開始，在本文脫稿的一天，適巧是足足四個年頭，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所以將四年來的歐戰略略檢討一下，也許大家都願意一讀罷！

德軍雖然進攻波蘭做起點；可是，他們的目標不祇在一個小國，所以戰事開始未久，大軍壓迫西歐，恐怕蹈了第一次歐戰的覆轍，便不顧一切，斷然踏進荷蘭，比利時，那威的國境。更用出奇制勝的戰略——造成了新興名詞的閃電戰術——不多時打破了法國誇恃的長城——所謂馬奇諾戰線——那時德國的軍威，眞有席捲天下如探囊取物之勢，所以反軸心利用「速戰速決」的似是而非的宣傳，混說德國的戰力祇在時間上取討勝利，仍然虛想效法第一次的封鎖戰略來壓制德國。

可是，德國早已料到他們這一着，便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毅然集中武力在東歐那面，形成了震驚世界的東線戰爭。最初德軍略取東歐的小國——波蘭，芬蘭，捷克，羅馬尼亞等——由北至南完成了一條很大很長的緩衝地段。在堅固了他們的陣地後，再來一個閃電戰略，垂手而得蘇俄的烏克蘭。

這些小國和烏克蘭的佔領，就是德國解決英國封鎖政策的辦法之一；同時在海洋上，潛艇出沒將英國素來誇大的海軍和海運，雖不能一時擊滅淨盡，最低限度，影響到敵方戰略不少。因此敵方不能進攻，又不能完成他們的封鎖技倆。因爲德國在這東歐各小國和烏克蘭土地上得到不少物資，所以能夠維持四年之大戰，並沒有一點衰微的象徵。

當然，蘇俄失了烏克蘭是不肯干休的。

東線更延長下去了！

一九四一年，德軍大舉攻勢，目的在乎打破蘇俄的巢穴——莫斯科——可是爭取的時間的不容許，一到了冬天，敵方憑着天時地利的條件，德軍的冬季攻勢祇差一簣的功了。

歷史是會重演的，一九四二年冬，德軍照樣也在史太林格勒戰爭，重演前次的「功敗垂成」，可惜也是受時間上的支配罷！

到今年夏季，蘇俄反守爲攻，在東線大大地活動起來，不惜犧牲了大量武器和多數人命，到截稿的一天，仍有德軍縮短防線，退出東線南路的塔於羅格的新聞。

但是，今年冬季不久便又降臨，那時蘇俄不再處於天險和天冷的地帶；相反地，要在這些積雪泥濘的後方運輸，艱難困苦同是和德軍前兩次冬季攻勢的一樣。不過「易地而處」。那末。現在以逸待勢的德軍，或許在今年冬季戰略一變，有着驚人的演出，我們等候時間老人支配他們兩國的爭奪，來看那方的佔便宜罷！

然而，東線更將要加多「血流成河」的戰場了！

評論

再論女性的文藝跟婦女

芳君

辛夕照先生因爲讀過了「女聲」十二期裏的拙作「從關於女性的文藝講到婦女」，覺着在本文裏有與他的意見「不盡雷同」的地方，於是他就寫了這篇「婦女與文學。」現在我讀過了他寫的文章，我並不覺得他的意見與我有「不盡雷同」的地方，於是我想到他說「不盡雷同」的這句話是對我的文章發生了誤解，因此奴家我不免要在這裏申述一番，以釋悵然！

辛夕照先生說：「在文學史上女性作家之稀少和缺之代表時代的作品，這也是生活上的事實，但不能因而得出婦女根本沒有著作的才能，婦女根本不配從事文藝活動的結論而說婦女的能力生來就不及男子！因爲這種說法顯然有些偏見，蓋在重男輕女的男權社會中，女子既不能與男子具有同樣的地位，且被摒棄於教育的權門之外，以男女享受不均而來斷定女子文學才能的低劣，這決不是一件公允的事。」

在這段文章裏，作者以爲婦女在文學史上缺少光榮的紀錄是由於社會與教育的限制，而不是因爲婦女在才智上的先天的限制。以一個進步的唯物論者來看，這種見解是正確而無疵的，記得我們的一位天才唯物論的祖先也有過這樣的意思：一個人才的「天賦」是不可否認的，然而偉大人才的成就只有三分是靠着「天賦，」七分靠着努力。不是天生的事物就得倚仗環境的勢力，那麼人的勢力是需要社會的扶持這是必然的。舊制度剝奪了婦女們一切的權力：剝奪了她們受教育的機會，剝奪了她們對文藝創作的發展，這些都是有史以來的鐵證。那麼，在我們的歷史上，只流傳着稀疏和病態美的女性文學的芬芳，這是被歷史的鐵證所昭示於天下人的。關於這個論證，我以爲懂得一些制度的素質與歷史進程的人是不會否認的。

然而辛夕照先生在這種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且他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在讀了「從關於女性的文藝講到婦女」之後；這使我不免有點梗概於心，我懷疑到他的那一段話是因爲覺着我與他的觀點不同而說的。我希望在這裏把他認爲的我的錯點洗刷一番，我想辛先生會明白我寫這幾句話是完全出於對於一個問題的眞諦的誠感，而不是對於他的任何言語有所抗議。

現在，我要說明的是：第一，我的那篇文章寫得非常瞭草，因爲瞭草就不免含糊其辭。而瞭草的原因是我不善寫這樣大題目的文章；況且不但題目很大，而且跨了兩個題目：一個是婦女，另一個是文藝。本來把婦女跟文藝連在一道是應該的，但是在一個短促的期間把這樣一個題目倉皇地寫出，一定是空疏而不能好好地去發揮。這裏是我對我自己那篇文章所要抱歉的。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對我自己那篇文章的意見我要加以一點說明。就是，在寫那篇文章的開始，乃至於在決定那個題目的時候，我所想要指出的是，希望我們現在的婦女對於文藝努力，加强這方面的開展；在未來的文學史上創造一些好的紀錄。文藝活動也像其他部門的社會活動一樣，婦女們應該去積極地獻身和爭取；因爲在過去的歷史上婦女對這方面的成績非常慘淡，於是我就在以往的事跡中尋出一些悲觀的證據，但是我並不要想到要指出婦女對於文藝創造的慘淡而使人悲觀的理由。我不承認，因爲我沒有說出婦女對於文藝沒有好的紀錄的理由，就是我認爲「婦女根本沒有著作才，」婦女的才能受着先天的限制，不能與鬚眉的大丈夫去並駕齊驅。

現在我想把我以前不曾說到的對於婦女與文藝的問題再申述以下。我的結論還是想停到婦女問題本身的這一點上。不過，在最近我要出去旅行一趟，我的寫作情緒異常倉促，也許我這文章寫了出來比不寫還要壞；不過我既然有話要說，就不管說出來之後的効果如何，還是說下去。欠妥的地方希望關心本問題的人加以原諒。

閒話少題，言歸正傳。

我想，我們的婦女到現在爲止還是每人都需要求得

自身問題的解決。如果沒有人討厭我舊語重提的話，我就把從前已經說過的現在再說一遍；要解決自身的問題，就得自己使用一種替自解決問題的工具。婦女也是一樣，先得培植自己的技能，技能就是工具。我並不想用强硬的方法把婦女跟文學拉在一道，因爲硬拉沒有好處，姻緣由於「前註，」發展是內在的。現在我所要說的只是關於一些愛好和有意從事文藝活動的婦女們，這些活動份子是應該對於自己的活動採取什麼態度，應該對於自己所活動的對象作一種如何的想法，同時怎麼樣把自己獻身的事業關切到自己的痛苦和幸福上！

從翻開歷史到現在，看着荒涼的女性文學的園地，我們可以知道反映在這些園地上的女性生活的貧苦。因爲文化的不能開展也就是一般生活水準落後的象徵。然而到現在爲止，許多文藝活動者還有一個看法，以爲他們除開把文藝作爲一種與社會有關的活動以外，還有一種純文藝的活動。後面這種觀點表現得更强的是在婦女羣中。我們決不說婦女沒有天才和寫作的毅力，可是由於她們時常把文藝與自己的問題分開而使它獨立起來，她們就不能使自己的寫作發生在客觀的環境中應有的効果。同時，也就不能使她們曾經從事過的文藝活動作爲永久的事業；一旦之間，當自己的生活起了變更的時候，她們就停下自己的筆來。這是自以往到現在都有的一件可悲的事情。

因此，我們就不能有這麼一個希望，使一些愛好文學，乃至於在這方面「得天獨厚」的婦女們踏進文學的寶殿。再進一步，又怎麼能夠使她們把文學作品當成一種戰鬥的器皿，効命在她們生活的邊疆呢？

因爲這樣，我們要用另外一種頭腦去思索這個問題，要用我們的努力去挽救婦女與文學之間的這麼一種危亡的命運。挽救的第一步就是要婦女們在未曾寫作之前先去認識自身與她存在的那個社會的關係，要由對於自身生活的自覺而把握住在現實當中的某些問題的關鍵。然後，要確定自己生活的態度與生存的手段。要在自己的生活當中把握住一種爲着自身問題——這個自身不是指的「自我」或個人，而是代表所有的，與自己有共同生活情態的人——的戰鬥的毅力。寫作生活就是這種毅力的表現，作品的內容就是在不斷地發展的，產生這個毅力的東西，也可以說，就是展開在自己面前的現實生活的堆集。

於是，一個從事于寫作的婦女，對於自身生活的看法該是嚴肅的。從飲酒到戀愛都該通過對於創作的思考，應該珍重自己生活的紀錄，就像珍重太陽ㄦ跟珠寶一樣。要把握住每一段生活當中的嚴重的意義，要認識每一段生活與每一個生活問題中的本質。要分析自己生活的以往，現在，與發展到未來的行程。不要把自己所遭遇的事物當作偶然的東西，不要把婦女的創作態度看得跟別人有所不同。

挽救那個危機的第二步就是：婦女應該有對於創作的大胆與魄力，不要爲着對於週圍的顧忌而不敢伸首到現實中去。更進一步，人們是不能逃避現實的，我們該根據「最偉大的藝術家是最眞實的」這句話使自己對於現實不要害怕，對於已經知曉的現實不要向自己隱瞞，也向別人隱瞞起來。要用自己最堅强的魄力面正現實的生活，對於現實的陰暗部份不要沮喪與悲苦脆弱與傷感是一般知識青年的病症，尤其是婦女們的病症。因爲悲苦就會脆弱就要逃避，那麼就不免虛無地飄渺在現實生活的牆垣以外了。

歷史上的條件使以往的許多婦女不能向文學方面作好的發展，這自然是一種事實。然而跟據歷史的演變，現在足以阻礙婦女們向這方面發展的條件也變了。一些軟弱，而自己願意被鎖在象牙宮殿裏的女性，我們暫時不必向她們投擲希望的眼光；而另外一些堅强而勇敢的女性，是應該用自己的力量去衝破那些主觀意識和客觀勢力的破舊藩籬，爲自己築起一條新的大路來。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在充實而武勇的生活裏產生出眞正新的文學創作的紀錄；而且能使自己的創作對自己的生活，與自己所存在的週圍發生積極的作用，能夠把自身的幸福與痛苦的這筆賬淸算在自己的工作裏！爲什麼身爲人類子孫的婦女不願意使自己站在人的立場，却在自己成爲別人的消閒品而外，還要讓自己的文章也作爲自己的奴隸，而供給那些瀟洒的上流呢？因爲不只在以往的歷史上我們看見一些被人奴役，和徜徉於愛情與花粉的女性作家，即使在現在，還有許多婦女，除開像改變服裝一樣把文體改變了以外，還是留戀着關門的情操。難道她們看錯了，以爲文學創作的領域裏也能有賢妻和內助的作用？難道說在文藝領域中也要用哀怨和不戰鬥的格調保持女性的溫存嗎？即使要這樣打算的話，花木蘭和秋瑾並不曾因爲她們生活的「粗魯」就失去了女性美的。

況且，廟堂的威儀不一定比高山和草原美，繡戶侯門不一定比草堂和茅舍美；珠圍翠繞，承受過越王寵幸的西施也許還不如當年披星戴月，浣紗在溪水旁邊的時候使人有忘難的魔力。爲什麼我們的路不走向佈着生花的原野與民間，而要侷促於有香水香的臥房中呢？

我願意一些與文學和藝術締結了姻緣的婦女對於自身的生活和工作都打點出一個終身的計策。而且不要顧惜到自己的千金玉體，把溫存和綺麗的目光投擲到傳統的團牆以外去！

怎樣對付上一代

汪幗敏

在中國，自五四運動後，封建勢力已受了有組織性的抨擊，但不是全體，也沒有澈底。單以家庭組織來論，可以說，大部的讀者一定還浸沉在大家庭的漩渦裏吧！

大家庭的組織，可以分爲二：一是直系，直系的血統關係是祖父，祖母，父，母，子，女，媳，孫……等；另一是直橫系，除直系的血屬外，還包括伯父母，叔父母，堂兄弟……等橫的關係，也可說，是上代和下代的幾房子孫住在一起，（巴金「家」中的家庭組織即屬此系）這在目今，除極端墨守的內地僻鄉外，已很少有了。

每個人，除非他是流浪漢，或孤兒，都有個家的。家是薈合家屬，共同生產，共同消費，互相砥礪，互相鼓激，同甘共苦的單位組織。俾使每個人在工作疲憊後得安息，得享融融洽洽天人之樂，家是甜蜜的，家是幸福的，沒有家的人永遠是孤獨，寂寞。

然而，中國的青年爲甚麼對自己的家這樣懷惡感？爲甚麼視家庭若墳墓呢？爲甚麼有些較情感的子然離棄雙親而出走？

都知道，都認識清楚；這是大家庭的罪惡！

大家庭殺害了多少有爲的青年！懦弱的，往往生命被莫名地摧殘，熱情的，意志被消磨盡了。它剝奪了青年的自由，的青春，的幸福。下一代是上一代的玩物，機械，發洩器，他們要下一代變成同他們一般的守舊，倒退，死人氣，使下一代的血冷下去。由這糜爛，畸形環境下產出來，創造出來的青年，是死的青年！

然而，青年們的血是熱的，也應該是熱的，重重的無理的壓迫，祇要被壓迫者是追求着生命，自由，和幸福的，都會發出等力的反抗。更何況是人！更何況是站在時代最先烽的青年！

唯其我們是青年，我們有這勇氣去推翻這陳舊，罪惡的家庭組織，或改造，或創造成新的，合時代性的家庭體制。

怎樣去改造呢？如何可以使這腐敗的大家庭崩潰呢？這是我們在這裏要討論及的問題。

你看過「家」嗎？你很憐惜覺新，或許憎厭吧。對覺慧的行爲，不用說，你會感動，你會同情，羨慕他做了你所不敢做的事，說了你所不敢說的話抨擊了你所不敢抨擊的大家庭全體！有胆量，敢說敢做。或許由於覺慧這個青年型像的激勵，你也跟隨他這樣做了。遇到受家庭無理壓制時，你一定憤怒的決定「我要做個覺慧！」的確，這本「家」，給中國青年很有影響，它告訴了青年，在大家庭的梏桎下，除了低頭，倔服外，還有一條更好的路，就是反抗！瞧，不是有很多青年敢當面痛駁朽腐的長輩了嗎？不是有很多的男女青年已曾經有一次偷偷的提了箱子逃出家門了嗎？

然而在我以爲；覺慧只是個缺乏生活經驗，太熱情的青年，他祇知道反抗，可不知道反抗的方法，他不能揀選更恰當的手段。他咒罵人，咒罵制度，並不想到如何去改造他們。他目見自己的家越加腐敗下去，封建的勢力越加强起來，就出走了。他的走相反的，使創造罪惡者更嚴格地管束他們的手掌中物，更減少了一份家庭革命的力量。而且，覺慧是小說中的人物，與現實的人物比起來要單純得多，理想得多。我們的處境不宛同他。假如我們也忍不住了，想學他那樣出走，那末，是否也有如覺慧的有人協助，——在金錢上，在人力上。眞若出走是唯一的出路，現在被大家庭梏桎的青年們當然是都出走了，然而沒有！所以出走在一部份的人也成爲問題。

出走，換句話說，是逃避。他忍不住壓迫；害迫那隻罪惡的手。於實際無補，給大家庭也不會有打擊，覺慧走了，不是繼續有青年（如蕙，淑貞……）被殺害嗎？目前，能對付大家庭的堅持，不能只消極的憎恨，應積極的破壞或改造。欲改造先欲認識家庭的環境，了解家庭中各人物。

對付大家庭，換句話說，就是怎樣對付上一代。

父母都有愛子之心，決不會把自己的子女當作仇敵看待的，也決不會要坑害子女的思念。可是，他們的缺點，就是太爲自己着想，太主觀，不了解下一代的思想，沒有下一代那强烈的慾望。舉個例來說，由父母來決定終生大事，下一代往往反對。想一想，做父母的是不是存心要把自己的女兒送入火坑？是不是使兒子不有滿意的妻子？當然不會。他們怕下一代太年輕，太情感往往因盲

目而終身。要子女早婚是想像使能早日修心，不有邪思，早日成家……總之，他們的思想是妥協的，不前進的，如此和勇猛前進的青年並在一起，自然要衝突了。

我個人以爲，對付上一代的方法有幾點：

一、我們切不要因一件小的事感到不滿就起竭力的反抗，或強辯，或故意做出倔強的行爲，這樣很容易引起上一代對你惡感來。我有一個朋友，她有一種脾氣，就是每年新年，在拜歲的時候，對父母只鞠躬，不叩頭，所以每次終不爲他們高興，大年初一大家就虎起了臉。有時叫她送禮給她姐夫家去時，總說這種事太無聊，她不想做。放了學回家，母親要和她談談講不了幾句，就自顧自找朋友去了。這種態度自然不對。因爲，即使你叩了頭，送了禮，談談家事，對於你不會有多大不利。對長輩們，我們在「孝」上做不到，最低限度也應該「順」他們讓他們不至覺得「子女白養」的痛苦。在小節上，順從了他們漸漸獲得他們的歡心，以後，你說的話，他們也會要聽和相信了。否則你一味的倔強，一遇到大事，他們在「這孩子不可商量」的主觀態度下，不徵你的同意就替你行事了。

在小事上我們讓他們，但在大事上，我們應該同他們掙！

的確小事處置得當於己有利，大事措置失策，則終身痛恨。再以婚姻問題來說吧。你的父親代你定了一門親事，爲你所不滿你當反對。不能妥協。但反對的態度不可太強烈，你不妨假意跟他們去對方「相親」。繼而，你找出對方的缺點來，解釋給長輩聽，陳述其利害關係。一時的放出「我是可以的，但對方實在不行」的態度來。而且處處要對出爲父母着想。這樣，做父母應該會顧全孩子而把這事取消了吧。

在平時談話中，你不妨吐露出你心目中所喜愛的那一種女子或男子，使他們有一種覺察，則他們會有一定的標準去替你關心終生的伴侶了。另一方面，你把你情人介紹給他們，他們覺得你情人的一切眞是你平時希望中的，也就樂意接受。

這是消極的，是採取改良主義這一道的，你能使你父母聽從你的意志，尊重你的自由，你不是已成功了嗎？你是把上一代掙取過來了。

「家」中覺新、覺民、覺慧

另一種是積極方面的，不錯，假使你父母是太頑固的呢？假使上一代不能是你改造呢？那末你另一方面去進行。你一定有哥哥，姊姊，或弟妹吧，即使你表的，堂的也好，祇要是和你同樣年輕，遭受同樣的不幸，而同樣想掙扎的，你和他們聯合起來。平時，你需得想非常常去接近他們，去同他們談話，在談話中感動他們指示他們，激厲他們，把他們拉到在你一面，增加家庭革命的力量。一待你遇到了嚴重的事項，他們一定同情你代你不平，而幫助你。一點的水容易乾涸，一條洪流會使人顫慄的。你應該相信羣的力量。你不羨慕覺慧有這樣兩個好哥哥嗎？你也能有啊！只待你去掙取！

以上兩個方法，只是概括的，大概的。只是以目下說來是比較妥當的兩個方法，不能說完美，因爲人事太複雜了，每人有每人不同的環境，所遭受的也自然不同。我這裏希望地提出我們這屬於年青的一代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盡力的喚起同學或同事或朋友，經濟舉行座談會，在這座談會中，把吾人的苦痛遭遇陳述出來，互相討論，互相解決，一個腦子的力量何及多具腦子來得強大！

我們再不容大家庭來壓束我們了，相反的，下一代應該是家庭的主人。我們不做受氣包，我們是人。

可愛的上一代我們掙取他們，不然，用我們的手去毀滅！

「我們年青人能以雙手去改造社會，改造世界，難道就不能去改造我們自己的家庭嗎?!

漫談職業女子的現況厄運和修養

柳萍

忙着秋收的農婦（木刻） 堡景作

近年來，無論機關學校，銀行，公司，工廠，商店，酒樓等等，都大開職業之門，廣納女子參加，所以女子從事職業者的數目，日增月添，但事實上，女子們所得有的職位，多半像劇台上跑龍套者之流，無甚重要的地位，一般較爲優越和恆久性的職位，却仍大都操在男子掌握之中，女子實莫想染指，而同工不能同酬，利用女職員招徠生意，更爲一般工廠與營業場所的普遍現象，這種限制女子就業的範圍，強姦職業女子的勞力，犧牲職業女子的色相，實爲職業女子生活上的一樁大可哀憤的事。現在且將職業女子的現況，分述如下：

一、職業種類的分析——因爲女子教育沒有普及，知識女子太少，不免有許多事業，確因女子知識的不夠應用，難以勝任，加之一般人，始終抱着女子體力與智力不及男子的習俗見解，竟杜絕了許多女子就業的途徑，女子職業的種類便也無形中被限止下來，茲列舉幾種最普通的如後：

（一）教育界——（a）幼稚園保姆，（b）中小學教員，（c）家庭教師，（d）大學及專門學校教授，（e）教育機關行政人員。

（二）醫學界——（a）醫生，（b）看護，（c）助產士，（d）藥劑師。

（三）法律界——（a）律師，（b）法官，（c）司法機關行政人員。

（四）商業界——（a）會計師，（b）簿記員，（c）店夥，（d）書記，（e）速記，（f）打字，（g）新聞記者及訪員，（h）書店編輯，（i）郵務及交通事業的管理員，（j）電報，電話的管理員。

（五）黨，政，警界——（a）政務官，（b）各黨政機關職員，（c）警士，（d）警官。

（六）娛樂界——（a）坤伶，（b）樂工，（c）舞女，（d）電影員，（e）模特兒。

（七）手工及傭工——（a）成衣，（b）烹飪，（c）編織，（d）洗衣，（e）理髮修容，（f）打各種圖樣，（g）幫傭，（h）奶娘。

（八）農耕畜牧——（a）栽培五穀，（b）播種蔬菜，（c）養蜂釀蜜，（d）豢養禽畜，（e）飼蠶收繭。

（九）機器工業——（a）紡織業，（b）繅絲業，（c）印刷業d造紙業。（e）煙草業，（f）火柴業，（g）軍服業，（h）皂燭業，（i）搪磁業。

二、職業女子的厄運——看了上面九大種類的女子職業，也許一般人要替女子抱着無限樂觀，可是實際上，在這科學落後，女子沒有職業，固是痛苦，有了職業，還是一樣痛苦，非是女子貪心不足，乃是社會依舊有苛待女子的地方。

第一，是已婚婦女的雙重工作，一個已婚婦女，對於家務乃爲夫婦共同的責任，所以有了職業，家庭雜務，依舊免不了要自己處理。如果在歐美各國，她們操作家務時有自來水，煤氣爐，中央暖氣管，抽水馬桶等，蔬菜肉類，只要打個電話，就會送上家來，兒童教養，更有幼稚園，托兒所，所以家務操作，可事半功倍，兒童教養，可一半借重園中保姆。不若中國，家庭設施不能科學化，浪費婦女許多寶貴時間，幼稚園，托兒所，只能供給少數中產以上階級的兒童所特享受。因此，許多職業婦女，一方面有本身職業牽繫，一方面還不能放棄家務操作，在工作與家務兩重負擔之下，無論精力與體力，都感覺太苦。譬如一個小學女教師，每週擔任一千七八百分鐘的教課，事先既要預備功課，上課時要大聲講解，課後的作文簿，日記簿，默寫大小習字本以及各種筆記簿，平均每天得改上百來本本子。如爲級任，更要負管理責任，到晚上回家還要帶小孩子，燒飯，洗衣，稍有空暇，還得縫補孩子的鞋襪等。若問收入，普通每月只得一二百元至三四百元左右，怎能生活呢？想來掙扎在這種生活底下的婦女，該有多苦！不幸懷了孕，非至臨產，莫想休息，產後爲了急於銷假，等不了恢復健康，又去復職，致使一個孩子出了世，母體的精力，便衰頹了許多，對於職業也許便稍有怠懈不週的地方

，於是又引起社會人士，評擊婦女不能克盡職守的論調。結果，正如陳東原先生所說，社會便發生兩種現象：

（一）從事職業的未婚女子，認爲婚姻是件可怕的事。爲衣食的原故，不得不犧牲可愛的青春，晚之又晚，到後來往往失卻了結婚的機會感受晚婚——甚至不婚的痛苦的女子，現在中國知識階級裏多極了。

（二）晚婚既痛苦，一般未婚的女子，遂不能不認職業爲不愉快的事情了，於是還恢復伊們的舊觀念，以爲只有作了家主婦是伊們自己的職業，很急切地要找一個有家產的男子去嫁了。如果因經濟壓迫，一時不得不從事職業，伊覺得那種職業，也不過大海中無聊的航行，一旦得駛入結婚的港口裏，伊便要立刻去伊所憎惡的職業活動的。

第二，是卑視職業女子的心理不能解除，爲什麼女子作工的報酬要較低於男子，考其原因，就是社會上一種因襲的，牢不可破的卑視女子的心理在作祟。其一，認定女子身份硬比男子低賤，其二，女子工作效率不及男子，所以有的機關拒絕用女職員，有些因爲潮流的關係，縱不拒絕用女職員，卻把伊當裝飾品看，養在機關裏只是做花瓶，爲男職員茶餘煙後，辦公疲勞後的玩具。最可痛心的，是許多商場，公司，咖啡館，娛樂場所，利用女店員，女招待的色相，來招徠生意。教伊們打扮得像活動衣架，坐在櫃台內，裝模作樣地引誘顧客。什麼××西施，××皇后等名字，被一般專向女店員尋開心的公子哥兒，捧得風頭十足，結果公司裏是做了許多例外的生意，滿足了經理的生意經的慾望，而使知識不足，意志薄弱的女子，永遠墮入萬劫不回的深淵！往往女明星，交際花會被人捧得比國府官員更紅，正因爲她們是一個有色相的女人！

當這擾攘動亂的大時代中，社會本是十分惡險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這是自然的定律。若要生存在這個險境中，便只有奮鬪。平日耳聞目見，無非是些攻擊，妒嫉，失敗，自殺的事實排在面前這就是鬪爭的表示，處在這種環境中，稍一不愼，便會被惡勢力所征服。

可是有非常的刺激，然後有非常的反應，天下唯處於平凡的境地，最無意義，必定要從荊棘環境中，脫穎而出，才顯得成功的寶貴。儘管社會怎樣苛待女子，卑視女子，女子能從艱辛苦難的重圍衝出去，這才是女子最後的勝利和成功。

至於用什麼方法去和惡環境奮鬪？這需要永久繼續不斷的修養自己，做到老學到老，這是人生把握職業的原則，那末職業女子應有怎樣的修養呢：

第一，自己對於職業所抱的態度。

一、摒除惡習——社會一般人卑視女子，有時固然苛刻，有時也是女子咎由自取。如若要提高自己地位，首先要摒除引人口舌的謬誤思想和惡習：

（1）要摒除對於職業無高低尊卑的思想。能伸能屈，是人生處世之意。

（2）除要摒結婚以後便不從事工作的惡習。可是你也不能，有了工作，便仇視着自己的家庭。

（3）要摒除做事無恆心的惡習。有了職業，又想別職業，結果恐動不如靜。

（4）要摒除虛榮的體面。淡雅的飾裝，才眞能表現你高貴的身份。

（5）要摒除恍惚懦弱的態度去向社會交際。

（6）要摒除怠懈不負責任的惡習。要熟練自己的事業，要勤勉自己的職守。勇於任事於人，是無辜於社會。

二、應備性格——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對人對事，能不能應付週到，處置妥貼，要看性格脾氣如何！有些因爲性情遲鈍，誤盡機會；有些因爲脾氣暴躁，多惹是非。非有一番涵養功夫，難處今日的社會。

（1）鎭靜的頭腦：昔賢呂心吾說：「幹天下大事，非氣不濟。然氣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揚，掀天揭地事業，不動聲色，不驚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爲第一妙手。」腦子一鎭靜，然後思想能易澈縝密，得意時不放肆，失意時不煩亂能夠不爲外物所移。

（2）堅決的意志：天下事，決無一帆風順而無阻力的，必須不爲利誘，不爲威脅地排除阻力。要拿定主意，安於職守，不要被虛榮苦了自己。

（3）愉快的性情：一個科學家，肯終年埋頭在研究室中而不感苦悶，大都是爲了有興趣，有興趣而後精神愉快，精神愉快，而後減少工作的痛苦於無知無覺之中。

（4）敏捷的動作：如不誤於魯莽和操切，則行動敏捷的效果可得心應手，事不虛發，經濟時間。

（5）創造的精神：凡辦一種事，不能隨隨便便就滿足，只求易安目前，必定有要求新改進的精神。

第三，努力知識的進修

朱執信先生說：「辦事的人，如果不能同時求學，我可以斷定他沒有眞心辦事：：因爲不研究清楚一件事情便去辦，辦得好不好，都算是不負責任的舉動，萬不容許的。既然沒有學問的人，辦的時候，應該更加注意學問一點。」所以，決不要以爲自己現在是個就業者，知識早已夠了，須知世界天天翻新，知識是無窮的，假如自己是曾受教育的，就業後，還得加以學業的進修，其進修方法：

（1）讀書：讀書種類可分（a）人生修養方面的，（b）休閒教育方面的，（c）業務智識方面的。

（2）觀察：觀察是經驗的初步，要充實經驗，常常向與自己職業有關係的地方去參觀考察，藉以借鏡。

（3）類化：從已知推想到未知，從經驗的，推想到未曾經驗的，從可觀察的，推想到不可觀察的。

第三，關於體格的鍛鍊

體格的強弱，未必與事業的成就成正比例，不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身體。一個職業女子縱不得有九分的時間和經濟，允許去運動或購買運動工具，可是柔軟的操練，隨時的散步，起居的適宜，飲食的清潔那總是做得到的。

最後，職業女子對於社會和社會有幾點最低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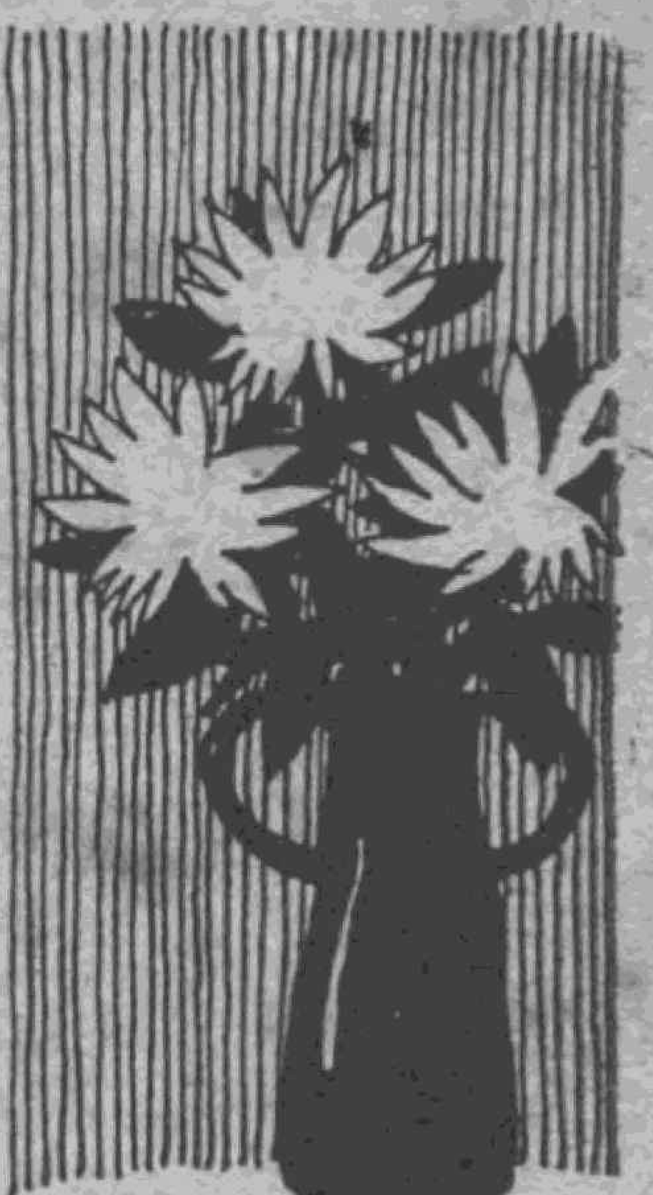
（1）給予和男子在家庭中一樣的受教養的權利。

（2）給予和男子在社會上一樣就業的機會。

（3）給予和男子一樣的工作報酬。

（4）給予女子在特別情形下的優待與保護。

（5）給予女子的誠意的提攜。



談蘇州的婦女

含靑

「江南」古來就被認爲出產美人的地區；加以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那句話，文人雅士們的吟風弄月，很多以蘇州的風景和女子爲題材的。這不可不說蘇州女子本有着一種悠閑瀟洒之態，然而也就是這正足以顯示出女子們懦弱的根本病態。甚致有以被作爲欣賞的藝術品而自傲的。

在戰前，蘇州女子一向保持着她們祖母及母親一貫的作風。不但是大家閨秀整天騾在屋裏，連倒茶的動作也導使喚娘姨或大姐；就連小戶人家的女兒也在「閑」的氣氛裏，消磨她的「不愁吃不愁着的一生。」在職業界的圈內，箇直找不到她們的足跡。縱使有一二教唱歌的小學女教員，也常被認爲是一件可恥的談話資料！目下，這種傳統的封建思想已漸漸地在人們心中消失了，爲了生活困難而掙扎在職業圈中的婦女人數，已驟然激增至百分之六七十的光景。然而在畸形的局面下，我們仍可悲痛地找出正在被「閑」的毒焰吞噬着的「太太」們和正在陰暗職業下將蹈着墮落之淵的那批年靑姊妹們！

一 高級職業婦女

這出入於高大建築物各機關及銀行之中的她們，會受過高等教育或充有職業界的經驗，大多數有着一個比較舒適的家庭環境。她們不都是蘇州人，有從各地被派或匯集而來的。在辦公時間中，沒有那些女子們具有的交頭接耳，談笑的行爲。和藹而自尊，細心而大方，在靜肅的辦公室裏，祗聽得一片筆尖的沙沙聲，敏捷的珠算聲，及接洽事務電話旁一口淸脆流利的日語。在將近暮色的晚風中，她們三三二二的並肩踏上歸途。望着她們穿着各色洋紗旗袍的背影，令人感到了女子們積極服務的偉大精神。

二 教育界中

在振興中的蘇州各學校，以女先生們擔任教育廩多數。尤其是小學校裏，百分之八九全是女先生。原因是女子們有着母愛的天性，在日常訓撫中，使兒童們不知不覺親近地接受了她們的熏陶。祇要看到春假月內的公園裏，服從着女先生的號令作着各種遊戲的兒童們，使你會感到這批活潑的孩子，就像是無數朵可愛的蓓蕾，在不久的春風裏將放出不同的奇葩。而女先生們，就是培植他們的滋潤的肥土。

女先生們的薪水，普通從七八十元起至三四百元不等，而她們很多以此爲貼補家用或撫養年老的父母。當然，以目前的生活程度來說，這百餘元的數目，還不夠個人的飯錢。然而，她們爲了天眞的兒童是不惜任何犧牲的。寧願盡一己的精力，課後再爲擔任家庭教師而奔走，直待黃昏時候，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還得在燈下批改課卷及縫紉衣服等雜事，但社會並不因她們刻苦的精神而有所重視，相反地，種種意外的不幸和侮辱，時常加在她們身上。可是當她們被圍在一羣可愛的小天使中間時，怨恨和悲痛悄然地消失了，祇有完成教育堅強的信心，遺留在她們純潔而高尚的靈魂深處。

三 有閑的「太太」們

在暮色涼爽的晚風裏，熱鬧的觀前街上總夾雜着一片「叮叮」的踏鈴聲，那是從一輛輛簇新的包車上發出來的。穿着華貴衣服的「太太」們，正斜倚在雪白塾子的車身裏，舒適而悠閑地吸着捲煙。雖然，目前百物狂漲，民生困苦，然而這並不足以影響於保持一貫作風貴族派的「太太」們。她們依然在將近午餐時起身，忙着塗唇，樸粉，做頭髮，修指甲等等的化裝工作。下午，因爲太閑的緣故，照例約了女伴們，在電風扇旁來一下「竹林之戲」；僕婦們忙碌着送茶敬煙，而二百元一担的西瓜，也就成了此時的座上佳品。在別的季節，「太太」們高興時就一同上戲館看戲，但在這烈日當空的暑天，她們嫌電影院太悶黑，戲院子太熱闊，除了偶而在垂晚時坐了包車出外添置一些日用品外，書場的女客雅座裏，時常發見她們的蹤跡，一壺淸茶，一包瓜子，在三弦的靡靡聲中，輕揮着羽扇。高興時，聽幾聲「佳人才子」的故事。不然的話，和隔座女客們自由地談談家常，從孩子一直談到各人的丈夫，從丈夫一直談到昨晚的「牌風」。在她們滔滔的說話中，時常可以聽到「一條龍」及「門前淸」等新穎的字眼。

然而，太太們並不全是幸福的，在中年色衰或「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時，她們立刻遭遇丈夫的失寵而被遺忘在陰暗的一角，度着凄苦的棄婦生活。到那時，她們雖也曾一度作自立的妄想，可是已被閑慣的手足，不再服從志氣的命令了，最多，也祇得跪在佛像前，唸着懺悔已往的經卷而已！

四 女職員

以前，蘇州各商店裏任事的全是男職員。偶而有一二個女性發現，就被認爲招攬主顧的「花瓶」。最近，這侮辱的名稱形將完全消滅，而女性任事也成了一件非常自然而平凡的事。望着女職員數量的激增，和最大公司差不多全用女性，令人感到婦女界的前途，閃耀着一陣振興的光彩。女職員們都非常年輕，有着端正的面貌和敏捷的應付。她們大都有一個中等的家境；不是開一家鋪子，就是父親是位小買賣的商人。她們每月二百多元的新水也足夠個人零用，但也有例外的，就像因不甘家庭束縛而出外求生，不滿於婚姻問題而找出路的。總之，她們都很積極的有一個獨立謀生可敬的人格。但不幸的是：社會人士依然保持了「男女」觀念，於購物以外，給與女職員們一種任意輕浮的調笑，她們很多以惟持自尊心而辭職的。這不應有的可卑行爲的產生，不得不歸罪於現社會人士對於職業婦女沒有正確的認識。當然，我們不但希望女職員們能隨時隨地存一顆自尊的心，同時更希望社會人士能向她們保持着有禮貌的尊重的態度！

五 賣唱的姑娘們

有着北平天橋形的賣唱，是在最近這二年裏才興協起來的。新闢的遊藝場及茶室裏，都有這班十七八歲的姑娘，站在臺上？以美的姿勢向着特製的發音話筒，傳播她們淸脆的歌曲或京腔。這種茶室是相當富麗的：油漆的綠色牆壁，薄紗窗簾，白色臺布玻璃面的小桌子，旋轉的風扇，任意叫喚的點心及冷食，

令人忘了外面還有着一個擁擠的，汗流的，嘈雜的，烈炎燻灼中的世界！這批年輕的姑娘們在生活的重壓下，也就做了「大爺」們的消遣品。臉的俊俏，體態的婀娜，喉音的婉轉，都足以使一個普通的姑娘躍上最「紅」的地位。報上捧場的文章，座上闊客們接二連三的點唱條子，以及臺旁嵌在霓紅燈上的最大名牌，會使她滿足了「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未來幸福的夢想。那時，她的收入，可以勝過洋行裏經理的月薪，而她的一家，也因此從貧民窟一躍而進了豪富之界。不紅的姑娘呢？在衆指批評竊笑之下，忍辱地站在臺上，以賣力的叫唱來隱耐着內心苦痛之淚！年老病母的呻吟輾側，弱弟幼妹的撫養，日常生活的開支，直把這顆脆弱的年青的心，嚙咬得粉碎！然而她們依然得裝着笑臉歌唱，誰也不會知道眼前的帶着微笑的姑娘，有着怎樣一個苦痛的靈魂！誰也想不到同樣的賣唱姑娘裏面，有着不同的喜和悲的命運！

「賣唱」是光明而正直的，但我們以十二分的誠意，希望這批有着無限前途的年輕姑娘們，在這污辱的時流中，能自重地保持着永久內心的純潔，別讓這光明的名稱下，含有黑暗意義！

家政

談談家庭經濟

處於目前百物高漲民生日艱的當口，談到經濟就會使人頭痛，這對於薪金階級的人仕們更其如此。現今生活方面受到最嚴重打擊的就是領受固定薪金的人們，他們每月內收入即使有增加，也難跟得上物價的飛漲，反到愈來愈後，生活一日不如一日，不過世界是前進的，應在萬難之中去打開一條出路。現今的生活雖則日形艱困，我們決不能因困難而束手待斃：設法來應付現實，打破這個難關，才是應有的態度。目前政府與社會領袖正在積極的策劃增加生產，同時又在努力提倡節約，就是這個意思。上期本刊有婦女節約一文，作者認爲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所以不嫌其煩，再來談談關於這一方面的問題「家庭經濟。

出入要有預算

俗語說：「穿不窮，吃不窮，不會打算一世窮。」就是告訴我們說，對於家庭間的經濟出納要有一定的預算，這話一定要受讀者諸君的質問：在目前物價這樣高，任你多麼賢明的主婦，怎能知道月初和月底物價的差別來，而有一個預算？不過話也要說回來，大半時候，一個有固定收入的家庭，大致不會發生任何大的困難，就是沒有預算，一時多用了錢，向人借貸也容易彌補（這是指一般情形而言，過份浪費的當不在此例）目前情形就不同了，雖然你是平日最有信用的人，開口向人告貸，十九是遭受白眼的；所以對於家庭中的經濟問題，更須有一個預算，來減少困難。下面是支配家庭經濟應注意的幾件事：

一、做一個「食」事方面的預算表，總數決不使其超過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這裏是一個月入二千元一家四口的薪給階級職員的預算表，可供主婦們做參考：領戶口物（米麵粉，油糖）一五〇元，菜（每日十五元）共四五〇元，調味品之添購八〇元，煤柴八〇元，食米三斗六〇〇元，雜用四十元，以上共計一千四百元。

二、把家中衣物仔細檢查一下，有什麼東西是急須添製或必須添製的，那麼當在每月餘款中，或有一筆意外收入時立時去添製；千萬不可因今天得着一筆來得容易的錢，就用在無謂的享樂上。

三、爲增加家庭間之樂趣，娛樂也是必要的，不過最好在月初時過苦日子，有餘款的話在月底時可以寬裕些，可以多預備些適口的小菜給丈夫吃，去看一次戲，或者買些糖果給小孩吃。

四、丈夫出外做事，如果時間允許，最好回家吃中飯，否則最經濟的辦法莫過於帶飯了。

五、至於子女的教育費，在目前只要你的孩子讀書成績不壞的話，總可請求到免費或貸金的，如果你教導得法，讀書成績優良，還可以得着獎學金哩！

事事設法節約

以量入爲出原則來製定每月預算，固然是治理家庭經濟的要圖，目前物價如此高漲不已，確是給主婦們一種困境，所以在用途方面，盡力遵守既定之預算外，尤應事事設法節儉，平常一般人的心裏，往往小看幾塊錢的數目，以爲這四五元的數目，在那裏不可節省，殊不知時常這樣用錢，積少成多，就要超出預算了。現在一般薪給階級的家庭中都認爲已經節無可節，省無可省，但是在事實上却不盡然，因爲我們在承平時期所養成的種種習慣，現在認爲理所當然，因此仍是過着原來的生活方式，從來不肯想到若是換一種生活方式，可以同樣達到目的，在經濟方面却簡省得多。例如：理髮這一件事，在過去的生活習慣，不論男女理髮，當然是不加思索地到理髮館去，但是現在理一次髮所付的代價比以前的就大得多了；現在理髮一次平均所費在十元左右，女子燙髮一次雖可維持半年以上，也須百元左右，外加每天爲了整理頭髮所費的不可計數的精力和時間。如此一家數口在理髮一件事上就支出不小，這是因爲未會因環境的變移而加以改革的原故。理髮不一定要理髮師才可理髮，也不一定要到理髮館去，只要買一套理髮的用具就可理髮了，理髮的技術也並不難習得，按作者所知，已經有好幾個朋友的家庭（其中還有一二個家庭是很富裕的）是由主婦擔任家中大小人員理髮的工作。買一套理髮用具不過百數十元，先替小孩練習剪平頂或光頭，只須有一兩次的經驗就能學會流行的式樣了。這樣不必上理髮館去，既省錢又省時間而且衛生。上面所述理髮一事不過是舉個例證，像這一類的事只要仔細去研究還多着哩！總之每個家庭的情況不同，我們不能也不必把每一件瑣碎的事情來講。端賴主婦如何適應，創造出種種的節約辦法。

設法增加生產

我們能從事節約，倘若再能積極的設法增加生產，是最理想的。家庭中主要的經濟生產當然在丈夫身上，但是主婦也可負起一部分責任，在這裏我們反對主婦以投機，屯積等方法來增加生產，因爲這是造成社會生活不安的一個因素，理想的主婦應該從正道上去幫助丈夫生產。一些能力較強的主婦們可以到外面去任職，有的主婦可在家中做些縫紉刺繡等工作，有的既無能力出去任職又乏技巧的主婦並不因此不能生產，假若家中有一方小小的庭園，就可利用來種一些瓜果蔬菜，夏季時候種二枝絲瓜，所結的絲瓜絡可以用來沐浴，洗擦碗盞都是很好的東西，雖則價值有限，亦不無小補，況且種植蔬菜等物對於精神上是很好的一種陶冶，所以是很值得提倡的。即使家庭中沒有園庭，用瓦盆木箱等也能種植，在郊外的家庭主婦，就更可利用空間來從事簡單的家庭園藝，或是飼養家畜羊兔之類，倘若經營得法，由小而大，就成了很好的副業，對於家庭經濟不是有很大的裨益嗎？

東京寄語（一）

關露

親愛的朋友們：

我經過山，經過海，經過許多樹木和青草，田野和農莊而來到日本了。

一路上我就經過海暈，我想過許多事情。在許多事情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我朋友們的多情的送別，關心我的言語；和像我在海面上所看到的一樣的我故國的雲彩和月光！

八月十六的下午我到了長崎，剛進旅館就迫近黃昏了。長崎之夜是美的；我們的旅館靠着山，月亮裏從我窗戶外面的山上昇起。對於一個久住在繁雜都市之中的人這是一個新鮮的境地。

第二天下午二點鐘我們去到火車站，搭乘開往博多的火車。在車中我們經過許多山洞，看見許多可愛的外景。在外景中我認識了許多日本的農民，他們是那樣辛苦地工作的。

到博多的時候又看見黃昏。

在這裏住了一夜。因爲距離大會的日期尚早，我們决定到東京以前再去看一個地方。於是十八日早上十點鐘我們上火車，兩小時之後到了唐津。我們住的地方叫唐津旅館，館址靠近海邊，我們房間的窗外是海，門外是松林和遠山；附近有一個大松林，是日本著名的「虹之松園」。在這裏我們住了兩夜，看見清早上打漁的人，跟黎明時候浮在海面上空的洋紅的和紫色的霞光。我們還去松林散過步，走過橫在海面上的一架大橋。我想着，如果是一個患着神經衰弱或者患着肺病的人這裏對他們是很好的療養所。不過有一點，海的嘯聲通日通夜都不絕，在另外一方面說，可以使人更加神經衰弱。因爲我在那裏兩夜都不曾安眠。

在唐津住了兩天，第三天又乘車返博多，轉車赴下關。一路上又看見了許多吸人的風景。從門司到下關的時候經過一段海底鐵道。當我還不曾經過這鐵道，只聽見人說到的時候，我以爲那是一種很神祕的事情，後來，當我所乘的火車入到海底，海水在我的頭上澎湃地響着的時候，我相信這是一種偉大的科學的效果。創物的功效是偉大的，但是更偉大的是人的努力。從這一點上我看出日本科學的進步和他們戰鬥力的堅強；他們遇着通不過的地方一定要設法使它通過去。這種力量是使自己的國家強勝的原素。

到了下關的時候又是黃昏。跟着黃昏所興起來的是驚人的颶風。記得在我離開上海的前幾天也遇着激烈的颶風，因此我竟會感到颶風是從上海追趕我而來的。未到下關之前，我在火車上就開始了劇烈的頭痛，繼着就昇起了體溫。希望能在下關的旅館裏休息一夜，但是近海地帶的颶風比上海的還要激烈，因颶風而引起的聲響比上海的還要可怕。聽見那種聲響，我就想到法燈散文作家都德所描寫的，關於「國塔」的那篇文章是逼眞而動人的。我一夜不曾睡眠，也像當時都德在燈塔上不曾睡眠一樣。我覺着我的神經緊張，我的身體發燙，但是我沒有辦法，我只祈禱着，颶風不要追隨我到東京去才好。旅行是快活的，但是也滲雜些不快活的東西，那就是感於疲勞的疾病。什麼事情都沒有絕對的，也因爲有了矛盾社會跟舊史才會進化。

第二天早上，看見了從北平和滿洲等處來的代表，我們會同乘搭赴東京去的火車。火車十一點鐘開出，第二天九點多到達東京。剛到東京的火車站，還不會來及檢視自己的箱子，就有好些新聞記者站過來，叫我們發表來日本的感想。他們尤其注意女的。然後，當我們未及到遠旅館以前，先去向皇宮遙拜的時候，一路上又有許多新聞記者跟着我。從這一點上，我除開看出日本的新聞記者特別活躍以外，還想到在現社會當中，女人來到社會裏的數目眞是少得可憐，因此，一點小的活動就要引起人們的特殊注意。我的身體非常疲勞，我的神經非常緊張，然而我的情緒是異常悲哀的！

快到十一點我們進到帝國旅館，館址的大門外面有一個荷花池，旅館的花牆上佈滿了青綠的葉子。這些葉子的名字我不知道，但是堆積的形象很有一些像牽牛花。因此我想到當我幼年跟母親住在太原的時候，我們那所房子的花牆上和窗子外面在夏天也都佈滿了跟現在這種葉子相似的牽牛花，於是這個旅館的花牆跟我雖然是初交，但我一見之下，就對它一往情深了！

第二天上午我們去參拜「明治神宮」和「靖國神社」，建築都是非常偉大。最後我們去參拜「湯島聖堂」裏邊供着一個古銅的孔子像，是朱舜水帶來的。我知道日本人非常尊敬孔子，他們愛佩孔子的心理也許甚過許多中國人。於是我想到，在春秋戰國，孔子因不得志於列國的諸侯，而嗟嘆着：「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時候，他是不是知道在距離他的父母之邦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日本海在數千年後，他的「王者之道」會隨着他的聖像經過驚風駭浪而漂渡到日本的都城來？現在是日本所領導的大東亞戰爭的時期，如果孔子聖像有靈的話他會有如何的感想，他會怎麼樣思念到他的父母之邦，他會不會念着自己的祖國再想到「乘桴浮於海」？

離開「湯島」我們就乘大汽車回到旅館來。在大汽車上我瀏覽了東京的許多部份的建築。東京的道路寬闊，行人稀少，樹木繁茂。跟上海相比，東京的樹木等於上海市的行人，東京的行人等於上海的樹木。總之，從東京的建築和市政上看去，日本是一個眞正資本主義化的，進步的物質文明的國家，她的強勝，是理所當然的。尤其使我感動過是，自我到日本以來，我不會見過一個求乞的人，在東京經過很到道路上我不會看見一個警察。回想到躺在上海馬路上的我們，大批的小偷民衆，時時被巡捕抓着鞭打的民衆，我不禁流下眼淚來。我的多情而多難的祖國啊！

晚上日本作家菊池寬氏招宴，在「山水樓」。這是一個用日本方式但是用中國菜的酒樓。

「山水樓」的中國菜雖不完全中國化，但是別具風格，好像一個中國父親跟一個外國母親所生出來的孩子一樣，令人感到特殊的興趣。還裏尤其使我感到興趣的是日本的藝妓。在很多年前我就聽說日本有一種藝妓，她們擅歌舞，能伴酒，但是不操「賤」業，她們對於職業的任務只是上面的而已。這晚上我竟然看見了。主人叫了兩個坐在我們旁邊，有一個長得很美，臉上帶着一種憂鬱的嫵媚，有「紅樓夢」裏邊晴雯的作風。恰巧坐在她旁邊的是一位瀟洒而年青的客人，對她彷彿有一點「無限」的意思，我便忽然地想到賈寶玉祭晴雯的誄文中「紅綃帳裏，公子多情，黃土壠中，女兒薄命！」的句子來。

主人跟各人們都在談天和飲酒，這兩件事我都不會，於是我就感到寂寞起來。我在寂寞的時候往往會把自己的思想扯到很遠的地方去，現在我的思想又去到很遠，但是出發點還是在這個藝妓身上。因爲從開始到現在她除開伴着客人盡了幾杯酒以外，沒有說過一句話。我想她的心也許跟我感到同樣的寂寞。這時候，在我去得很遠的思想中我又想起一首詞來；詞調是「揚州慢」，詠妓的。這是當我幼年讀詞的時候我所最喜歡的一首。可惜現在我不能完全背誦，而且也許字句都要顚倒起來，然而爲着記念當時的感情，我還是要把它寫下來：

「……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算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漸而今重到須驚，縱荳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念橋邊紅芍，年年知爲誰生」！

我的胡思亂想完結以後，客人們開始向主人告辭。我也向我那位藝妓告辭。臨去時她贈送了我一個「秋波一轉」。

因爲是特殊時期，東京的夜是在燈火管制當中。於是我們就在朦朧的燈光和星影之下回到旅館來。

親愛的朋友們，

八月二十五早上九點鐘文學者決戰大會開始。大會一共開了三天，第一天是在「帝劇場」，上午是行開會式次第，下午是娛樂。第二天在「大東亞會館，」是代表們提供議案，第三天與第二天同樣地址，是分組開會。三天的大會以第一天的給我的印象最深，而且對會場我也最感興趣。會場中使我感到興趣的第一件事，是劇場的帳幕。我在上海所看見的戲院的帳幕大半都是絲絨製的，除開帳幕的顏色使人感到滿足以外上面大都是一無所有。而「帝國劇場」的帳幕是特殊的，帳幕的質料也是像絲絨一樣的東西，但是正中繡了一隻（也許是畫的，我不敢肯定）很大的鳳凰。起初我並沒有注意這鳳凰，因爲畫的鳳凰以往我在別處也曾見過，但是忽然之間這隻鳳凰吸引了我，我覺得鳳凰的頭長得很美，而且很富於人性。當時對於這個我不能解釋，爲什麼我會覺得它到後來我終于找出了答案，鳳凰的頭部使我感爲的是在於它的眼睛，它的眼睛細而且長，有一種溫柔的女性的美。中國古代的作品中對於美人的描寫總喜歡用「鳳眼」這一類的字，原因大概就是從這裏產生的。

九點鐘以後大會正式開幕，會場像影場一樣，被好些架幾千枝光的攝影燈打照着，會場裏的人異常擁擠，除開九十位日本作家，加上三十幾位中國與滿洲等處的代表而外，還有許多文學報國會會員，新聞記者，在亮同白晝的燈光之下我看見著名作家久未正雄的報告，他的聲音洪亮，被短黑的鬍鬚包圍的嘴永遠是笑着。他的腦子是一位文藝作家，但是外貌像一位退任的軍人。——我用這幾個字來形容他的意思，是要說明他很斯文，但是決沒有一般文藝作家的羅漫諦克與神經衰弱的表現——他所說的話我連一句也聽不懂，但是他發表的姿態很使我滿足。

其次是情報局總裁天羽英一，大東亞省大耳青木一男，大本營陸軍與海軍報道部長谷荻那華與矢野英雄的威武的致詞。然後就是華滿諸代表的致詞，和吉川英治先生的宣誓文朗誦等。

大會到十二點半鐘完畢，我們在「大東亞會館」聚餐，下午一點半以後開始第二部，第二部中包括「交響樂團」，「詩歌朗誦」，「箏曲」和「舞踊」，交響樂團的指揮是山田耕筰先生，他曾來過上海，在「蘭心」戲院指揮過樂隊的。他告訴我說：「在上海的時候因爲我們樂隊裏的陣容不齊，因此並不很好，現在在東京的要比較好一些。」我對音樂的知識太淺，不過我能夠辯別出那是一個成績很好的樂隊、山田是一位很好的指揮。

（二）

對於詩歌朗誦我有過一些經驗。因爲六七年前的時候我們許多從事詩歌運動的朋友都集中在上海，我們曾作過很多次的詩歌朗誦，我們也在很大的戲院跟很大的紀念會上試驗過。但是我們對於自己的效果總感到不滿意，因此我們覺到中國的觀衆不容易接受我們的貢獻。我那時候就聽說詩歌朗誦在歐洲跟日本都很盛行，而且在觀衆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我很想有一個機會學習他們一番，使我們的詩歌運動由朗頌的效果而勃興起來；我是願意用我一整世的光陰效命於我的詩歌運動的！這次竟在我的意料之外看見了日本的「詩歌朗誦」。朗誦的人全是日本詩人，他們朗誦出來的字句全是用的日本語，我對這歌朗誦中所恆了解的比我剛才對於樂隊的了解還要少，但是他們朗誦的音節，和帶着詩的感情的熱情的面貌使我受着很大的感動；在這種感動當中我的情緒又陷在一種遙遠的思索裏，我想到昔年的我們在上海的詩歌運動，和那些跟我在一起的朋友們。

箏曲的奏者是一位東京的音樂專門學校的教授，他的名字是宮城道雄。他是一位從五歲起就把自己終身的幸福陷落在失明當中的悲苦的音樂家。他所奏的箏曲中有「六段」跟兩個他自譜的曲子。從這位盲音樂家的藝術上，我又看出日本人的努力；即使一個失明的人還能夠有這樣動人的成就。

舞誦是一段日本的古曲舞，叫名「浦島」，是表現一個漁人的生活的。他對故事的表現我不太懂，我只知道他的動作很有力量，而且化裝術很好，尤其是中間有一段在舞台改變化粧，在化粧改變了以後舞他不但面目跟從前兩樣，就連全部的表情都變了。這是我在中國的台上從來不會見過的。

第二天的會議是專門發表提案菊池寬先生當議長。會場又像攝影場一樣，被好些架攝影燈打照着。在熱烈的狀況裏有很多人申述自己對於大會的提案發言的時候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位子上，擴音機放在自己面前。在許多發言人當中有三個女的，兩位是日本女作家，吉屋信子，和去年曾到上海來過的窩川稻子女士，還有一個就是我自己。我本來不會說話，尤其在這樣一種場合當中我感到恐慌，我想我是沒有說話的必要，因此事前不曾作過一點準備，連思想都不曾用過。但是廿六早上我忽然在報上看見，大會決定我跟上面那兩位女作家申述關於「婦女文化之交流」的提案，於是我只好在早餐的桌上臨時想了一點，我的說話是混亂而不堪聽的。但是那兩位日本女作家的言談却是漂亮而瀟洒，尤其從擴音機裏面聽起，她們的聲音清脆得像音樂一樣。今天的談話雙方都有翻譯，因此發言的內容大家都能明白，只是蒙古的代表是用蒙古話發言，他的翻譯是用日本語。因此他的談話除開日本人明白以外，只有他自己明白，中國人是聽不懂的。但是，無論如何我還是感到興趣，因爲在聽他說話以前我從來不曾聽過蒙古話。

會議在午飯後又繼續下去，傍晚才散。

第三天是分組開會。大會一共分成三組，我參加的是我熟悉的人，一位是上海「新中國報」的邱韻鐸先生，一位是草野心平詩人，還有一位是片岡鐵兵先生。在會議當中遇着要緊的問題大家還有正式發言以外的個人商討。草野先生坐在我的隔座，他跟別人說的話我全不懂，但是也有我聽得懂的，就是在談話中他曾累次用中國話說「明白」。說過之後他自己又笑起來。總之。這天的座談會內容雖然很嚴肅，但形式是很自由的。

這個大會一連開了三天，三天的會議形式各有不同，但是精神都很一致，會議的情緒都很集中，我想這個大會會得到一個很好的效果吧

但是不幸得很，我在離開唐津以前就生了病，在大會的第二天我發過三十九度的高熱。文學報國會的人用了好幾盆涼水替我冰過頭，給我吃了好幾次退熱藥片，第二天我才覺得好一點。但是我只睡過一個下午，平時幾乎連幾分鐘休息的時候都沒有，我每天都想多寫一些文章寄回來，但是很難辦到。現在我已經不生病了，我想多寫一點，但是明天早上九點就要離開東京，現在我們又要作旅行的準備了。我只好把這簡短的東西寄回來，回國以後我再把我次旅行中所見到的有趣的事報告給我的讀者！

山岸畫伯木刻觀後

顧藝華

女聲社編者要我寫一篇「山岸畫伯木刻觀後」記，這，大概是因爲我亦時而在刻些木刻的緣故吧！然而我却是一個不善於弄筆頭寫作的人，所以當頃接女聲社來函的時候，感覺得非常躊躇，爲了不使編者和讀者一片熱純的心，壯着膽，鼓起勇氣來作一個嘗試。

木刻是新興藝術，這是不可否認的，由於魯迅先生的一手領導之下，它，邁過了黑黯的長夜，很順利的在中國的藝壇上奠定了堅固的基礎。

木刻是在中國再現了，然而它仍趨於衰弱的狀態，其所以不進展的緣因，最大的關係是中國的青年木刻學者一味臨摹別國的風格，（尤其對蘇聯者更甚），不去爲自已木刻界裏開拓出一種獨特的風格，而始終在岐途中徬徨着，這實在是可憐的。

前幾天接到上海新聞聯合會，上海雜誌聯合會，中國木刻作者協會的請貼，云有日本名木刻版畫家山岸畫伯假座外灘興亞大樓四樓工商聯誼會會場，舉行「山岸畫伯版畫個展」公開展覽，筆者向以對日本版畫有羨慕之感，今能得有這樣好的信息，如何教我不高興呢？

是日，我懷着一片跳躍的心，踏進了美麗又隆重的會場。

由於諸君的介紹，榮幸地認識了名木刻家山岸主計氏，他那白裡帶黑的臉色，配上一頭蓬鬆花白的頭髮，顯得有些兒着老了，然而在他談吐時鏗鏘的聲浪和謙的態度，還是和青

木刻之光

山岸主計氏個展觀感

孤嶼

一陣鈴聲驚醒了我的午睡，朦朧間由聽筒上聽到悅耳和清脆的北平話：

「你要看畫展嗎？」近年認識的一位女作家給我一個預告；可是半醒半睡而又聾騃的我沒有聽得清楚，不假思索地給她一個「不」字的答覆。因爲我的心目中當「畫展」作爲「話劇」，在我聲明不去的理由時，她「哈哈」的笑聲由電話裏將我半麻木的睡態完全粉碎了。

八月廿三至廿五日，日本素享盛名的木刻專家，山岸主計氏，在外灘十二號舉行的個人作品展覽會的消息，終於由她在電話中很詳細告訴我，因爲她知道我是觀畫有癖的閒人！

我對於木刻的知識幼稚得很，所以沒有參觀這次展覽會以前，腦裏祇存留着黑沉沉陰文的畫面和粗凸兀陽文的線條兩種印象。及到我踏進這次展覽會門口時，給予我一種新的發現，嘆作者鬼斧神工的鐵筆！

山岸氏爲發揚木刻藝術游歷歐美，所以他的作品，十分地表現「足跡遍天下」的一句成語。他曾經努力地完成了「世界百景」；關於美國風景人物的有三十種之多，墨西哥十種，英國六種，加拿大四種，還在法國和意大利製成的各十五幅，瑞士五種，德國及俄國各三幅，比利時四幅，惟荷蘭，西班牙，埃及各一幀，並有題歐洲ドーバー海峽及太平洋的各一張，共成爲偉大的作品——世界百景。

這些作品多係在昭和四年所成，題材堪稱「包羅萬象」，其中以風景最多，人物和動植物祇佔百分之十四五。雖然這次展覽沒有全部陳列，但已能代表山岸氏的藝術的一斑。

我個人觀察所得，在美國時的作品，有一張水族館的熱帶魚，刻工的神似，驟視以爲是用毛筆描畫一樣，富有國畫的神髓。及流覽到法國時作品的兩張裸女，遠視似攝影，近視又似鉛筆畫的素描；若不是早有「木刻」兩字印留在腦根的話，我必定認爲牠是什麼西洋畫範本的一頁了。更有西班牙舞女一幅，簡直與攝影亂眞，尤其是作者巧妙地在畫面塗上一層淡棕的顏色，會使觀者當爲 Bromide 照片。

作者的藝術天才，不祇在彫刻上顯露，還有着色上絕技，大多數風景的作品，渲染了水彩或油彩，所以孤陋寡聞的我，差不多給作者騙過，以爲陳列的作品是普通筆畫的水彩畫和油畫了。其中有一幅花瓶和幾個水菓，塗着誘人油彩，大可使觀者垂涎三尺。顏色和刻工實在太神似了！

爲要澈底明瞭怎樣在木刻上得到如此良好成績，我便問在場的一個華人幹事。在他沒有答覆我之前，一位日本人，用着英語向我解釋，大意說在木刻上早已將畫題的人或物，不獨用線條表現人物的輪廓，還用陰陽文的彫刻法表現光影；尤其是陰文的彫刻，用着輕重的手腕，可以將陰影一層一層的透露，正似鉛筆或水彩畫的濃淡。

因爲木刻本身已能顯露着光線的背向，所以着色時，按步就班的施用水彩或油彩上去，毫不費力地很容易完成了一張彩色的木刻了。

在他詳細解釋後，我從前所存留木刻祇有陰暗或坦白的畫面的印象，方才澈底地澄清，明瞭近代木刻並不似在我國平常所見的民間粗製的木刻那麼簡單。

我謝了他的解釋和討了一張目錄表，見到表上的照片，才知道他就是山岸主計先生，我更十二分的感激他的指導。

他的瘦削的顏面，蓬亂的頭髮，簡樸的衣着，十分道地的一位藝術家的風度；還有他一雙銳利的眼睛，就是他藝術超人的泉源吧！

除了世界百景的傑構，山岸氏的精力再接再厲地發揮，更有東亞百景正在製作中。現在完成的作品計日本風景十幅，尚有十幅還有待於將來在南半球從事旅行寫生。

在這九十幅中，我所最欣賞的幾張，就是「萬里長城」的一張，刻法雄勁，着色渾厚，觀者彷如身入其境。北京的天壇在雍容華貴的濃厚色彩中，顯露着靜穆莊嚴，至於刻紋的細膩更嘆觀止。

年人一般有精神，這使我對這位藝術家不知不覺中發生了格外的敬意。

觀其全部作品，可分爲單色木刻，彩色木刻，油彩木刻三大類：共計作品約一百餘幀，其中以彩色木刻最爲多，現將各項作品以次介紹於后：

單色木刻中「黃牛」和「貓」二幀最爲出色，「黃牛」的一幀作者利用了木紋和色的濃淡參差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貓的柔軟的毛澤，刻得精工細巧，「裸體女」的素描是那麼熟練，宛如木炭畫一般，「登陸」的一幀，河面運用圓口刀所彫，浮動的水波，非常逼眞，由此可見作者非但對刀法認眞，而且對拓印也下了一番苦心，再回想想中國素常看到粗拙的作品，眞有望塵莫及之感！

彩色木刻方面「泉水」的一幀，色彩別緻，而且取材得非常風趣，「牧羊羣」中的一片廣大的草原和明朗錦綉的長空，不禁使人關懷起祖國的原野，對故鄉引起一絲絲依戀的情感，「窗前」的一幀精細小巧的條紋，作者利用疊印的手法，把畫面印成網線形的交叉線條，使人看了，疑是銅版印成的印刷品，其作品之精，可想而知了。其他如「靜物」一幀以油畫般粗野的刀鋒來彫成了版畫中稀有的情調。「印第安人之舞蹈」和「埠頭」二幀，粗壯的線條和配色的豔麗，疑是豐子愷的漫畫，尤如法蘭前期的油畫，「暮歸」的夕陽西沉後，由地平線下反映出滿天血紅般的晚霞，和暮色中歸隊的老馬疲乏的狀態沉重的木車，使人看了覺得尤爲一片天地。

油彩木刻是罕見的，在中國可說根本沒有見過。這次展覽中可見到，眞是擴大了我們一次眼界，實得慶賀。

「賽納河畔」「倫敦之塔」其作品，充溢着東方情調。在木刻上再加上水彩，越加顯得出色，「露天石佛」的石佛非常莊嚴，空氣上亦得到特別成功。

綜合以上各點，山岸畫伯不單是個版畫家，無疑的他還是一個油畫水彩等多方面的畫家，他採納了這多方面裏的精華，來製作他有生命有靈魂的藝術——版畫。

我國對彩色木刻向不重視的，作者們亦一方面爲了出路，不加研究，這對於中國的木刻界的前途是非常有礙的。而這次「山岸畫伯版畫個展」中的彩色木刻，替我國版畫界激發了一個有力的啓示，叫我們更進一步的認識彩色木刻的優越點，及需推進中國彩色木刻的必要。

所以這次我很爲東方藝術的前途欣慰，因我們將跟隨着他前輩導師的步伐的漸漸地踏上前程。

這不是說我們要完全摹仿他的風格，而是要採摘他最好的優點，灌進中國版畫界的泉源裏，來創造一個獨特的風格而爲中國版畫界，放一異彩！

八月廿六日夜

在三十幅日本風景裏，描寫アイヌ之生活一幅，人物栩栩欲活，是以簡單刀法見長，不以纖巧見勝。富士山一幅，十足道地日本畫家的作風；不過用這個題材的畫——日本藝術家差不多沒有例外的，都喜歡描繪這座名山——我曾經見過好幾種，多是用黑的山，白的雪，從來沒有什麼襯托的佈局，惟有山岸氏很巧妙地用淡藍色來染山色，山脚還襯托兩棵孤樹和一片彩色叢林，將山峯白雪更可愛地顯明地浮現在紙上。我無以名之，祇有掉一句書袋，「不落前人窠臼」！

臺灣出品中的「生蕃之生活」，作者用粗勁的線條，濃厚的色彩；雖然祇是幾筆的彫刻，大似我國古畫的神韻，已將生蕃活現紙上。

蒙古包頭龍泉寺之流水和盛裝婦女，都有異曲同工的妙，我更愛蒙古沙漠的一幅。

一片無垠的沙漠，不是胆大心細和魄力雄渾的藝術家，不輕容易着筆，何況木刻更難得見佳，正是俗語所謂「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可是山岸氏祇從畫面左角起，刻着一堆沙漠，蜿蜒地順着刀鋒，次第彫成起伏的沙坵。用細碎的刻痕，表示沙的體勢和背向，不假任何色彩，沙漠的荒凉自然流露。最妙的境界作者在右角上端留出一個空白，顯見得「無垠」的妙趣。

和這幅沙漠大同小異筆調——無如說刀法——的幾張，我最欣賞三幅動物圖——貓，牛，馬。每張各有特殊的點，比較起來確實有趣得很。

倘若你在這幅貓離遠的地方望去，你會感覺到這是一張很精細的鉛筆或我國的工筆畫。一隻打瞌睡的毫毛柔滑的黑貓兒，灣着身體，閉着眼睛，靜悠悠地蜷伏着，若是四週沒紙的空白的話，你會當牠是眞的一隻活貓。

那幅牛沒有十分特殊的地方，不過兩頭側立的牛，一隻白的在前，一隻黑的在後，妙處在白的由黑的襯托出來；當然在任何美術家都會弄這點玩意兒。

可是，那兩匹母子的馬值得歌頌的。我國趙子昂的八駿圖，馬的姿態，形容盡緻，不過這些態度，全部着力在馬的動的姿勢；然而山岸氏的兩馬是靜立的姿態，並且係由一個四十五角度左右的透視過去，所以這兩匹馬不似那兩頭牛的側面全身畢露，也不是祇見馬的正面或背後。那匹母馬的頭向北，子馬的向南，兩匹馬分頭而立，粗心看來好像兩條平行線永遠地不能會合一起；可是細心觀摩，你會感到母馬是在顧慮着那匹走錯方向的子馬咧！

在大東亞戰爭爆發後，作者當然也有相當出品來紀錄這次劃時代的戰爭，譬如飛機的轟炸，海軍的登陸，及種種戰事情狀，俱用黑白刻法呈露在我們眼前。

綜合上面種種觀摩所得，作者不獨是彫刻名家，實在是一位天才的美術家。大凡一個人在二百多幅畫圖裏來觀摩，眞是合着俗語說「花多眼亂」的忙於溜覽，那裏來得精細揣摩和品評的機會。上面所記，也不過是筆者個人直覺上得到的一點，想我國的美術家——尤其是木刻專家——也有同感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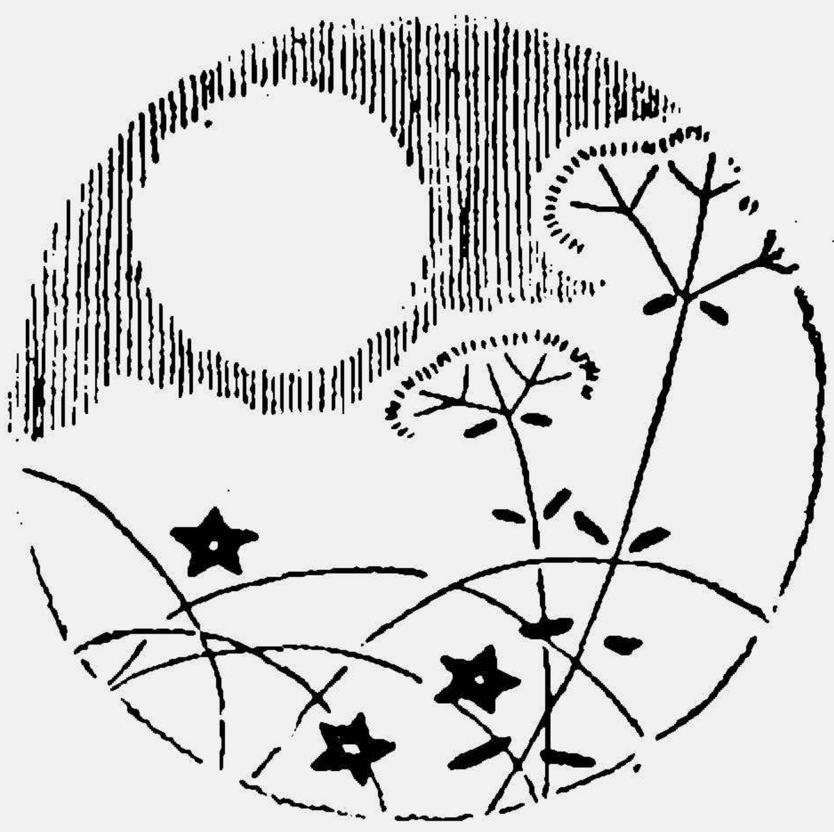
我個人，對於木刻的怪癖，最不喜歡那些陰文的畫面；除非在十分適合題材的時候，如暮景，雨中，或其他慘淡的場所，用陰文刻法確是有增加觀者情調的力量。但是由我近年在雜誌或報章上所見的木刻，多屬陰文，或許從事彫刻的作者要「避煩就簡」麼？這次展覽所見的可說全部是陽文刻法，因爲我祇記得見到一張全是陰文和一幅陰文的人形配着陽文的背景。（可惜題名忘記了）

我是一個門外漢，所用「陰文」和「陽文」來表示刻法，係裝用我國慣用的語言，到底木刻上有沒有專門術語，要請方家指正了。

山岸氏在他的祖國久已享受盛名，這次來我國展覽，想給予我國「嗜痂有癖」的同好許多新的啓示罷。

中秋談月

樂兂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無秀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蘇東坡：水調歌頭（中秋）

中秋在中國的習俗上是一個重要的節日。它和元旦，清明，端午，重陽同爲人們所熱烈慶祝着。這些節日因着時會季候的互異而各有其特例的內容與不同的取樂方式。中秋，舊歷八月半的節日，它的主要重心，與被欣賞的對象則是那懸浮在夜空中的一輪瑩月。「月到中秋分外明」這是我們前世紀詩人對於中秋月色的白描，流傳到今天，却連小學生也會搬進他們的作文裏，而成爲濫調俗套的句子了。

在中國，過去無數的年代中，以自然風物，田野山水塗染成的古典作品裏，月在所有文學各部門的題材，尤其是詩詞一類的韻文中間，佔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主佈。它啓導了不少作家的靈感，它增潤了自然風物無邊的秀麗。

蘇東坡那首「水調歌頭」蕩漾着壯闊雄偉的氣概，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展示給我們一幅古雅的畫面：一顆晶亮的團月輝耀在淨空，一個洒脫的詩人「一樽還酹江月」托起了酒杯向着天心裏的月誦吟詩句，是多麼富有風味與浪漫的鏡頭呀！

又如李白的憶秦娥，昔人曾推爲千古詞曲之祖的，其「秦娥夢斷秦樓月」句，把「月」烘托得很生動又有新鮮：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一

這音詞，不僅使我們從那藝術的渲染力中，感受了一種秋日的悽涼情調，和高樓上少女的傷神情景，它還帶給我們一陣嗚咽的簫聲，透過月夜的清靜。也好像聽到了少女抖顫的心跳，——哀掉年華的節調。

還有一首朱淑貞的「生查子」（元夕），也是被人傳誦一時的，刻劃青年男女熱戀時的情景，以及失戀後的胸懷，極爲神妙：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羅（春）衫袖。」

詞中「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幾已與歌德之名句：——！「那個少年不善鍾情，那個少女不善懷春，」同樣地成爲沉醉於緋色的夢幻中，少男少女們的「聖經」了。不過後句「人約黃昏後，」如果沒有「月上柳梢頭」那顆月來襯托，詞固然要爲之遜色不少，而在黃昏後相約同遊的青年侶伴們底心坎上也當消失幾分熱情。假使這是一幅畫，光零零孤單地用畫筆蘸些墨水，在白紙上黑黝黝畫着「人約黃昏後，」一對人在黑暗一片的背景上偎着，那給看客的印象一定糟得很。

「月兒倚在柳梢，人兒偎在地下，」這才是一幅生動的圖畫！

當着「已涼天氣未寒時」的中秋佳節，蟄居都市，如今連賞月的機緣都不大可得，紙上談月，也且聊以解解心境的寂寞，抄錄幾首昔人的詩詞，以見月在我們中世紀詩人的筆下之地位及描寫。以想像與理解來代替感覺的欣賞，讓我們權且忘掉一下人世的囂雜，沉醉溶化人「月的美境」中吧！

一、五言詩

李白　靜夜思

牀前明月光，疑是瓦上霜，舉頭望明月，抬頭思故鄉。

李白　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

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李白　子夜秋歌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至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張九齡　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杜甫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杜甫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

王維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孟浩然　寄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山暝聽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

二、七言詩

杜牧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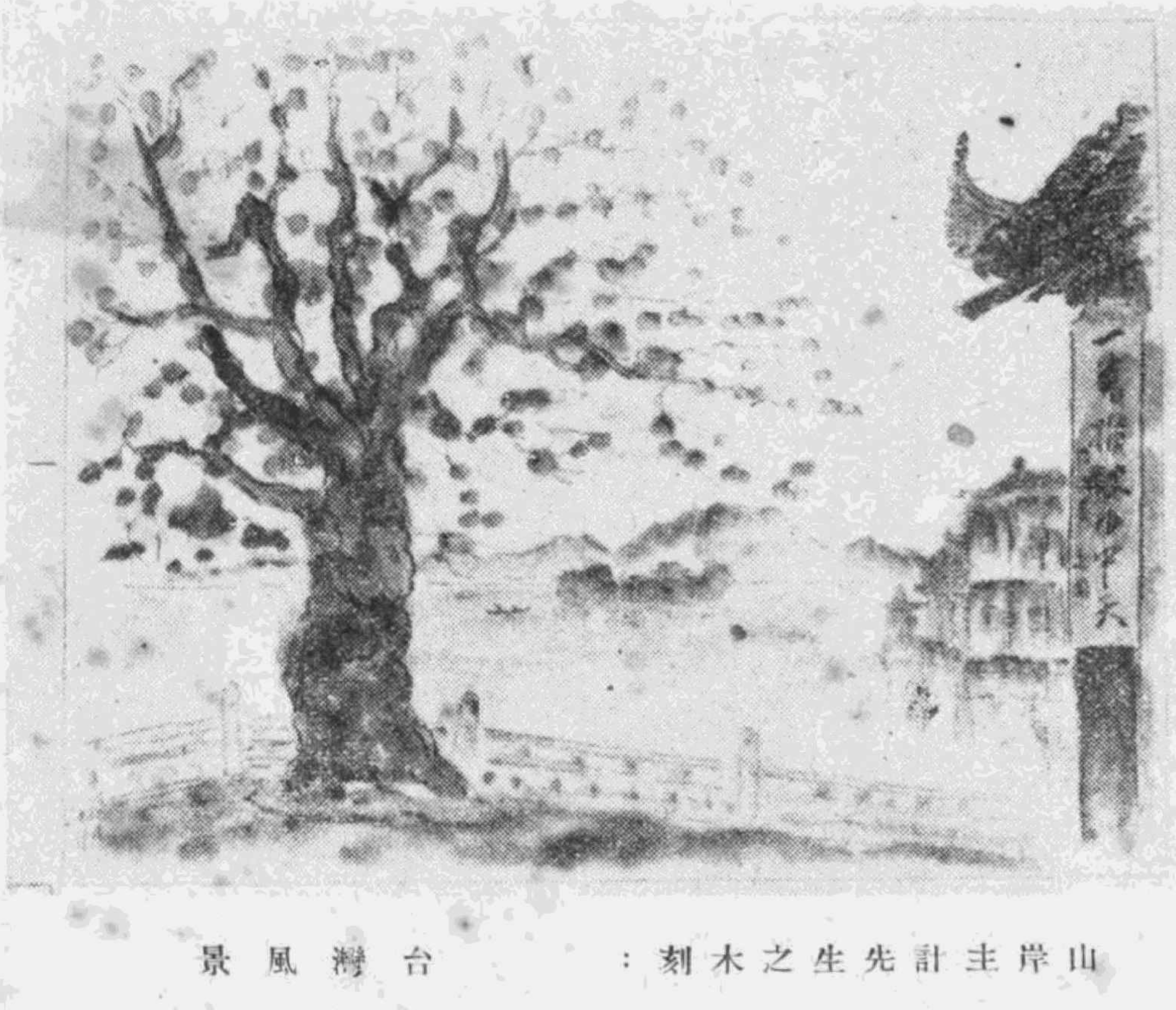
杜牧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溫庭筠　瑤瑟怨

冰簟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

趙嘏　江樓書懷



山岸圭計先生之木刻：台灣風景

獨上江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稀似去年。

張泌　寄人

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

三、至於講到詞，除了前面曾經引例過的，其餘雖有佳作，但因太受形格式調的拘束，形成詞句的堆砌外，較少有通首情意都好的。如范仲淹的蘇幕遮中「明月樓事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張先的天仙子中的「雲破月來花弄影」都可稱得洵有意境的佳句。而柳永「雨霖鈴」一首詞，就妙在「楊柳岸曉風殘月」幾個字上。

不過在情意俱勝，而又觸及到月的詞作並不是沒有，有二首出自李後主，這位南唐薄命「才子皇帝」的手筆，想來也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就是—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頭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時一般滋味在心頭。

這位多情善感的亡國之君，度着眼淚洗面的日子，在幽靜的夜晚，倚着樓，仰視一鈎新月，不禁墮人在回憶的深淵裏，緬懷故國，追念起夢一般的過去，於是發而爲詞自乃悽惋哀思，悲愴欲絕，成爲不朽的藝術之花。

四、尙有文賦一類的作品，其體於陳情體物之外，夾以說理，兼之以感慨，其辭則散文爲主，間也雜有韻文的，內中有篇蘇東坡的赤壁賦，其抒寫秋江上的月色，令人如臨其境：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 × ×

寫到這裏，夜已深沉，可是今宵却沒有明月，連星星也藏了起來，而遠處却飄來幾聲如訴如泣，誰家流落街頭的兒女的哀哭聲，思緒已亂，因也胡謅了一首不像樣的七絕，向讀者獻醜，以博一笑。

月照孤城不夜天，長空萬里碧無煙。
笙歌達旦慶佳節，門外苦兒更孰憐。

卅二年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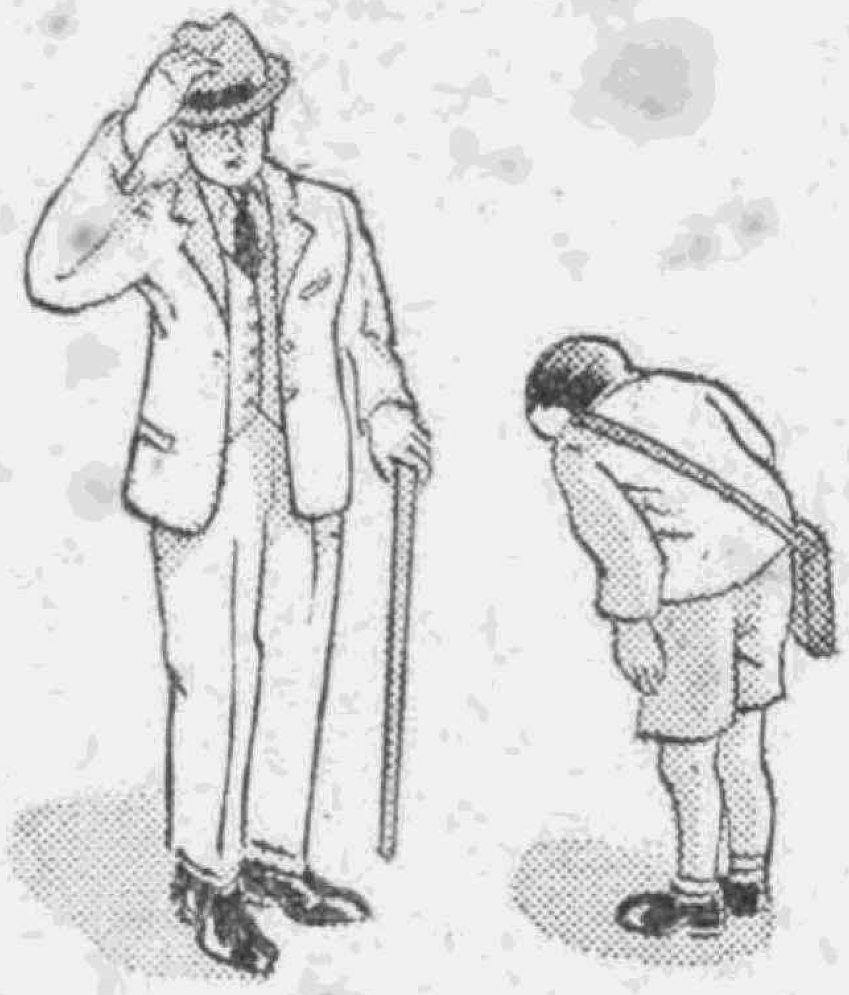
兒童欄

怎樣做個好學生！

㈠ 早睡早起 鍛練身體

㈡ 不論風雨 按時到校

㈢ 遇見師長 礼貌週到



㈣ 上課時間 用心聽講

㈤ 發表說話 先行舉手

㈥ 愛獲生物 不折花木

㈦ 回家以後 勤温功課

㈧ 睡覺以前 必寫日記

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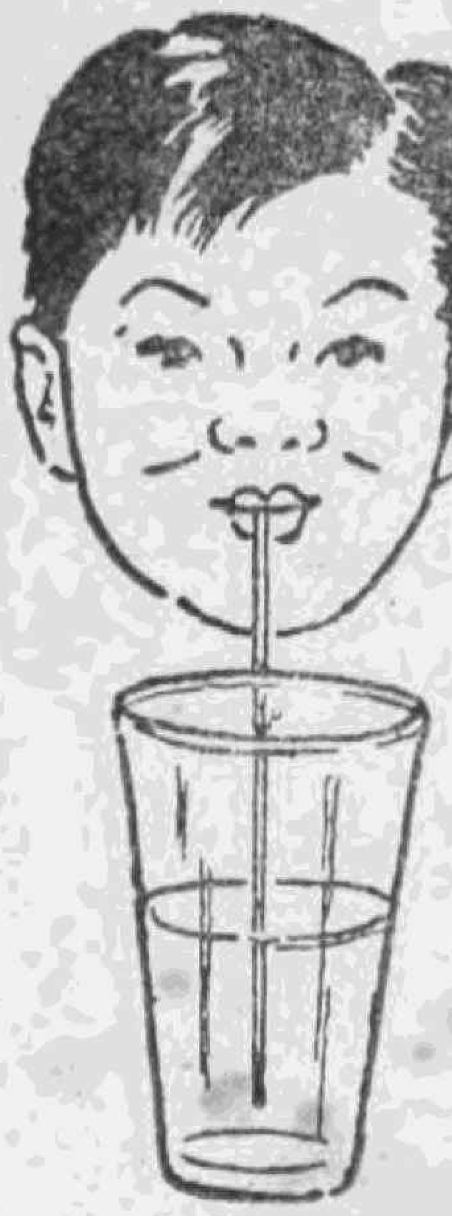
水怎麽會從麥桿中吸進嘴裏去？

小朋友！你們看了這問題一定會說這有什麽希奇！這眞是再平常不過的一件事情，當我們喝汽水時只要一吸，自然汽水就會進到我們的嘴裏。可是這並不是一個科學的答覆，我們現在是生在廿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應該做一個科學的兒童，過着各種問題，都應該用科學的頭腦想出答案來。

那麽，這裏讓我們研究一下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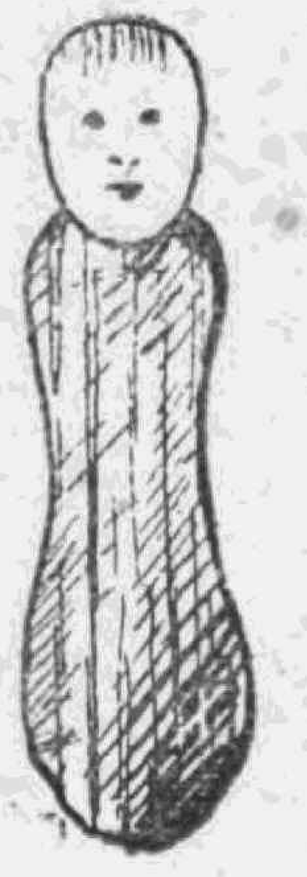
我們都知道，空氣包圍着地球，高到二百多公哩。試想：這麽高的空氣，一定有很大的重量，我們日常生活受到這力量（即空氣的重量）的保護，於是能行動，做事等，這種力量我們叫做『氣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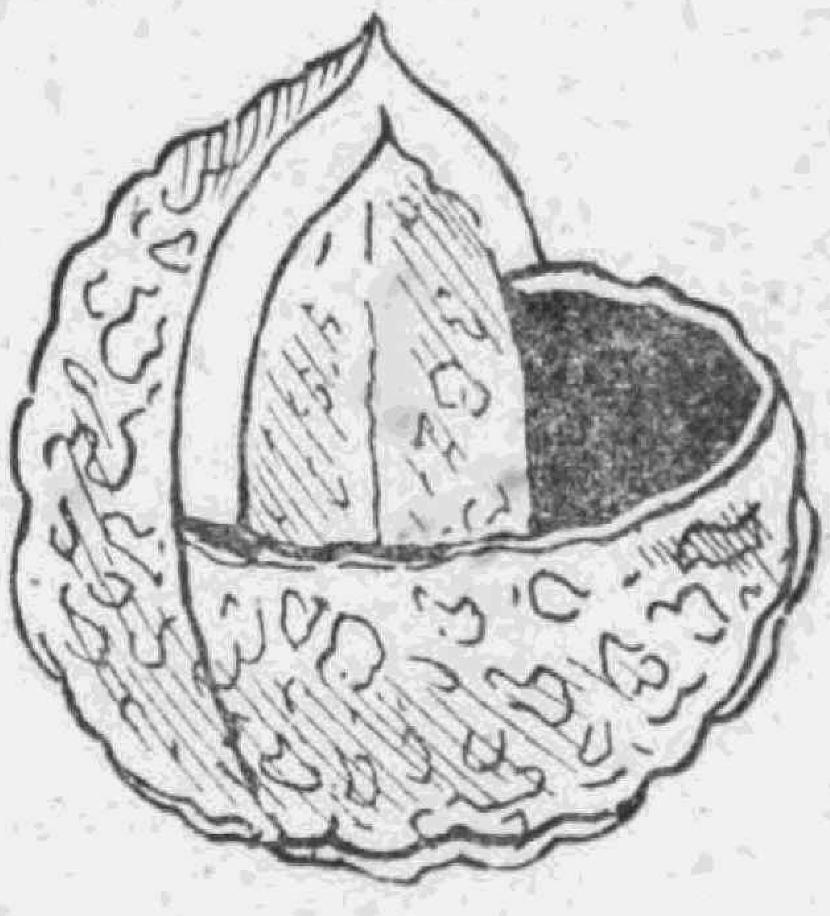
當把麥稈浸在水中時，稈外水面和稈中水面所受到的壓力（氣壓）相等，所以呈靜止狀態；但是當我們吮吸麥稈時，稈中的空氣被我們吸去，因此稈中的水面受不到『氣壓』，但在稈外的水面却受到很大的氣壓，因此水便被大壓力，推到沒有壓力的地方去了，於是水即自然進入到我們的嘴裏。



小手工

娃娃睡覺了！





材料：胡桃，白果，花生各一粒，布，硬紙版，針線等。

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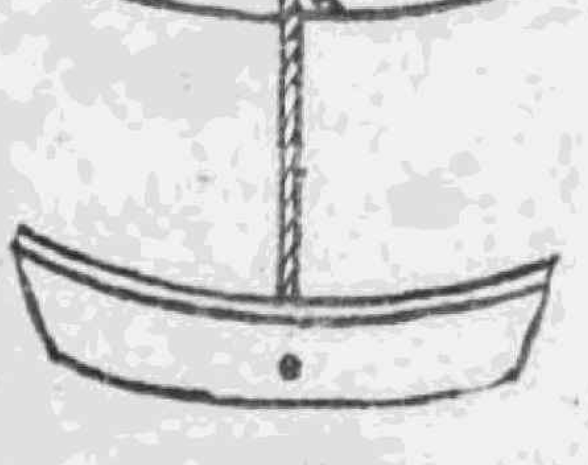
一、將胡桃鋸去四分之一做搖籃。

二、用硬紙版剪成兩個半圓形，當中用鉛絲或硬紙版連起來。（左圖）

三、娃娃的頭用白果仁做，畫上眼睛鼻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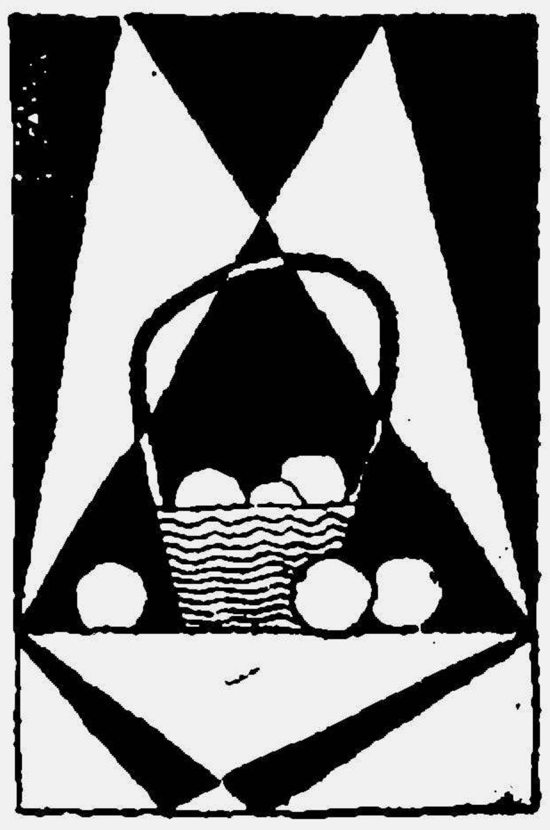
四、用針線縫一個枕頭和小被。

五、最後把胡桃殼架在硬紙版上，娃娃擺在胡桃殼裏面，蓋上被；這時你可以唱着催眠曲，哄你的娃娃睡覺了。



兒童與維他命（上）

庚澄



一、導言

在以前的家庭中，常以父母爲主體，但現在新的家庭裏面，却以兒童爲主體了。

的確，兒童是人類的重要因子，是民族的生命線，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有健康的兒童，將來才有强盛的國家；我們中國，現在是很需要有健全的兒童，來挽救這衰頽的民族啊！

爲父母的，莫不希望自己的兒童有活潑的笑容，强壯的體格，於是他們兒童的健康，幸福和舒適，就成了現代家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怎樣使兒童健康？這一個問題確是很難答復的，因爲範圍太大了，這兒要同讀者討論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食物營養；而更是食物營養中的一小部分，是維他命和兒童健康的關係。

維他命的發現，雖然祇是近幾十年的事，但經各位科學家的努力研究，關於這種智識，顯見有長足的進步，因爲他對於我們的關係，太密切了，所以關於維他命的常識，是我們不能不充分明瞭的。

本篇專述維他命對於兒童的關係，當然有些是同我們成人的作用是同樣的，不過在兒童是尤其重要吧了；希望賢明的主婦們，能對於這問題，引起興趣，大家注意，大家研究。

二、維他命甲（Vitamine A）

一九一三年，Mocollum, Davis及Osborne, Mendel氏等同時發現維他命甲，這是一種最重要的維他命，缺乏了它，健康和活力，就大形減色。

英國化學家Hopkins，屢次實驗，用不含維他命甲的食物喂飼在發育的幼小動物，那麽發育就停止，繼以體重顏減，但是症象發現後，喂以含維他命甲的食品，這種症象就完全消滅；所以我們敢說，兒童缺乏這種維他命，一定生長停止，發育不良的。

兒童缺乏維他命甲，更易得眼炎症（Ophthalmia）和眼乾燥症（Serophtnalmia），眼臉發炎，睫毛脫落，畏光，繼之以眼角膜起渾濁和潰瘍，淚腺乾涸，輕則視力萎縮，甚至有失明危險。

缺乏維他命甲，外表皮膚，常有變成角質的趨勢，並且內臟器官（呼吸管，消化管，排泄生殖管，唾液腺及內分泌腺等）的表皮，也有角質化的情形，這種結果，將使各器官的作用，大受阻礙，久之引起退化的現象。

在兒童時代，維他命甲的供給缺乏，則於老年時代對於抵抗病的能力很弱，易罹傳染病，這是因爲生長不能循正軌而起。

哺乳兒體內積存的維他命甲，四星期就可廢罄，所以一月後的嬰兒，就很需要它，否則就陷於上述的各種病症。缺乏維他命甲的兒童，除多給含維他命中的食物而外，更須使多吸新鮮空氣，行太陽浴，在冬季可代以人工太陽燈，每日更宜加食五至十公撮（公撮即立方公分，一市升合一千公撮，通常書公撮爲C.C.）的魚肝油。

含維他命甲多的食品，是綠色黃色的植物，因爲它們含Caroten色素，而Caroten（黃色素）是維他命甲的化身，這是已經Drummond和Euler兩氏證明的，所以愈綠愈深的葉子的蔬菜，最富維他命甲；其他牛乳，蛋黃，豌豆，牛油等，也是主要的取源。

菠蘿，香蕉，橘子，杏子等亦含維他命甲，可以多用一些；關於兒童維他命甲的供結，可用牛乳，羊乳，果汁，蛋黃等食品。

三、維他命乙（Vitamine B）

維他命乙，最大的功用，是抗脚氣病，它的散布，比其他各種維他命爲廣，所以不食精製食品，可勿慮這種維他命的缺乏。

維他命乙的功用，是促進生長和免除神經上的疾患，在初期往往食慾不振，體重減輕，消化不良，大便祕結，最後才成脚氣病。

當缺乏維他命乙時，還影響於乳汁的分泌，往往臥乳的分泌，大受障礙；其他還會使心臟漲大，並且同體內糖質代謝，和水量的平衡，都有關係。

又曾見某雜誌載：之加哥低能的學生，吃富有維他命乙的藥塊後，知識和能力方面，有顯著的進步，不知確否？

同維他命乙相近似的，還有一種維他命庚（VitamineG）現在附屬於維他命乙了，發現者是Goldberger氏。

維他命庚的功用，和生長有關，缺少時幼小的動物就不能生長，並且它和皮膚的康健，也有關係，不足時，可使皮膚發炎，有癩瘡；並且還起癩皮病（Pellagra）。所以同兒童的關係，也很密切。

西洋方面，現在有維他命乙的製品發售，像“Metatom”“Dextrs-xitavose”和特製的嬰孩牛乳Vitavose等，所含維他命乙的量，比鮮牛乳約多百倍，維他命庚要多三十倍，專治因缺乏這兩種維他命而起的便祕，貧血，胃疲，慢性潰爛結腸炎，蜀黍症等病症。

用Cenovin來治缺乏維他命乙症，也很有效。

含維他命乙和庚的食品，像乳汁，酵素，全整穀實，蛋黃，菠菜，番茄，捲心菜等都是。

四、維他命丙（Vitamine C）

Pittsburgh大學C G King教授，曾發表維他命丙是聯絡人體細胞的水泥。

維他命丙是專治壞血病的，壞血病（Scorbtie）的病徵，最初是感覺疲勞異常，睡不安眠，體重減輕，膚色蒼白，身體衰弱，呼吸短促，心頭悸動，牙床腫脹，牙齒脫落，皮膚和粘膜出血，眼邊黑青，頭痛，到非常嚴重的時候，患者常不省人事而死。

平時飲食中缺乏維他命丙，因而患壞血病的雖不多見，但總不免食體羸弱，面色萎黃，精力減低，嬰兒和幼童，每患癲濕痺病，這就是壞血病的先期病，也是缺乏維他命丙的緣故。

維他命丙缺乏，多在乳兒的第三個四分之一歲，有三月的潛伏期，大概行人工營養的，每有此危險，母乳營養，可絕無此種病狀。所以人工營養的，宜更喂以高維他命丙的食物。

一九三三Merck工廠，把維他命丙製成一種錠劑名cebion，每張等於三十公撮的檸檬汁，用cebion十四日後，可以治愈乳兒壞血病，此藥又可行皮下及肌內注射。

維他命丙，更能影響牙齒和鈣素的保持，缺乏時更能使兒童的骨部發展不完全和齒蛀。

新鮮的蔬菜水果中，都含有豐富的維他命丙，尤以橘，橙，檸檬，蘋果，香蕉，菠蘿，葡萄，番茄，白菜，菠菜，蘿蔔等含量最多。（待續）

文藝

昨日鴻爪

（獨幕劇）

史修

時間　唐肅宗乾元二年明月中秋夜。

地點　南宮御書房內

人物　太上皇（唐玄宗）

侍者太監

方士

侍女

楊太眞（玉環）

舞台佈置

舞台的正面，玉階三層，階上爲太上皇臥息處，正中置龍榻一具。階下台右置一龍案龍椅，爲太上皇閱書處；案上置文房四寶等具，燭台一具。案旁主一古甕，作插書畫之軸用。右邊牆上置一窗，窗外即爲御花園，桂樹兩三枝植於窗下，一輪中秋明月從稀疏的桂樹間可以窺見。台左爲入御書房之甬道。

燈光配置

全台作淡藍色。案旁稍強，蓋爲月光所照，案上燈光如豆火。龍榻處更爲黯淡。

幕開

一個秋令時節的蕭爽晚上，玄宗獨坐在南宮的御書房內。蒼老的臉龐，不安的神情，顯然是受了極度的刺激，而且又是一個飽經風霜的人。他獨自坐在龍椅上，翻閱案上的書册；他又覺得無聊，於是廢書而起，踱蹀於台上。接着又走上玉階，頹然的倒臥在龍榻上。

是時玄宗避安祿山亂方曰，肅宗已即皇帝位，尊玄宗爲太上皇。他自從經過這次禍亂後，因爲楊妃的慘死，使他精神上受了極大的刺激，神經已是不清楚了。加以思念楊妃和做太上皇後種種的拘束，使他得了個鬱鬱之症。

他倒在龍榻上，心神不安，翻來覆去不能入睡。

窗外的涼風習習地吹入，滿室瀰滿了桂花的芬香。玄宗忽然感到涼意了，隨手披了件外衣，從榻上又爬了起來。他坐在牀沿上，呈現着茫然的神色，他感到孤單，寂寞。

玄宗　（獨白）時間過得太快了。嘸！過得太快了！那炎熱的酷暑不覺已經過了，現在又是丹桂飄香的時節了！（忽然醒覺地）唔！今夜不是中秋夜嗎？（他急急到階下台右的窗畔，望着窗外）中秋夜！中秋夜！

這正是萬家父母子女，妻子丈夫團圓的時候吧！然而朕的團圓呢？朕的玉環呢？（無聊地徘徊）唉！不必想了？又徒然的添了許多的煩惱。然而（以手擊首）然而這叫朕怎麼能夠不想呢？怎麼能夠把她忘了呢？那馬嵬亭的一幕，朕是永遠不會忘了的；安祿山的追兵，士兵們的不肯前進，叫朕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又走近窗畔，望着窗外）愛卿！你怨朕嗎？這不是朕的罪過啊？安祿山的追兵，士兵們的不肯前進，追兵，不肯前進……朕也是沒法呀！然而你却爲朕死了，一組白綾你就死了。唔！愛卿，朕對不起你。

（他又頹然的坐在龍椅上翻閱書籍。忽又擲下手中的書本。霍然站起）怎麼？這大好的光陰就讓它白白的蹉跎嗎？不！朕還沒老！沒老！（……可是愛卿呢？她是太慘了。（又倒下）

（侍者太監由甬道上）

侍者　啓稟太上皇，西蜀方士在宮門候旨。

玄宗　（驚醒）什麼？方士嗎？朕何嘗命你去召方士，朕命你去請楊妃。去！把方士快攆出去。

侍者　臣領旨。（欲下）

玄宗　慢着。哦！對了！是那方士嗎？趕快叫他進來！

（侍者由甬道下）

玄宗　（獨白）方士！他能請到楊妃，我一定命他去請，一定去請。

（侍者領方士上。方士羽服黃冠，道袍長袖，飄然而入。）

方士　臣西蜀方士叩見太上皇。

玄宗　起來，起來，朕的事，卿眞能辦到嗎？

方士　下臣不敢欺蒙太上皇。如有不驗，下臣甘領斧鉞。

玄宗　那末幾時才能實行呢？卿不知道，朕的心中是多麼的着急啊？

方士　小臣知道。小臣以爲今天是八月中秋，皓月當空，要找玉妃，亦比較方便，侍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皇上要以爲今天可以的話，那末今天也行。

玄宗　今天就行嗎？朕要能見得玉環，就重賞。

方士　小臣不敢。

玄宗　那末愛卿就行吧！

方士　臣領旨。請皇上安坐龍榻，待小臣施法。

玄宗　好吧！那末快去。

（方士作舞動狀。燈光漸暗，竟黑，僅有案上一燭亮。方士舞動時，吹熄燭光，方士，侍者於黑暗時下。燈光漸亮。依然淡藍色。）

（後台效果　奏細樂，女子喧鬧聲繼而歌聲起。）

歌職（柔輭）

長住春宮愁萬叠，萬般羅綺苦難依；

嫦娥應悔偷靈藥，萬意千情終不離。

（歌聲止）

（玄宗如夢境。坐起。又是茫然的神色。）

玄宗　（獨白）這是什麼所在啊？那美妙的歌聲，是多麼動聽！朕的皇家黎園子弟亦從未有過這樣美妙的音樂。朕爲一國之主，至於這樣動人的音樂實在從未聽過。……這倒底是什麼所在啊！哦！要不是夢吧！然而，願他是夢，願在夢中見到玉環，不過，朕不信，朕不相信這全是夢。來人啊！

（仙女侍者上）

侍女　皇上有何使喚，賤妾叩見。

玄宗　（驚異）你是誰呀？（站了起來）朕從沒有看見過你！快說！倒底是那裏來的。

侍女　皇上請不必驚慌，這裏是蓬壺玉妃太眞院。剛才因爲見皇上清睡，所以不敢驚動。

玄宗　（輕聲）玉妃太眞院，玉妃太眞院。（玄宗是被這玉妃太眞院這五個字所呆住了，他不住的想。）

玄宗　那你又是誰呢？

侍女　臣妾是侍候太眞的。

玄宗　（更驚異）什麼太眞嗎？可不是楊太眞玉環嗎？

侍女　是的，皇上。

玄宗　那末太眞在那兒呢？爲什麼她不來見朕呢？朕爲了她，你看；老了，鬚也花白了……。

侍女　皇上，太眞因爲……。

玄宗　（只顧說下去）……朕爲了她，瘦了多少，那馬嵬亭的一幕，的確是朕害了他，然而她也應該知道，朕雖爲君主，可也是無能爲力啊！唉！哦！你那末你快去請她來吧！

侍女　臣妾領旨。

（侍女下）

玄宗　（臉上露出一絲光明，獨白。）原來玉環尚在人間，朕怎麼會不知道呢？不！莫非是夢吧！莫非他已成了仙嗎？朕實在想得夠苦了。

（玉環上，羅帶飄飛，自有一種轉柔的步子，媚人的神韻。冠金蓮，披紫綃，佩紅玉，曳鳳舄。從台左走出。她低着頭。

玄宗的眼睛眞逼着太眞，這時他的驚喜是達到了極點。當太眞下跪叩見時，他不安地站了起來，他不知道還是立着好，還是坐着好。）

太眞　（下拜）臣妾楊玉環叩見陛下。

玄宗　（扶起）請起，請起。（聲音因爲感動的緣故已發抖了，他似乎要哭）玉環！朕是在做夢吧！朕眞想不到與你還有相見的一天，玉環！你怨朕嗎？朕知道對不起你，然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朕看見你一組

白綾逼死你在道旁的時候，朕就恨不得隨你一塊兒去，然而大臣們却把我拉住了。哦！玉環你眞還活在人世嗎？（抬頭自語）這兩三年來，朕那一天不想念着你，想見見你，可是他們都說你已經死了，不！已經成仙了。然而今日我們終於又相見了。……咦！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太眞（掩面哭泣）陛下！以前的話提也沒用了，提起了反而徒然增加了許多的悲傷許多的怨恨。陛下只要赦臣妾的死罪，那已是臣妾的萬幸了。

玄宗（安慰）玉環，你有什麼罪呢？這都是朕害了你。

太眞 陛下的恩德，臣妾是不會忘的，不過……！

玄宗（急急接下去）不過什麼？我們不是又可以和以前一樣嗎？朕見了你，又想起了驪山雪夜，上陽春朝，那時那景朕是永遠的不會忘記的。（欲擁抱）

太眞（攔阻）不！陛下，我們已經不是這個時候了，陛下難道還不醒嗎？大好的唐室，自安祿山起兵反叛之後，即着史思明作亂，以至於弄得盜賊羣起，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幾乎社稷不保。陛下，國家已亂得這個樣子，我們享福已不在這個時候，何況……

玄宗 何況什麼？你說時世大亂，朕現在已是太上皇了，國事都已交給了皇兒，朕不享福，還到什麼時候呢？

太眞 陛下，臣妾並不是說陛下不應該享福，也不是說陛下做了太上皇應該享福，陛下！四週的環境，實在是不允許我們再享福了。大地的烽火，已燃遍了整個的中國，安史亂後，人心蠢蠢欲動，陛下，還不努力國事，力求國內太平，安息養民，那末大唐的天下，就難以收拾了。何況臣妾的再要跟陛下一同享福，又是那末的渺茫。

玄宗 渺茫嗎？朕決不使它渺茫。朕眞想不到我們三年不見，你是變得多了。愛卿！你爲什麼變呢？

太眞 變，是的，的確變了。臣妾在這玉妃太眞院已看破了紅塵，以前的繁華，以前的虛榮，我們所穿的，所吃的，實在是太對不起自己了。

玄宗 玉環，我們好容易今日才相見，你又何必提起這些掃興話呢？何況這些話你以前不是也很討厭的嗎？

太眞 陛下，這的確是掃興的，不過陛下，臣妾滿身的心事已經不能再使臣妾再高興了。臣妾自己知道自己罪惡太深了，所以我禮拜，我懺悔……（哭）

玄宗 玉環，朕剛見了你才快樂，怎麼又引朕傷心嗎，快別再傷心了。朕知道，朕在人間也是不長的了，玉環！你能伴我過以後的生活嗎？

太眞 不！陛下，臣妾是不能了，臣妾已不能再返人間了。陛下，我們的確是在夢境。

玄宗 夢境嗎？朕不相信。那夢境只有長生殿，朕與愛卿共倚在闌干的時候，無塵的太空，銀河下垂在殿角的一邊，牛郎織女兩星在空中對耀着這是「乞巧」的那晚。愛卿低低的誓語朕直到現在還是縈迴着：「願世世爲夫婦」，這是多麼動人的誓語。愛卿，你也不會忘了的吧！還有舞霓裳羽衣舞的時候，你的豐姿，你的細腰，朕至死也不會忘記的。

太眞 哦！不會忘記，不會。陛下請您不要再提了，臣妾心已碎了。

玄宗 不！朕要說。朕要說那最痛心的事，那馬嵬亭，朕是太忍心了。

太眞 陛下，馬嵬亭的一幕，臣妾是死有餘辜的。陛下爲了臣妾荒廢了國事爲了臣妾離開了梅娘娘，臣妾的罪實在太大了……

玄宗 玉環！這些朕知道，然而木已成舟，那又有什麼辦法呢？玉環！朕改過了，那末以後得答應不再離開朕了。

太眞 陛下難道忘了這是夢境嗎？難道忘了臣妾已不是人了嗎？

玄宗 玉環！難道你眞的不能再伴着朕？你總知道朕沒有了你，朕過的是什麼的生活！

太眞 哦！陛下，這是天意。

玄宗（回味）天意，天意……。那末玉環朕有一個最小的要求，請你再舞一次霓裳羽衣舞吧！作爲我們這次分別的紀念。

太眞 陛下，不要吧！紀念愈多，愈會痛苦的，臣妾敢請陛下還是把臣妾忘了吧！

玄宗 玉環！玉環！難道這就這樣的忍心嗎？（掩面痛哭）

太眞（在無可奈何下）臣妾領旨。

（音樂起）

歌聲（悽瀲。太眞且舞且唱）

香風滿庭憑闌時皓月當空，抬寶眼，銀漢浩浩，雲海渺渺，古今往事空悽愴，妾心已碎君魂飄，算只是世世配成雙，嘆無聊。長生殿，乞七巧，馬嵬亭，玉容消，鸞長風巨浪追隨消息，含情凝睇謝君王，金釵細合聊心表，從今後，一別兩茫茫，淚兩行。

（燈光漸暗，至黑，太眞下，玄宗依然臥龍榻。燈漸亮，依然淡藍色）

玄宗（如夢初醒）這眞是夢境嗎？愛卿（翻身）

（燈光漸白）

玄宗 啊！天已經亮了嗎？愛卿；朕改過了。昨晚的一浪鴻爪，朕曾永遠的記着。（起坐）

（侍者上）

侍者 啓稟太上皇，殿下在宮門候旨。

玄宗 宣進來。

侍者（高聲）太上皇有旨，宣殿下進宮。

（幕閉）

開學

歌青春

好似隔宵剛忙着趕攷，
　怎的，今朝熱風已殘剩尾巴？
想安閒地袖起雙手，
無奈時光老人不肯一步停留。
（這日子，你還想偷懶勾安！）
★
屋廊裏充滿的全是談話，
課室中響起一片朗笑，
　驅除了封塵的寂寞。
年青的心嵌顆希望，
放開腳步在人堆中飄盪，
忙不住招手，
跟幾張熟識的臉子
　點頭答笑；問：
「漫長的假期中作了些什麼？」
★
可曾有誰？記起——
　被金錢推出了校門的友伴：
那些同樣年青的人，
給生活打了耳光，
在人生的漩渦中翻着觔斗，
去領受人間的冷臉熱嘲！
（幼弱的肩手能担負得了）
★
大海中去尋覓珠寶
　已算難事，
而書本！
　白紙黑字織成的字行，
可比是成堆的泥沙。
唯有耐久而廣博的功夫，
才能從沙礫中淘取
輝煌的金沙！

病中吟

一些些微的失慎，
（許是受了秋風的播顛）
招來了病魔的降臨，
囚禁在牀間，跟要
　跟它去親近。
★
第一次，我發現
自己跌落在灰牆的岩縫裏，
　透不過一口氣。
天花板緊盯着我的眼，
我認識它
　那張不懷好意的兇臉！
我躺着，
忍受病菌的襲擊，
「冷」和「熱」流轉在體內奔馳。
四周是冷冷的壁，
雨的足跡，
揉踏成一幅剝蝕的畫面，
　——骯髒而又拙劣。
★
迴望窗外的一角破天，
浮雲飄移如白帆片片，
心想凌風駕空，
　好去睡夢中找尋仙境，
驀地，衖里中響起
　一片噪雜的擾聲：
是牌啪在打牌，
無線電開得嘩啦嘩啦！
是「鴨肫鴨舌頭」的叫賣，
　誰家女人在咒罵；
還是對門的婆娘又在吵架？
　——這擾聲交織成一股洶濤，
直如昏迷中當頭一聲吆喝。
隨着街車轆轆駛過床前，
和着耳鳴在枕畔，
　捲來一陣驟雨急瀉。
★
病床的生涯消蝕了我的面頰，
陰沉的氣氛叫我，
想念遠方的黑土地帶：
那照耀於秋陽下的家園，
山頂蒼鷹的翅膀綴上寒星幾粒。
蕩蕩的河水向我，
　眼簾湧躍而來。
（呵，黑土地的動脈，
　幾時我能重駕扁舟，
橫渡過你的胸膈！）
★
終日數不清煩惱，
凝視塵粒在陽光下舞蹈。
或看交錯的竹竿，
　扯幾塊尿布搭成一堵城牆，
攔阻我欲穿透長空的視野。
我，胸腔中跳躍着，
一顆年青的心呵！
我，冀求快一些起床，
　掙扎出死的懷抱，
走向好久不見了的街道，
重溫堆積着塵埃的字行，
我知道友人已等待着我去拜訪。
　一九四三・風雨之夜。

路

峭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又美麗又靜嫻的劇人S小姐口述出來的，現在把它寫下在這裏，因爲我相信這對於有着偉大痛苦的人們或者會有某些借鏡與自勵的作用。

……………

夜晚已經寧靜了，別人家的屋子都早就熄滅了燈火，祇有父親的寢室裏還清晰的傳出來沉重的蹀躞聲，父親在自己的室內來回踱步，並且有間息的發着喉嚨聲。母親輕輕的喉音在說：

「上帝啊！救救我們這些煩惱的人們吧！煩惱將要把我全個的生命吞滅了！沒有用地，沒有儲蓄，把這些孩子們送到故鄉去後又怎麼辦呀？……」

母親的聲音突然間斷，大概她是在哭泣了。她雖然馬上又喃喃的喊起上帝來，但是上帝在那裏呀？它完全不會理會她。

聽到母親愁苦的聲音，我是感到何其的難過呀！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們也和其他許多的人們一樣三個月沒有吃米飯了。完全買不到米，只有麵粉，一天三餐的麵粉，這種生活怎樣能過下去，我們這批稚弱的人又如何會長大起來呢？

這是幾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時正是上海事變發生後的不久，父親所服務的公司因爲時局的影響停止營業了，當然的，父親失了業，我們全家十個人的生活也就不可避免的陷入於風雨飄搖中了。

母親是非常善良賢淑的，她也像世界上大多數的母親們一樣慈愛我們，雖然處在現在這樣的境遇裏，她也無論如何不在我們的面前顯露出有絲毫厭煩之色，她也從來不曾說過要把我們送回故鄉去，那末當我聽到她此刻的話語的時候，不是會感到非常的吃驚和悲傷嗎？我們要與母親分離了，不可挽回的要分離了。

母親沒有了我們，她會很冷靜。我們沒有了母親，在故鄉，在伯父家裏，這種寂寞孤伶的生活將怎樣過呀？祖母在世的時候雖然常常說的：「寶寶，我們要回故鄉去的，故鄉多麼好啊！那兒有山，很高的山，那兒還有海，海水很闊，很深；還有楊梅，那兒的楊梅又紅又大……」，但是，沒有母親的生活還有什麼溫暖和快樂可說呀？

這一夜的晚上，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我想着母親的話，偶然一朦朧的時候，我又做着可怕的夢，夢着我與姊姊二個人趁着小船划行到一個深山裏，那兒的山谷荒僻得沒有一個人影，只有野獸，各種奇形怪狀的野獸。野獸要來吞噬我們，我們急於想逃走，但是小船沒有了，於是我們二人絕望地大聲哭起來。……

……

第二天的早晨，天氣非常陰沉，全家的人都聚集在父親的寢室裏，父親還是跟昨晚一樣在同一個地位上來回彷徨，一樣的輕輕發着嘆息聲，大概他昨天晚上根本沒有上床，也根本沒有停止過他的腳步。

其餘的人都圍坐在桌邊鴉雀無聲。母親的眼眶有點兒紅，我第一次看見她這樣愁眉不樂的表情，但是母親不能不說，她的聲音發出微微的震顫。

「伯父有信來，他說今年家鄉的楊梅特別的好，你們的父親已經決定把你們送到他的家裏去住過這個夏天，你們要好好的……」

不等母親說完，許多的聲音都囂嚷起來，誰願意到家鄉去呢？如果母親不去的話。其實我們相信，此刻母親的心又何嘗不是在矛盾中，不是在痛苦的哽咽中，她不願意執拗我們稚幼的心靈，但又不願意看到我們一天天的趨於病弱和消瘦。

但是事情總得有個決定，因此，這天早上我們破例地沒有做午餐——麵條子或饅頭，我們都靜靜坐着，等候父親最後的裁奪。

父親的意思希望在我們八個孩子之中，分派一部分暫時回到家鄉去，所以他終於這樣對大哥說：

「爲了你的身體，你應該尊重你父親的意思。那邊的食物和空氣是比較地適宜於一個身體衰弱的青年人的，並且，二個小弟弟可以跟你一起去，那末在靜謐的時候，也可以使你不致感覺過分的寂寞……」父親說着，用撫愛的眼光久久地注視在大哥的身上。

哥哥沒有回聲，他的心裏顯然在想着許多事情，但是他不能違抗父親，他也不願意違抗父親，於是他憂鬱的向許多人掃了一眼之後，終於微微的點點頭。父親臉上的陰霾隨着哥哥的表示而漸漸褪去，他在痛苦中微笑了。

我們幾個繼續留在上海的，差不多都可以稱爲是年青力壯的人，我們抱着明確的信念，以爲我們一定可以各自找到一個比較妥當的職業，因此我們相信，這次與兄弟的分離，在形式上是我們家庭的分散，其實卻是堅苦的重建，我們要把這個動搖的家庭重新穩固起來。——我們這樣想着，大家都快樂的入了睡，幾天來橫梗在心裏的鬱悶此刻才被勇敢的決定所擊退。

不要輕視這一天啊！在我們的家庭史上，這將永遠是一個應該紀念的日子，轉變我們整個家庭命運的日子。

第三天的中午，進來了一個強壯黧黑的陌生人，說是父親僱他來搬送行李的。母親早已把一切的行裝都整理完畢，不過當這個陌生人說出了他前來的原委以後，我們似乎突然被他從睡夢中敲醒一樣，別離的悲哀緊緊地抓住了我們的心，母親首先流下淚來了，隨後大家都無聲的啜泣起來。

不久，林偉先生進來了，他預備與哥哥一起啓程到家鄉去。那是一個非常熱情樂觀的青年，與哥哥那種冷靜而略帶憂鬱的性格正巧是一個非常好的對比。他們是幼年時的同學，一直到分離以後還繼續保持着友誼。現在，他常常到我們這裏來與我們全家的人都成了朋友，而且，在我看來，他似乎跟姊姊特別接近，

我簡直相信他對於姊姊的感情已經超過了普通友誼的範圍。

於是，陌生人把行李挑走了，我們却還呆坐在客廳裏，大家互相凝視着，一時說不出話來。哥哥握着我與姊姊的手，一直到最後，才斷斷續續用急促的語氣勉勵了我們幾句，末了他這樣說：

「不要常常為家庭的問題而煩惱，我們家庭的命運定與整個國家、社會的命運不可分離的，因此，好好兒的找一些事情做吧！我們不久又會相見的。」

我與姊姊沒有回答，我們正在把這些話語貪吝地藏進自己的心裏去，永遠的把它種植在裏面。

林偉先生本來是非常健談的，沒有一個人能阻止他的談興，有時大家睡靜了，他忽然覺得需要講出某一件事情的時候，總是把別人叫醒，或者把想到的事情記錄在小册子裏，以備明天的遺忘。但是此刻，他一聲也不響地只是在客廳裏踱來踱去，並不向我們看一眼，大概他的心裏正想着自己失業以後的問題。一直等到他將登汽車的時候，才與姊姊握握手，並且略帶興奮的說了一句：

「希望我們有一個快樂的重見。」

於是汽車「嗚」的一聲開駛了，等到我們恍然覺醒而大聲喊叫的時候，他們早就聽不見了，只有一條白色的手帕還悠然地在汽車窗口邊飄飛。

這是我們第一次與哥哥弟弟的分離。十幾年來，我們的哀樂啼笑都與他在一起，他的一言一語都與我們的生活有着緊緊的連繫，然而現在，我們遠遠地分離了。

家內當然突然冷靜下來，然而大家的心上却似乎輕鬆了許多，只是問題並沒有眞正的解決。我與姊姊天天東奔西走的找職業，不論在炎熱的夏天裏，或是在寒風凜冽的嚴冬裏，我們總是抱着堅定的信心去尋覓萬一的機遇。然而別人的回答是怎樣呢？

「靜靜地在家裏待幾年吧，等到失業的人都有了職業的時候，我們是會來找你的。」

每當得到這樣絕望的回答的時候，我們只能失聲地在床上哭泣。當然我們明白的，職業線上的人正在大批的崩潰下來，成為失業者，成為嗷嗷待哺的人，又何況是我們從來沒有職業經驗又沒有專門技能的女孩子呢？

親戚們看到我們這種旺然的奔走，都在心裏嗤笑着我們，以為要在這種時機裏尋求職業，無非只是虛無飄渺的幻想而已。但是，我能夠責怪他們的冷酷嗎？事實却實是如此呀！

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另外一條路，那是最消極最沒出息的，然而在一部分人看來却認為是最妥當最智慧的路。有一個晚上，母親曾經把姊姊叫到了她的寢室裏，她對她說：

「我實在不忍再看着你們這種絕望的奔跑了，我的心裏非常難過，孩子啊，結婚吧，結婚吧，讓結婚來賜予你以你所祈求的幸福吧！」她的虔誠的眼睛裏又忽然滲出淚水來，她的枯瘦的手放在姊姊斜削的肩上，等候着她肯定的回答。

姊姊的頭低垂在胸前，她靜靜地聽着母親的說話，隨後不耐煩地截轉了身子。

「我不曾這樣想，媽媽，請你安靜些吧！」她這樣說着，逕自跑到外面去了。

自後三天，姊姊沒有回來，她曾經從姨母家裏打來一個電話，告訴我說她正在接洽一個孤兒院裏的工作職位，並且說這是非常有希望的，大概當天晚上可能有回音。

可是我永遠沒有接到後面這個報告喜訊的電話，一直又等了幾天，也沒有任何可喜的消息，一星期以後，她迆迆的從外面跑進來，一看到我就對我說：

「妹妹，我準備結婚了。」

「結婚？跟誰？」我迷惑地問。

「跟隨便那一個人。」她若無其事的跑進自己的寢室裏，我看出她的嘴角裏含着一種莫名其妙的苦笑。

我一向以為自己是非常了解姊姊的，不過最近，我開始覺得她變了，她簡直有點怪僻，使人捉摸不定。當然，我開始懷疑，這不會是好現象。

第二天的早晨，我偷偷地拉開姊姊的抽屜，那時她還沒有醒來，因為她昨晚睡得很遲。於是我讀到了她給林偉先生的長信。

「……………

我不曉得應該用怎樣的措辭來告訴你我近來的生活情形。

正如你們所希望的？我們用盡力量想把自己安排在最妥當的位置上，然而我們失敗了。這有什麼辦法呢？所以現在，我只能違背你們的熱望，依從環境給我所安排的最後命運——就是說我準備結婚了，準備跟一個陌生的人結婚了。

這種的結婚將予我以怎樣的境進呢？此刻我不能預料。不過我曖昧地相信，它將是黑暗的，可怕的，因為當一個人違反他自己正直的意志而去從事某一件事情的時候，那種結果將是很壞的，不可設想的壞。但是，前面既沒有平坦的大路，那末即使遇到一條灰暗潮濕的甬道的時候，我也祇得跑過去了。

所幸的是從別人的口中聽到說「他」是一個心地尚稱善良的青年，受過大學的專門教育，而且最主要的是因為他有錢呀，在別人心目中，我從此可以依賴他的財富而過舒適逍遙的生活了。

你對於這突如此來的事情是怎樣的感想呀？祈求你了解我，不要蔑視我，否則我將會怎樣的痛苦而悲傷啊！

請你轉告我的哥哥，但是千萬要說這是我自己的意志。情願讓他咒罵我，對我失望，無論如何不願他為了我的委屈而憂傷。

給我以勇氣，讓我在這甬道中開闢出新的天地來吧！……」

這封信大概是寄出去了的，有沒有回信來，我可不曉得。不過我相信他是沒有辦法挽回姊姊的命運的，他自己也在這種境遇裏掙扎，而且，當他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呀！這幾天我非常害怕姊姊，我簡直不敢同她講話，她的美麗的眼角裏始終露着勉強的微笑，一種委曲的笑，無可奈何的笑。為了減輕家庭的負擔，她犧牲了自己的意志嗎？當然是的。

姊姊既然是「自願」的，那末大家當然很開心。不久，姊姊帶着一份富厚的妝奩到另外一個家庭裏去生活了，許多人都歡喜地為她祝福，只有我的心裏却從此變得空虛，變得彷徨無依了。

時間雖然艱難，終於也很快的過去了，一年，二年。

我們非常難得碰到姊姊，只有在例假日的時候，這位做銀行家的姊夫才帶了姊姊回家來一趟，不過時常是很快的就回去了，因此對於她的新生活的眞實情況，我們是一點無從知道，只有偶然從別人的口裏傳過來說：因爲銀行家的父母嫌姊姊的妝奩太微薄，不配放在銀行家高貴的洋房裏，並且他們嫌她的生性太敦厚，沒有做銀行家家裏的少奶奶的妖媚風度，因此他們並不歡喜她。他們嘲譏她使她難堪，他們限制她一切的自由，使她馴馴服服地在他們的洋房裏做個謹愼的奴隸。

在姊姊的外表上是並看不到這些的，我們依舊只見她的美麗的眼角裏始終露着勉强的微笑，一種委曲的笑，無可奈何的笑，跟結婚以前幾天裏一模一樣，只不過是全個的身子是比前消瘦了，臉上的血色也由淡紅的緋色迅速的轉褪成爲橙子的顏色。

那末以後的情形是怎樣呢？以後姊姊曾經到家裏來住過一個時期，因爲她患了肺結核。患了肺結核的人除了傳染別人以外還有什麼用處呢？因此她被「特准」回來休養了。

回來以後，姊姊的微笑比較自然而有生氣了，她的身體也逐漸健康起來，活潑起來，家裏溫暖的友愛空氣把她的生機甦醒了。但是她能這樣地永遠過下去嗎？不，她又要回去了，她必須回去，因爲她現在已經是別人家裏的人了，別人需要她的時候，就隨時隨地可以把她叫回去。

後來呢？後來姊姊養下了一個孩子，她曾經抱着胖胖的嬰孩回來過一次，大家以爲她受傷的心靈從此可以有一個寄託了，可以有些微的歡樂了，但是其實，姊姊卻因此更趨於病弱和孤獨。

一種惡勢力要絞殺許多人是非常便當的，又何況是這根深蒂固的社會習俗要絞殺一個像她這樣孤立這樣手無寸鐵的女子呢？於是她終於病倒在床上了。

現在我要告訴你，哥哥與林先生所希望的「快樂的重見」是怎樣一會事了。

重見是不久就實行了的，那是在分別的二年以後，哥哥的身體已經健康起來，母親不願他長久地蟄居在鄉下，因此，寫信去把他叫回來了。

他們當然會碰到姊姊的，然而他們見到的是怎樣一個人呢？、

這簡直不能使人辨認是一個人了，浮腫的臉面擠着線兒似的眼睛，全個的臉部沒有一點兒表情，身子也因爲水腫的關係而變成了一個吹漲了的臘人兒似的，頭頂裏是一堆剪得像蟋蟀草一樣豎起的頭髮。除了她的美麗筆挺的鼻子以外，我們還從什麼地方去辨認她呢？

塡塞在我們心中的除了氣憤和悲哀之外，還有什麼呢？誰無姊妹，誰無兄弟？然而此刻我們骨肉的親愛之情已經不能滋潤她枯萎的心靈於萬一了。

姊姊終於漸漸地死去。我們盡力爲她請來診治的醫生都絕望地搖着頭說：「太遲了，這是難治的內臟結核呀，一種因爲長時期的鬱悶而形成的慢性病呀！」由於鬱悶而形成的慢性內臟結核，在目下的醫療條件下，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呢？我們都驚慌得不由自主的伏在她的身上放聲嚎哭了。

耳朵裏似乎隱約聽得一種微弱喘的聲音在對我們說「出去，出去！保重你們自己，讓世界上的人們曉得——我們這些委屈的女孩子吧！」

這是姊姊的聲音！最後從她的肺腑裏發出來的聲音，響澈雲霄的偉大至誠的聲音！

我們就這樣與她永訣了，殘忍的空間永遠也不讓我們再有一次歡悅的重兒。

你大概能夠瞭解我所以獻身於舞台的本意了。痛苦的遭際和誠摯的願望使我這樣做的。我雖然不歡喜嘻雜的後台，因爲我的個性是甯靜的，我也不歡喜做一個台上的劇人，因爲一個劇人他要在不歡喜嘻笑的時候大聲嘻笑，也要在不歡喜哀哭的時候嚎啕大哭，情緒是一天到晚拉緊在一條弦上的。而且劇人的生活是最艱苦的，不適合我孱弱的體質，然而，藏在我心裏的偉大的痛苦，應該要有一條最好的發洩之路，所以我終於克服了自己的感情，自己的一切條件，我要做，我要把一切社會上所有的喜怒哀樂的事情搬在舞台上面，尤其要把一切汚濁醜惡的事情赤裸裸的擺放在人們的面前，讓別人來下一個判斷吧！在這個社會僞善的外表下面，蘊藏着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同時也讓委屈的人們在戲劇的指示下面覓得一條健全的路吧！

現在，我愛好了戲劇，因爲我想只有藝術的創造才能表現人生也只有藝術的薰陶，才能建設人性。——我的藝術的覺醒就在這個觀點上開始了，我選擇了這條崇高之路。

有人或許要問，她現在怎樣了？那末我要告訴你說，她已經由於自己對戲劇藝術的忠誠而成爲了一個很有希望的藝人，因此她雖然踏上舞台的歷史不久，許多人卻早已知道了她光輝的名字。

然而在這裏我要附帶地說，這個故事未必是她自己的，這應該是許多人的，因爲在我們的周圍不正有着許多與她同樣命運的人嗎？

第一個秋天

韋茵

華齡的心理反常了。

大清早，東方的太陽沒有露出她的臉兒，地平綫上只淡淡地浮起一層紅暈，嬌羞地和早起的人們相兒。

華齡披了一件黑緞子，鵝黃色絲繡的晨衣，張開了一對睫毛很長的眼睛站在一座亭子前面，凝視着東方的彩雲。

亭子面前是五級青石階。這青石階段不知經過多少鞋底兒的摩擦，早就光滑的和跳舞場的地板沒兩

母与子　木刻　顧羣作

因為隔宿的露水還是很潤濕的，所以在石級的第一級和第二級上面，正印着華齡剛才踏上的鞋底影子。

石階前面是一道狹狹的碎石子小路，路的一旁擺了十幾隻荷花缸。亭子左邊有二棵高大的梧桐樹。

「又是大晴天！」

華齡一手扯了扯晨衣的襟角，一手拉緊了繫在腰際的帶子，慢慢地把頭低下了些。她自言自語地說。這句話，聲音實在細得很，在滿園子的啼鳥聲中，她的說話差不多只有她自己能夠辨得出。

為了晴天，荷花缸裏便得添水。一連晴了一個星期，把園丁累得要命，逢到挑水盛到荷花缸裏去，他沒一次不是滿頭大汗，氣喘連連，這苦楚正和他在六月炎暑中所受到的沒兩樣。因此，園丁的心願，很希望老天下一陣子大雨，省得要挑水，即使沒有大雨，小雨也使得，只要天氣轉變得涼爽一點，這樣，在荷根兒上透出的嫩葉兒，生長自然會遲緩下來，直徑三尺左右的大荷葉兒便自然枯黃起來，荷花兒也再不會繼續地一朵朵開放，於是這挑水的工作，也就可以減輕了。

華齡不曾看見園丁挑水時的嘴臉，沒有想到他在挑水時頭上的汗會直流到頸上，更從頸上流在背上，她希望再有幾天好太陽，把這十幾盆快要接近衰落時期的荷花，熱熱地晒上幾天，那麼荷花繼續開放的命運，準可延長十幾天。至於晴天荷花缸裏要水，水要園丁到河邊去挑，這些都和她無干。可是自從處暑節氣以後，一連已經晴了一個星期。昨天黃昏時分，天空上不知那裏浮來的烏雲兒，濃濃地把五色燦爛的晚霞掩沒了。大家以為該有雨來，園丁歡喜得多喝了八毛錢的燒酒，華齡却煩悶得少吃半碗夜飯。理由是她怕下了雨天氣要轉涼，更怕雨不下便罷，一下便是三天。五天，把缸裏的荷花打壞了。這一夜她悶悶地睡在床上，夢中彷彿聽到風聲雨聲，屢次驚醒，然而她輾轉電鈕，豎起身子時，却沒有聽到玻璃窗子上有雨打風吹的聲息。所以她今天一清早便起床，趕到亭子前去看看有太陽還是沒有。

兒是晴天，她放心了，於是不經意地弄着晨衣上的腰帶，一步一步向着荷花缸邊走去。她的關心荷花，實在比較關心晴天更來得蜜切，因為她希望晴天，原是為了荷花，相反地，她恐怕下雨，也是為了荷花。這麼說，她應該是很愛荷花的了！可是，不，在過去——去年，前年……從她認得荷花這兩個字，和認得荷花這種花的時候起，直到今年夏季終了的時候止——她對於荷花，簡直不大加以注意，因此，她對於荷花，並不覺到有多少趣味。她所注意的是亭子左邊的兩棵梧桐樹。

今年的初夏，她發覺有黏性的梧桐花，似乎可以替代油膩的 Hair Tonic，於是她在地上揀了一把新鮮的，盛在玻璃缸裏，加了一些水，輕輕搓了一回，然後把汁液抹一些在頭髮上。這試驗的效果很好，因為在黃昏洗髮的時候，不一定要用肥皂了。雖然梧桐花沒有香味，她不耐煩到地上去揀取花朵，三五日以後，仍舊用 Hair Tonic，抹頭髮，可是她對於梧桐樹又得了一種新的認識。

去年的秋天，她常常站在這兩棵梧桐樹下，偶然樹葉子給風吹得飄下來，她便想像她當作春天的蝴蝶，當作印刷機上的紙張，當作銀行裏的鈔票，當作郵局中的信件……自得其樂地踏在葉子上面消遣。

最不會使她遺忘的是她在八九歲的時候，曾經在這兩棵樹底下，看過圖多字少的兒童讀物，聽過她母親講的大人國和小人國的故事，更做過一場希奇好笑的夢。夢中她坐在梧桐樹上和喜鵲兒講話。

但是，她現在改變了，梧桐樹對她已經完全失去了引誘力，她把注意點移向荷花上面去了。

走到第七隻荷花缸裏面，她的兩隻脚似乎給什麼東西絆住了，同時，她的右手似乎受了催眠術般地，慢慢地舉起來，伸出兩個指尖把靠缸邊的一張荷葉，向左撥動了一下。荷葉上的露水，本來聚在葉子中心的微凹處，是晶瑩透明而又微微顫動着的，給她的手指那麼一撥，便從葉子上直滾下來。她一縮手，彈去站在指上的露水。那張荷葉擺了幾擺，沒有潑盡的露水餘滴，珠走盤似地在葉子中心滾了兩三個圈子。就在那張葉子背後，正藏着一支沒有長成的新荷花，還只二尺來高，可是她覺得比昨天的確又高了一些了。

一轉身，她退縮到第一隻荷花缸邊，重新再走上前去，一邊走，一邊注意別隻缸裏有沒有新荷花透出，似乎有人指着手在問她：「那一缸的花朵開盡了嗎？這一缸……」

「這一缸的花朵都謝落了！」

早幾天，陳良給她引進這園子裏來兜了一個圈子，當他倆走到這荷花一旁，他無意地說了這一句，雖然帶了一些惋惜的調子，實在並沒有存這個心。同樣地，她沒有聽出這話有含惜的氣味，所以，她只停了脚步，着意一看，結果，她否認地說：

「不，還有沒有長成的花朵呢！」

「在那裏？」這時他正站在她身邊。

「看！」她指了指說：「這不是嗎？」

陳良的心有些兒跳蹤，當他伸着手跟了她所指的地方指出去時，他勉強鎮定地說：「不錯，就這一支嗎？」就在這時候，他想把她的手握到掌中去，跟着他似乎覺得這舉動的不妥，於是，他想變換一個方法，故意裝作不留神地，把他自己的指尖，在她的手上的任何部份接觸一下。可是，他雖然這麼想，指尖印缺少一些勇氣，倔強地動也不動。

「也許還有新的出產呢，過幾天！」在她發覺陳良的指尖似乎有和她的手接觸的可能時，從容地把她自己的手縮回，但她並不是不願意，不，不妨說她很願意，只是臉上有些兒熱，面頰比較平常更紅了一些，在她想來，或許陳良不會窺測這一點，因為這時候太陽已經西斜了，在晚霞的映照下，她臉上的紅暈是可以就這樣掩飾過去的。

這倒是眞的，陳良的確沒有敢在這時候偷看華齡的臉，他極力在鎮壓他的一顆跳盪的心。除此以外他得當心聽她的說話，或留神他自己的談吐。這樣，他既然要用心用耳用口，再沒有閑暇去用他的眼睛。自然，倘使他要用他的眼睛，只要把頭頭略略偏過一些，她的臉兒便可以在他視綫以內了。然而他不敢，因為他怕她一對睫毛很長的眼睛會看透他的心，她的桃花色的臉暈，和不塗唇膏，然而十分鮮紅的兩片狹唇，會增加他心的跳盪。

「過幾天！」這三個字他說得很慢，私地裏在想怎樣接着說下去，在肚子裏擬了一個底稿，於是繼續着說：「得便再來看一回，很有趣味的！」就這樣，他把底稿讀出了。可是他立刻覺得這話不妥當：第一，她沒有請他再來，怎麼他倒先提起了，很客氣的賓主之間，有了這般談吐，即使主人不多心，自己總覺得口吻帶了一些無賴。第二，「很有趣味」這一句勉強得很，意義更含糊得可以，要是她問他什麼趣味，他準定不能對答，可是話說出了，不比在紙上寫的，可以更改。所以他忽然對自己的不妥當下一註解，就是：對話不比紙上的文字，雙方不見得用文字記錄，而要給第三者去加以批評。

任憑陳良怎樣想，想好也好，想壞也好，華齡可沒有留意他的說話有沒有不妥當的地方。聽他說要再來，她原希望他再來。他把她心裏要說，口中不說的話說出了，自然她想不到他的話有什麼不妥當。她所想到的，便是應該對他說句客氣話。

「這園子正簡陋，沒有好花草，要是得便，請過來，荷花還要開呢！」她不拒絕他再來，也不肯定地要他再來。總之，她以為這麼說該是中聽的，能夠叫他聽了至少不會發生反感的。

這一回的事很平凡，但在華齡和陳良的眼裏心裏，以為這回事是很夠新鮮的，陳良覺得和華齡這麼一個女子在一塊的時候，自己的胆小和小心，比較在男子羣中的高談闊論，或毫無拘束的趣味，更來得濃厚；華齡覺得和陳良這麼一個男子在一起的時候，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這種快感，彷彿是一條吃飽桑葉的蠶，找到了一個地方，可以把絲吐出，開始作繭的工作了。所以，這回事過眼以後，雙方在腦膜上留下的影子，却時時叫他倆加以回憶，加以回味，不像前幾次的會見的毫不在意了。自從他倆別過以後，華齡曾特地再到園子裏去了一次，目的是在認淸那一隻正有新荷花產出的缸，結果，她數了一下，是第七隻。

新產生的荷花一天天地高起來，假使天氣不轉涼，而沒有雨的話，五天以後便要開放了。但是他沒有再來看過，也沒有和她會見過。

太陽漸漸從東方招頭，高高的梧桐樹的一部份葉子，已經鑲上了一道淡黃色的邊，她才開始離開了荷花邊，一手略略提起了晨衣的一邊，慢慢地走回屋子中去。

就在這天的下午，她一個子坐在書室中，覺得無聊，便想看書。隨便在書架上撈了一本，到手中翻開來時，才知道是一册詩。接連翻了幾頁，她沒有細看，直等到她發現了某一首的題目，是消息二字，才輕輕地讀道：

「不要問春天的消息，
紅的桃花，
白的李花，
都是春風懷抱着的嬌子。

× × ×

不要問秋天的消息，
雁唳聲，
蟋蟀聲，
都是秋風帶來的愴悽的調子。

她隨把書合攏了，忖着春天早就過去了，眼前已經是秋天，雁和蟋蟀在這早秋天時候可還沒有得見。她要想現在所能見到的是什麼。在以前的早秋，她喜歡聽院子裏的風，風一天蕭瑟一天地吹紅了蓼花，吹紅了雁來紅，跟着便會看見大空中開始有雁兒飛過，又歡聽打在玻璃窗上發出聲響的雨，一回大的，一回小的，晴幾天，雨幾天，不多幾個星期，便會聽到牆角落裏有蟋蟀聲。今年的早秋，却沒顧到這些，並且也沒有想到這些，直到如今翻開了這本書，讀了這首詩。正像她有一天忘記在髮上壓一朵花兒，直到照鏡時才發覺。這首詩，應該和鏡子一樣，叫她照見忘記帶在心上的東西。為什麼會忘記？於是陳良的在她腦膜上浮動了。她依然想不出今年早秋所能見到的是什麼，雖然她想到園子裏的荷花，然而荷花還在繼續開放，沒有什麼秋的徵象。終於她得一個結論：這一個秋天是她第一次過着的秋天！

偶然抬起頭，她看見書桌上的一個石膏像。這石膏像一尺多高，是半身的男孩子的像。牠有飽滿的腮，圓圓的下頷，雖然並不肥；一張嘴，見稜見角，嘴角邊略帶了一些微笑；鼻子不高，也不低，不扁；一對圓眼，就是眼上沒有眉毛，但就是這樣，已經充滿着一種靈活的神情。如果把這像的頭部塗黑，畫上兩條疎而帶彎的眉毛，在兩腮上塗些淡紅胭脂色，鼻樑上

加一副不鑲邊框的圓眼鏡，便可以立刻變成陳良的塑像。這樣，她想即使不十二分神似，至少總有九成是不差的。她覺得好笑，陳良的像貌爲什麼會和書桌上的石膏像相同，並且他還沒有完全蛻去少年時代的天眞與活潑！這時候，她忽然想起她自己，她自己又是怎樣呢的半身肖像。烏黑而鬈曲的頭髮，長得直拖到肩膀上；一對大眼，眼珠烏黑，睫毛很長；鼻子微大，略扁；嘴不大，薄唇，因爲裝出要笑的模樣，所以嘴角略拉長了一點。夠了，她想，就是這似笑非笑的樣子，正不能說完全沒有孩子氣呢！

她站起來，把擱在膝上的一册詩，安放到書架上去。輕輕舒了一口氣，背脊挺了挺，她似乎覺得有一些倦。空着的兩隻手，不需要休息的樣子，無意識地兜到她頭上，順着耳上鬈髮，慢慢地掠到耳邊，跟着又把覆在背後領上的鬈髮按了按。她無目的地要走出這間屋子，剛舉起右脚，約摸移動了一尺地位，忽然她發覺靠近腿膀上的旗袍的下半截，有一兩條輕微的摺痕。她的一雙手，這時候似乎正嫌空閒的不舒服，要緊湊到有摺痕的地方，扯一回，揉一回地忙了幾十秒鐘。但摺痕沒有能立刻消滅，她曉得這是身上透出的一陣微汗，衣服受到相當的潤濕，更給在坐着時候的一條腿壓上了一回的緣故，所以就有了摺痕。這種情形，即使天不熱，也時常要發生的。憑她的經驗，除非把旗袍卸下，叫人在她衣箱子裏，把從前穿着黑綢裙子找出來；這種裙子緊在身上，長僅及膝，無論起坐動作，比旗袍靈活得多，發生摺痕的機會，可以比較要少得多。

想到她一年四季老是穿着翻領衫子，和短裙子的一個時候，她把預備走去這間屋子的念頭打消了。兩隻脚略略移動幾步，她對正了牆上掛着的她底肖像，一動不動地凝視着。她記得那張肖像是她一年以前的影子，那時候，她已經不緊裙子，而喜歡着長得拖到脚跟的旗袍。自從她發覺胸部漸漸隆起的時候起，她便嫌惡短裙子的不能掩蔽她的兩條腿。同時，她也嫌惡翻領衫子的不能掩蔽她的頸項。每逢在路上走，她看見青年男子，總以爲他們在偷看她的腿和頸項，因此，她不敢抬起了頭高視闊步地走。於是，她開始穿旗袍。旗袍的特點，她認爲非但掩蔽了腿部，就是她的自覺有彈性的臀部，因爲旗袍長得拖到脚跟，也似乎得到調和，不再顯出凸起的觸目，反和身腰形成兩條很美的曲綫了。然而，自從她改了裝束以後，對着鏡子看了幾遍，她疑心她已經變了。這樣，心裏起了一種說不出的不安適，過了幾天，她才斷定她自己的確有許多地方的改變。身體方面不用說，在精神一方面，也有改變。最顯著的一點，她的意思所描出的種種空想，已經不是屬于童話式或遊戲式的了，她簡直想使自己成一位女作家，但有時候說又想成功一位教育家，偶然看到家裏的人有病痛，她更想成功一位名醫。

沒有系統地想起這樣，想起那樣，掛在牆上的肖像雖然終是一張呆像片，不過從她目上看來，似乎很有變化的：最初是穿上翻領衫子的影子，跟着換了旗袍的裝束，停一回又變了博士的服飾，最後竟幻成了新娘的模樣，肩膀一旁，不知在什麼時候添上了書桌上的那個石膏像影子。突然她覺得眼前一暗，耳邊聽到天空中似乎有幾架飛機盤旋的聲響，她的肖像正拉長了嘴角似笑不笑地對着她。

從衣襟上拉下一方手帕，她擦着額上的微汗，一面走到書桌半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從窗前竹簾的隙縫中，她看到滿佈着黑雲的天空，懨悶的太陽早躲在黑雲的背後睡着了，閃電憤怒地激起金蛇般的光芒，並且引動了雷聲，由近而遠，高過了樹上秋蟬的熱叫。大風掀起了竹簾，吹在她臉上，她的視綫於是躲避到桌子上的石膏像上去了。

「快要下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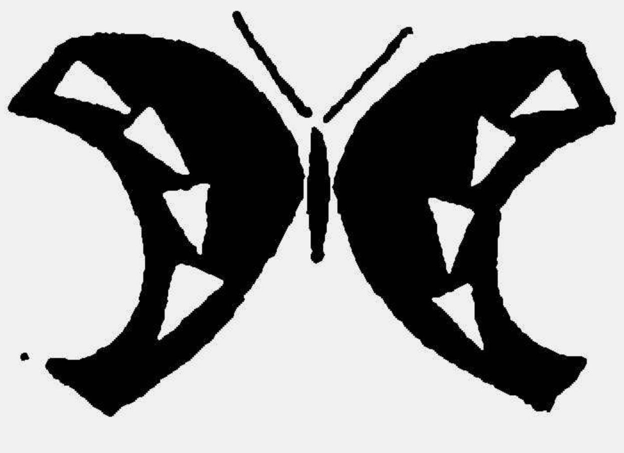
她聽出這是園丁的叫聲，很帶了一點快活的氣息。會意地她斷定他離開了園子，經過書房一旁的院落，預備到前面去避雨。不多時雨來了，大得很，她隔了竹簾，向窗外看去，好像有千百根繩子從天空中掉下來。她站起身子，把窗子關上，可是已經有幾十點的雨珠，突過竹簾的障蔽，而停留在書桌上了。

下雨已經成爲事實，大清早她跑到園子裏去迎接太陽，顯然是多事。但在她不灰心，只要大風雨過了以後，天氣不轉涼，新生的荷花，一定會繼續開放。園丁說快要下雨，果然下雨，如斯響應，十二分靈驗。她希望天氣不轉涼，結果總該果然不轉涼罷！

風雷雨的交奏，急一陣，緩一陣，園丁一肚子高興，喝了半小盌燒酒，面孔紅得像紅燒豬頭。同時陳良家裏一個當襍差的，在路上給雨點淋得像一隻落湯雞，咕嚷着替陳良送一封信給華齡。信遞到華齡的手中，她沒有見到那個當襍差的，更沒有想到那個爲她送信來襍差在路上受了雨淋的虧苦。拆開信封，她看到一頁有銀色邊框的信箋上，寫着短短的幾行字：「好幾天沒有見面，新透出的荷花也許已經開放了，即使沒有開放，總該長大了許多罷！正預備來看你們，恰巧家裏有人出門，要我陪去作伴，大概一個星期以後，才能回來，那時候，準可以有閑暇來看你們了。」

雨過天青，華齡不希望下雨和担心天氣要轉涼的煩悶的影子，終于跟天上的烏雲消散了。

這夜裏，她安靜地睡着，夢見陳良站在園子裏第七隻荷花缸一旁，笑着對她說：「這朵花兒今天才開放嗎？似乎有意等待我回轉的！」



一場爭辯

包不平

政治課上。

教授在黑板上寫了二個字：Woman Suffrage 回轉身來講解——

「假使說……」頓了頓，瞟一下一百二十多個學生：「一般說來女人總比男人老實些」

男生中起了騷動A嚷道：「女人未必比男人好」。B接着：「女人都是雌老虎」C，D，E附和着，全課堂鬧翻了：哄哄哄。閉起眼睛打盹的也笑了起來問隔壁同座：「啥格事體？」那個還沒回答，教授拿起揩刷哧哧敲黑板，嘈雜的潮平靜了。

「我早聲明在前，假使這樣說的。一般說來女子當中好的比較多」向前晃晃手勢，把要插嘴的學生壓了下去「但也有壞的，比男子更壞！」男學生高興得轟笑歡呼：「對呀說得不差呀！」

但是歷史上的貪官污吏全是男子，沒有一個女子，誰能解釋道理？」話還沒有說完，男學生又笑起來了：

「因爲從前女子沒有做官呀，女子做起官來一定更貪污哩！」

「對，不錯」教授同意地低低頭「一般講來，女子好的固好，不好的才更壞。記牢，這是反對婦女參政的第一個理由」

坐在前排五六十位的女生趕忙把它端端正正寫在筆記簿上，坐成一個馬蹄形把女生包圍在中的男生們却你一句我一句的問：「第二個理由呢？」好像他們在聽說笑話，覺得第一個理由很可令人滿意。

教授人又拿揩刷敲敲黑板「第一點搞好了嗎？」頓頓又說：「贊成論者每以男女都是公民，應該享有平等權利，但這是理論，實際上男子有固定的職業，如律師，醫生，教師，銀行家，商人……，而女子則是妻子，母親，女兒，還有……」

「還有搓麻將」男生又轟然起來嚷着。

「不錯，除了打麻將之外，就祗有等結婚養孩子」。女學生有的紅着臉低垂了頭

「並且……」又在敲黑板了：「並且若是參政，那麼家里的事誰去幹呢？所以，記牢，這是第二個反對的理由」女學生又趕緊寫在筆記簿里。

「慢慢」，教授揚揚手「漏掉了還有一點，也是事實上的困難，我是同情婦女參政的，不過事實上却的確「不少困難，好譬女子太情感，情感有好的自然也有壞的……並且還沒有自己的主張，所謂夫唱婦隨，女子參了政，選舉起來，丈夫選張先生，她也跟着選張先生，那不是又多了一重麻煩嗎？」

到了這里，教授爲了表示他確實是贊成女子參政似的，徵求大家意見：現在趁還有十九分鐘，讓男同學和女同學自己來發表一下反對或贊成的意見，現在請隨意發表」。

大家的臉都轉向坐在後排靠窗的一位同學，「w先生發表高見，w先生發表高見」的喊了起來。

于是那位平頭，穿着一襲白麻布長衫的男同學在呼笑中英雄似地站了起來，先把玳瑁眼鏡抬了抬，以後就「獅子吼」般的演說起來：」

「中國的女子已經受到幾年封建的壓迫了，但是到現在還是尙未成功，這是什麼緣故？就是因爲你們女子面對着前邊的女同學根本依賴男子，沒有勇氣來反抗。我最看不起沒有勇氣的人，沒有勇氣的女人當然與男子不能享受平等的權利。歷史上，我最崇拜武則天，武則天是一個有勇氣的女人，她敢壓迫男子。所以我認爲女子事女子管，男子不必管它。幾千年中國的歷史已給她們一個長期的機會，但是她們爲什麼不起來反抗呢！他氣昂地坐了下來。」

這位被稱爲w「先生」的同學，他的話眞是一塊大石頭，把全教室的人騷動，男學生替他喊好，女學生却感覺他的話有些不近人理，可是苦的有話又說不出或不敢站起來同他辯駁，因爲這位w「先生」素有雄辯家的風度，能「強辭奪理」把黑說成白的本領。

但是終于有一位女同學氣憤不過站了起來：指着「w先生」說「剛才這位同學說女子的事應該女子管，既然女子的自由要女子自己取得，但是男子爲什麼要壓迫女子呢？

那個正想站起來駁她，不想一個坐在他一排上的胖子搶先和他抬槓：「蜜斯脫w，你以爲女子不應與男人平等，我倒要問他，如果男子不應該與女子同樣平等，那也有理由吧？我意見，既然男女全是人類，當然一律平等，你以爲男女平等不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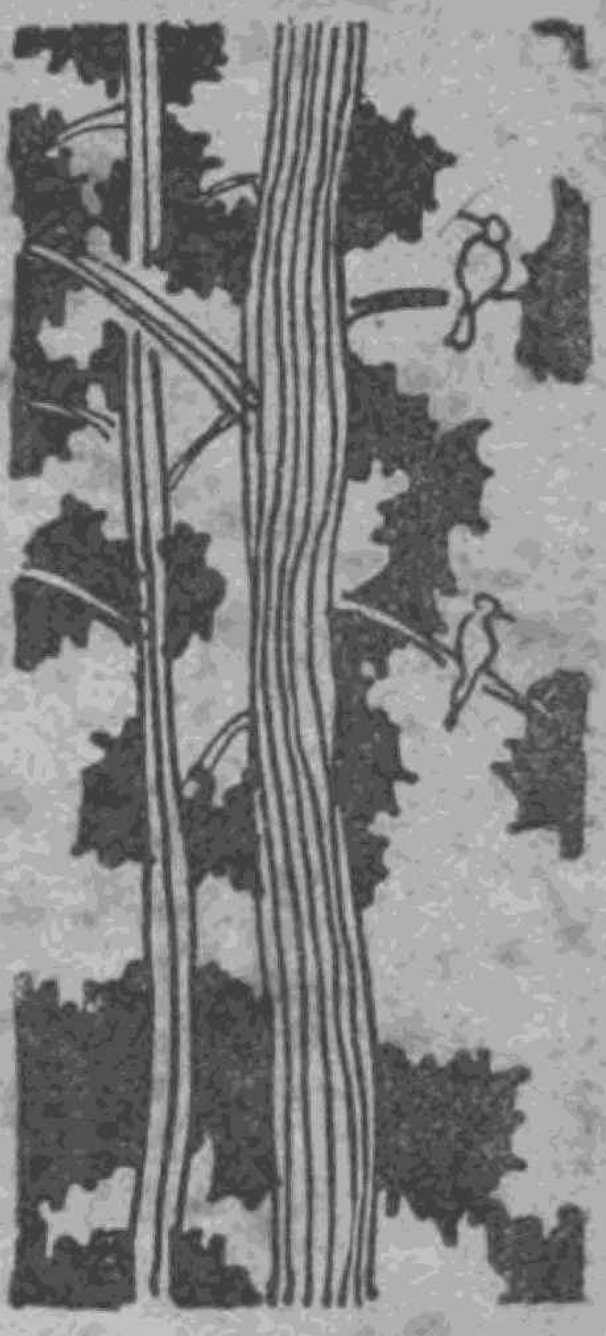
「w先生」見到居然有男同學替女子助威來向他挑戰，不禁有些憤然，發表他的「男女不應平等」的大道理：

「爲什麼男子要壓迫女子，這是不通。男女平等，根本這是騙人。無論你怎樣同情他人，然而人總有私心。好譬有錢人憐憫窮人，覺得窮人可憐，但是自私心却又叫他不得不搾取窮人，不搾取窮人，他還能有錢嗎？若說爲什麼男子要壓迫女子，我倒要問你們女同學：你們有錢能夠唸大學，娘姨小大姐你們什麼不也叫她們同你們一起進大學呢？男女也怎能一律平等，正如你們有了錢不肯分給她們一樣！人有私心是宿命的事，男子不平等也何嘗例外。你們不肯把權利分給娘姨丫頭，男子的權利爲什麼就該分給你們呢？」

「哈哈」，妙論！妙論！」每個人都笑倒了。

在轟笑聲中，電鈴像爲我們的英雄吹起凱旋號似的響鳴了而「w先生」也就掛着男性勝利的微笑，得意洋洋地結束了他的高論：

「老實說，我承認男女是不平等的。人是有私心的，男子不壓迫女子，也不成其爲男子。而女子呢，有勇氣就該自己去爭取，沒有勇氣，那就「拉倒！」



秋之戀

嬰寧

秋風替梧桐披上了一襲朱紅的睡裳；
秋雨將顯頳的黃花遣入了洞房；
秋空上悸動着鴿鈴淸澈的音響；
秋陽在寂靜的大地上，
爲我斜勾出一幅凄涼的畫像。

是一個寂寞的秋之黃昏，我參加了薇的葬禮回來，一個人在冷僻的人行道上緩緩地彳亍，心中驟然浮上了無名的悵惘，使只有反覆誦着以前做的這首秋歌，似乎想藉此拂去了因目睹一個年青的女孩子，被埋葬在黃土裏所引起的慘痛和不快。可是不成啊；我揉了揉紅腫的眼皮，好像那一座黑黑的棺材又在我的眼前湧現了，一切都是那麼熟識的，薇的蒼白而瘦削的面孔，緊閉而窪陷的眼睛，都隱隱地在表示着她對於生活還有着難忘的憧憬和依戀。才十九歲呢，就這麼寂寞地永久躺在墳墓裏了，她甘心嗎？

一片落葉輕輕地從梧桐樹上飄了下來，打在我的肩膀上，然後又默默地滑到人行道上去了。就好像從寂寞的秋空上，墮下了一個蒼茫的影子。我禁不住感到了濃厚的秋意。是生之顫慄呢？還是死之恐懼？於是我淸楚地憶起了薇在彌留時的情景。她無力地躺在床上，不時地向左右轉側，嘴裏老是重覆着這幾句夢幻般的囈語：

「我才十九歲呢？我還不願意死！我要—我要—」

「你要甚麼啊？可憐的孩子！」薇的母親睜大了憂慮的眼睛向她的孩子凝視着，她很願意在這個時候做些甚麼來滿足女兒最後的希望。

「我也不知道我究竟要甚麼？可是我不願意死，我要—我要—」薇尖銳地嘶叫着，「我這還是第一次死去呢？」

第一次難道死亡也有第二次嗎？我一個人坐在床角上沈思着，終於我懂得了薇的含意。她不願意死呢？但經過了一次劇烈的轉側，她終於不再呼吸了。黃蠟樣的臉上溢着死水般的謐靜，多麼可憐的孩子！這麼年青就被裝在棺木裏和流螢敗草爲伍了。死究竟是深可咀咒的呢！想到這裏我就好像一個狂醉的人，偶然地失足跌落在山谷裏，撞傷了四肢，於是這才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現實畢竟是慘酷的，生命畢竟是可貴的，我活了這麼多年，這還是第一次沈痛地感到死之悲哀。因爲在以前我還認做死亡是一種意外的幸福，尤其是一個如花的少女，在她的青春時期突然地死去，是會引起了不少人的惋惜和追思的。可是現在我不這麼傻了，我決意開始愛惜自己的青春，我渴望它在生命裏開着燦爛的花朵！這樣想着便隨手從襟旁抽出了絲巾拭淨了眼角的淚水，然後默然地向晴朗的秋空上投了一眼。秋天的空氣眞奇異呢！冷冽而凄淸，更由於是處在這樣一個黯淡的黃昏裏，我的青春的血液禁不住強烈地被激動着，我不能讓自己儘想着死去的薇了。於是便默然地走着，走過了一條街，又是一條街，路是長而無盡的，聽着自己單調而乏味的足音，望着落漠而孤零的身影，我開始在心裏浮上了一種朦朧的慾念，我感覺生活裏似乎少了些甚麼。噢：我明白了，那是一雙熱情的手和一顆溫柔的心。驟然地我的臉上湧上了孩子般的欣悅是只有在天堂破曉時，才會在白衣天使的臉上找到的。

「櫻！一個人到甚麼地方去？」一個熟悉的聲音突然喚住了我，抬頭看了看，高大的彭正立在我的面前。

「剛參加了一個朋友的葬禮回來，現在回家去。」我說完了便不經意地朝他那剛毅的俊臉凝望着。他忽然笑了，那麼大聲愉快地笑着，我極時楞住了，而且有些氣惱，我不明白我的話裏究竟有甚麼好笑的地方。

「彭！爲甚麼這樣笑？」我的眉尖緊緊地縐在一起，然而他却還是那樣坦然無事地笑着，一直到他笑得實在沒有氣力了，才輕輕地湊上我的耳朵，低聲地告訴我：

「你瞧，走到甚麼地方來了！」聽了他的話我這才向四周望了一望，原來不知不覺地我已經走過了善鐘路口，而我的家却是僻處在畢勛路的一角的，於是我的臉上便淡淡地浮起了一層紅暈，但仍搭訕地掩飾着。

「眞的，走過了頭了呢！」

「對啦！秋天的黃昏消逝得太快了，你又是剛剛送了葬回來，而且是一個人！」他好意地爲我解釋着。

「怎麼？一個人就得走錯路嗎？」聽了他的話心裏有些不服，便挑戰似地狡黠地望着他。

「這個自然啦：因爲一個人只有兩隻眼，兩個人可是有四隻眼呢？」他也狡黠地向我望着，唇角含着智慧的微笑。我緊瞅着那張倔強的臉，突然勇氣百倍地向他說：

「走了大半天，還是些冤枉路，現在你願意不願意送我回家？」

「這麼說，你是信賴四隻眼了？」

「因爲我想試一試四隻眼究竟會不會也走錯路？」他聽了我的話，便有意義地向我望了一眼，嘴角輕輕地動了一動，似乎在說：「壞孩子啊：」可是他終於沒有說出口，而我的臂灣裏却就此多

了一隻強壯的手臂。於是我們便手挽手地折過身來，輕輕地偎倚着在人行道上小步。這時我又想起了薇以及她臨終的囈語了。這或者就是她所要的吧？我懷疑了，但我却感覺到過不住的欣喜，似乎在荒涼的人海上拾取了一片美麗的蚌殼，那蚌殼的光面上不知道是誰偷偷地刻上一個字「愛！」

「爲甚麽不開口呢？」彭忽然打破了寂靜。

「沉默是金子，口才是銀子！」我說這句時的神情有點像蘇格拉底，這似乎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哲學家的智慧。

「了不起，女詩人又要改行做女哲學家了。」彭隨手撩了撩爲秋風吹亂了的頭髮，臉上充滿了稚氣的笑。

「怎麽？不夠格嗎？」我倔強地在向他挑戰。

「那裏，那裏，我的意思是說，你再做了女哲學家，我是更不敢冒昧地去拜訪你了。」他的聲音裏似乎在表示一種遺憾。

「咦：你從來沒有到我家來過，怎麽就會談到不敢了呢？難道我會趕你走嗎？」我以女人善感的心，推測出彭的意思有點不尋常，便索興大胆地追問一個水落石出。

「倒不是這個意思，也許是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幾次偷偷摸到你家的大門，可是眼望着門上剝落的綠漆，終於沒有按一下電鈴的勇氣。結果，只好向樓窗上默默地望着，希望你會無意地探出頭來，然而你却從來不肯在窗口露一露，這樣我便只好轉過才來一聲不響地走了。」他這樣說着的時候沉鬱的眸子驟然罩上了一層淡淡的憂愁。

「多可憐啊；他是眞心地愛着我呢！那他爲甚麽不早告訴我？」這樣想着便把身子緊緊地向彭偎倚着，可是他却開始沉默了。這樣漠然的散步一直繼續到畢勛路的轉角。

「該轉灣了！這次不要再走錯了路。」他突然在十字路口停住了脚步，好心地在提醒我。

「怎麽？不預備送我到家嗎？」我有點失望了。

「對啦！我怕看見那扇綠漆的大門，而且我們遲早總是要分別的！」他的聲音憂鬱得像小河邊蘆葦的低訴。

「彭！爲甚麽要說這樣的話？天還早着呢：你儘可以到我家裏坐一會！」

他搖了搖頭，可是我的右手却被他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眞熱呢！那簡直像一塊燒旺了的炭火！

「那麽，再見吧！」我溫柔地向他凝望着，一面想把自己的手從那燙燙的手掌中抽了出來，然而他却握得更緊了，我好像感到他全身的血液都在跳動。

「櫻！我—愛—你！」他終於顫抖地訴出了自己的心曲。

「是的！我也愛你！」說完了我的眼角忽然感覺到一陣潮潤，那是幸福之淚呢！所以我也就任它一滴滴地流在面頰上，竟忘了用手去揩拭。

「怎麽？你哭了，可憐的孩子！」他像是一個好心的母親一樣地從自己的襟袋中抽出了潔白的手帕，爲我拭淨了眼角的淚水。

「對啦！我太快活了！因爲你終於向我說了老實話。」說完了我便像一個孩子似地緊緊地躲在他的懷裏，好像不這樣他就會半路拋下我走了。

「你快活嗎？這麽我將祝福你今晚有一個幸福的夢。」

「是的，幸福的夢！」我仰望着雲堆裏剛湧出來的一勾新月，心裏充滿了夢幻般的欣喜，我開始第一次瞭解宇宙的莊嚴與美麗了。

「那麽，明天見啦！」他熱情地拍了拍我的臂膀，便挺了身子向前面走下去了。我目送頎長的身影逐漸消失於黃昏的黑暗裏，心中似乎有一種失去了些甚麽的感覺，可是又像得到了一些甚麽。

「記好了，明天來看我啊！」想起來我們還沒有約好再見的日期，我終於鼓着勇氣向他喊着：

「一定！一定！」他回轉頭來向我揮了揮手，然後又昂然地走下去了。暫時地我忘記了秋之沉寂，於是便一個人踏着輕快的步伐，欣悅地走向着歸途。這時候新月正把我的影子斜印在灰黑的牆口，一步步地隨着我向前移。可愛的影子呢！可是秋天的黃昏也照樣爽得醉人；因此我便沐着秋天的冷風，低聲哼着「當我們是年青的時候」的歌曲，我突然有了春天的感覺。然而薇却在這個時候死了，寂寞地倘在墳墓裏，任憑苦雨凄風做她的伴侶！

晚上回去，我失眠了。愛是幸福的，然而也帶來了痛苦，於是我神往於黃昏裏輕輕地一揮手，而有了夏娃偷偷吞吃伊甸園智果後的悲哀了。

尼采說：「在這麽多的痛苦前面，快樂是可恥的；」

我是可恥的嗎？可是一想着自己的一點快樂也是用痛苦換來的，隨即感到自慰，終於昏沉沉地睡去了。在夢中我彷彿拾取了一串明珠，明珠的下面却附了一張白紙，紙上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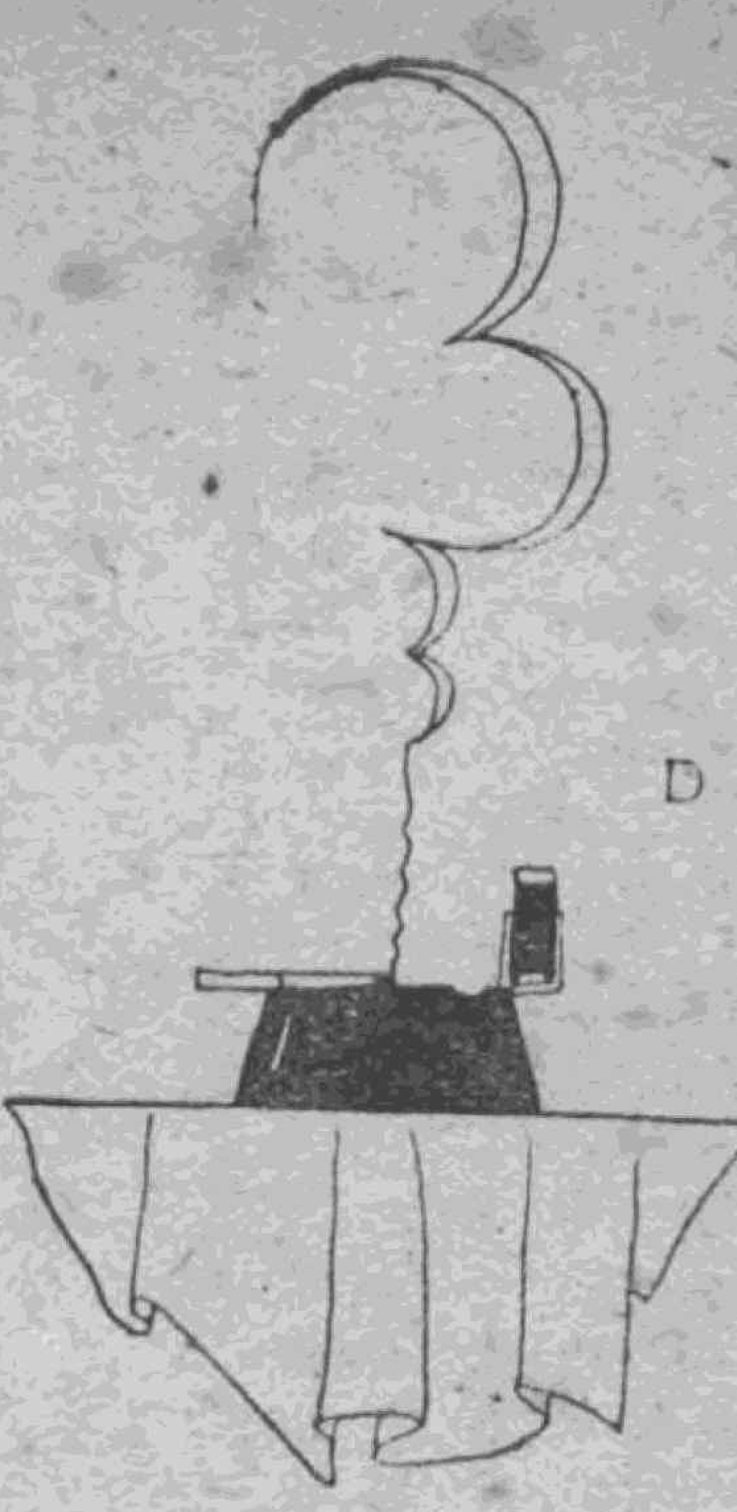
「爲了表示我對於一個孩子的依戀，我便用淚珠穿成了串項練，希望你能珍重它，愛護它，而且你將答應把它永遠地掛在你的胸前。一個聖潔的靈魂白」

看完我禁不住笑了，那麽天眞而坦白地，隨即輕輕地拾起那串項練，一舉手就套在頸子上。這是愛情的枷鎖呢！然而我却願意被它緊緊地套住，一定到永久。

這一夜我的臉上始終浮着笑容，第二天早上媽出來喚醒我，問我爲甚麽笑，我沒有話好說，只好還是那麽甜甜地向她笑了一笑。這時候你猜我心裏在想甚麽？我還在想那黃昏裏輕輕地一揮手。

清宮怨與大鵬山

麥耶



一　清宮怨

重演清宮怨，多少顯露了現在劇壇劇本荒的嚴重情形。

我們並不否定一個好的劇本，是有價值再次三番地重演的。同時劇本固然是演劇的基礎，它本身固然已經是完成了的藝術，甚至，它向演劇提供最重要的東西，然而演劇本身還是有自足的藝術性。無疑地，一次演出，就是一次藝術的創造，而尤其是因爲經過了不同的導演底不同的手，卽使是同一劇本的雕塑原料，却可能塑出兩種同樣表現劇本而形式截然不同之藝術作品。這就更加强了：一次演出就是一次藝術的創造的意義。

假如是由於這一點，則清宮怨的重演，是無可厚非的。至少，它的重演比其他一切以噱頭取勝的低級劇本的初演却有價値多了。

與其說清宮怨是歷史悲劇，不如說它是個家庭悲劇，在古老的封建制度統治下的中國，成千成萬的家庭悲劇中的最基本的一個。爲什麼是最基本呢？因爲清宮怨所描寫的，正是中國封建制度的中心及其支撑者的帝王家庭；這正是描寫與反映封建家庭的絕好題材；也正由此，便削弱了幷喪失了清宮怨的歷史意義。

清宮怨是個家庭悲劇，也就是說它所描寫的對象，是封建家庭中婆媳間鬥爭的悲劇。一個「進步的」女性——珍妃，被玩固，守舊的封建勢力的代表——西太后所磨折，凌侮下抑鬱而死。其間雖穿插了光緒這個人物與戊戌政變這一史實，但其中心，還是在於珍妃與西太后兩個女性人物上。

爲了把悲劇富於更大的鬥爭性，作者把珍妃寫成了與西太后截然不同的人物。爲了要把西太后這一歷史人物在劇本中加以批評，作者太過量地借用了珍妃的嘴。因此，珍妃的性格與我們看戲前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了。固然，劇作者是有權改動史事，甚至有權對歷史人物的性格，加以完全的創造的，然而，這也必須有個歷史的限度的；也就是說在某一種歷史條件下，這樣由作者所創造的人物是否有其存在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清　宮　怨

對於珍妃這一人物的出身，生活，教育等等，我相信劇作者一定比我們瞭解得深，考據得周全。可是我們還是要提出質疑，在四五十年以前，像珍妃這樣一個進步，開通，甚至在政治上比光緒還英明的女性，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呢？

西太后，我以爲是次於武則天的一個中國歷史上的「偉大」的女性。雖則，武則天是向男子爲中心的社會制度挑戰，是一個進步的偉大的女性，而西太后則是女子在忍受了數千年男子爲中心勢力統治與壓制下的一種變態的反動。基本上，她是落後的。在政治上玩固、守舊、迷信、專制、獨斷；在家庭中，也仍是代表封建勢力，在承受了上一代婆婆的壓制後，向下一代復仇性地發洩自己的痛苦與仇恨。這樣西太后是一個充滿「被批判性」的人物。

可是，我們的劇作者對西太后的批判是落筆太少了，作者似乎頗多有所顧忌，筆觸始終徘徊在家庭的圈子中間。因此，在家庭意義上，作者對西太后施了一些批判，大多借用珍妃的嘴；可是在政治意義方面，作者的批判，不，甚至反映也太少了。這樣來反映，描寫及刻劃西太后我以爲始終是不夠的。因爲西太后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人物，她是歷史上，統治了中國數十年，主宰了數萬萬人民的「偉大」的女性。

作者把戊戌政變與八國聯軍反映很少，僅僅當作穿插，而沒有作爲悲劇的主因與高潮，這一方面是削弱了清宮怨的歷史意義，一方面，家在是委屈了光緒帝；似乎他發動戊戌政變僅是爲了個人帝王權利與家庭幸福以及與珍妃的愛情，這樣糢糊了，也抹殺了他政治上的英明與進步意義。

上面說過，經過了不同的導演的處理，劇本的再一次演出，就是再一次藝術的創造。假如抱定了這目的來看清宮怨的重演，我們就會失望的。因爲顧仲彝導演似乎太拘史了，大多墨守費穆的成法，而幷沒有再

一次的藝術的創造性。同時，對於費穆的優點——詩的情調與抒情的氛圍——也沒有保留或發揚

導演次於劇本，而演員更次於導演。除了魯岩的李蓮英是成功的以外，沒有一個是比較圓滿的。江泓的西太后固然老牌，但演技定型，唸詞，動作與表情機械化，除了西太后這種角色以外恐怕演不來別的罷！陳玉麟讀詞沒有情感，面部表情呆拙，在後部沒有頹喪失意之態，實屬不該。羅蘭鼻音太重，沒有幽怨抑鬱的表現。舞台裝置之糟，尤其使人有文明戲感。

大鵬山

二 大鵬山

大鵬山的原著是俄國大詩人普希金的名著傳奇「杜布洛夫斯基」。故事是十足浪漫蒂克的，非常富於戲劇性。曾經改編攝成電影，改為「復仇艷遇」，記得上海也曾映過。

改編小說為劇本需要把原著改編得更戲劇的地；因為戲劇的結構，是緊湊的，而小說的結構却是散漫的，它們是完全不同。而何況，如今改編的又是外國小說，除了上面一點技巧上需要改編為更富於戲劇性以外，還有原著的精神與主題，人物的性格，是否適合「中國化」等等的問題。沒有把這些問題考慮得周全，安排得妥切，改編往往是容易失敗的。大鵬山就是改編得失敗的一個劇本。

首先是，它的失敗。在於對話的戲劇性的不夠。我們先不求意識不談原著，先來檢討這最起碼的條件。一個劇本之所以形成，一個戲的所以演出，對話是最重要的主體。而劇作的藝術手段，純然是文學的，即是說，語言藝術的運用。對話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方面也就可瞭解，對話的兩重意義；就是：一，對話是語言藝術的運用的具體表現，劇本之是否有文學性與文學價值，便視對話之文學的形象性而定。二，對話是表現故事，情節，人物性格等等的唯一主體，是導演與演員的戲劇性的藝術創造的材料。

大鵬山劇本的對話，在這兩重意義上，都是失敗的。它們枯燥、乏味、幼稚、庸俗一些舞台的流行語的連綴；僅僅是盡了反映出一個故事的輪廓的任務，而不夠語言藝術的形象性的。其次，它也是不足作為導演與演員的藝術創造的材料。很顯然地可以看出，除了一部分原著上「小說的對話」外，其餘便是作者填補上去毫無戲劇性的牽强的對話了。

由於對話——這個劇本的最起碼最基本的條件——的失敗，固然故事是頗富於戲劇性了，可是却被連累到演出却沒有一點戲劇性。似乎演員跑上台來，只是為了說幾句表明故事發展的台詞。

其次是連累到人物沒有性格。不錯，在原著中杜布洛夫斯基是一個傳奇性的英雄，可是他還有愛與仇的交鬥，可是鄭鵬這人物的性格，不，即使是影子也是多少糢糊呵。趙毓秀，原著中的瑪莎是一個典型的俄羅斯的女性，沉默，堅貞，英雄的崇拜，宗教的信仰，因為已向上帝起過誓，即使她愛人來救，她却已忠於自己所不愛的丈夫了。這樣在原著中寫得十分成功的俄羅斯女性的典型，在大鵬山中除了喊幾聲「爸爸」與「鄭鵬」以外，沒有一句足夠的對話來表現她的性格，變成了一個不足輕重的人物了。而最使人難解的，改編者又添上姨太太這個人物，來一套「母女奪夫」，難道這也是「中國化」？還有那個「日本學士，英國碩士，法國博士」也寫得十分淺薄無聊的。

最後，得提出的是主題與意識問題。原著是寫當時帝俄的農奴制度的腐敗，大地主的胡作非為，由於普西金本身也是個貴族，所以他的意識仍舊脫離不了地主意識的，這在杜布洛夫斯基在放火燒了，希普金描寫農奴對他的忠心可以見出。因此他的理想中的英雄，是任俠仗義的浪漫人物；可是，一到大鵬山，却變成小市民頌拜的「七俠五義」式的「黃天霸」了，這種「英雄崇拜」，普希金遠遠在萬里外地下有知，不知該怎樣啼笑皆非呢！

大鵬山

導演與演員似乎都為劇本所限。於是前者祗能挖空心思擺些燈光噱頭了。而這些燈光變化與劇情都一無相關的。一個羣戲，羣衆場面却糟不可言，這是導演最大的失敗。而第四幕羅密歐與朱麗葉式的「樓窗調情」更是不必要的模倣了。

演員的才能都被埋沒後，比如蔣天流，韓非都無戲可演，第三幕暗地摸索又像兒童劇，又像文明戲。夏芒雖很用功，然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倒是戲少的葉名，邊音等成型。吳漾「風流小生」派，演無論什麼戲都是一個「腔調」，毫無意義。莎莉除了喊兩聲「爸爸」「鄭鵬」外沒有演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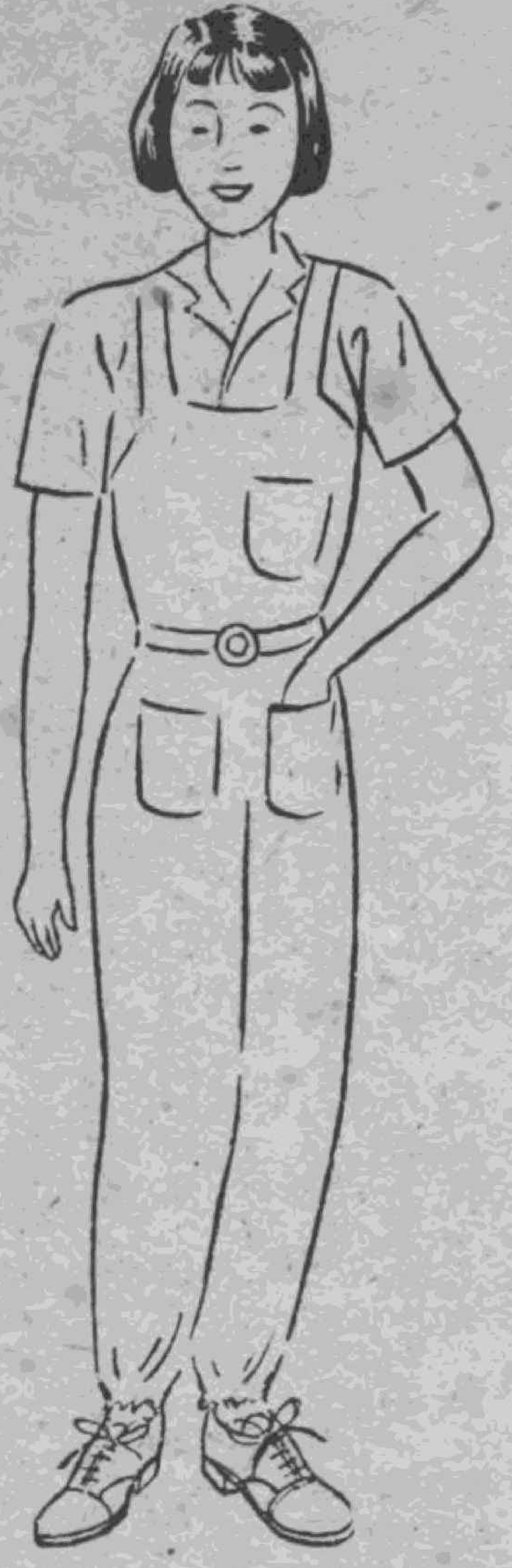
非常時期的長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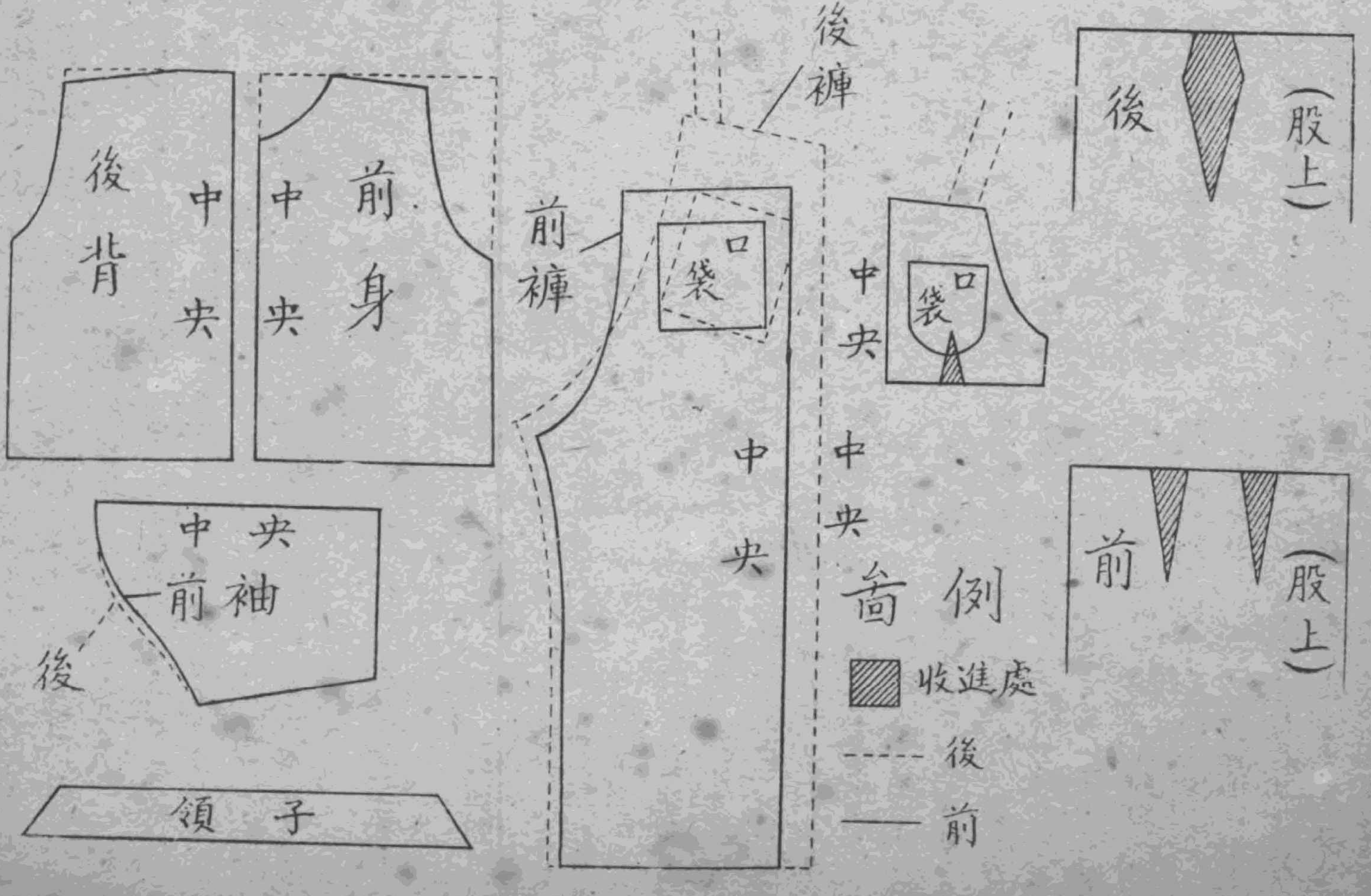
提到非常時期的用具，立刻會聯想起防毒面罩和防空幔帳來，然而除開這兩項之外，衣服也是要經過考慮的，因爲目前婦女流行穿的旗袍，下擺極小，行動不便，非常時期有時需要速跑的。

這裏所說的長褲，與大都市中時髦已有兩年的長褲有許多不同之點。第一，過去許多人穿的長褲出發點在於時髦，這裏介紹的長褲基於實用。因之第二，過去許多人穿的長褲，在質和色上多選柄美而奪目的材料，這裏介紹的長褲則不然，棉織品即可，而且顏色最好是茶綠或深灰，這兩種色彩稱爲國防色，就是保護色的意思。第三，非常時期穿着長褲以簡樸爲條件，那末與濃裝艷抹的裝束是正相背馳了。

基於以上的幾個條件，這條長褲的色、質、和功用已經決定了。然後開始剪裁吧！按着自己的身裁，參看圖示的比例，是非常容易製做的，這樣的長褲還可以當做運動場中的服裝呢！它有五個口袋，可以放許多東西在裏面。

上面的上衣，裁短袖或長袖均可，爲冷天用就不妨做長袖子，假使是長袖，袖口和褲角最好採取同樣的方式，全做寬緊口，否則全做反捲口，使得周身調襯。





信箱

女聲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當入幼稚園不久就因病失去我的聽覺。由從殘廢以後，因爲言語的不通，很難得到父母的愛，很少人安慰我，可憐我。十二歲的時候，才有機會入了一所聾啞學校，隨着年齡的增長，四圍所見的又是些苦惱，於是偶然的機會交到了一個校外的同病男友，他是那麼善於殷勤的對待我，時常順着放學後的機會跟了他上各處去玩。（因爲父母不大關心我）他送了許多東西給我。我們到的地方很多是遊戲場之類，更使我見到種種其他意想不到的事，那時，我一點也沒有知識祇覺得他的這樣待我，眞是很少有的。更因此對學校和功課漸漸發生厭倦，祇希望能時常同他一起玩。經他的慫恿得了父母的允准，轉到其他一所聾啞學校，師長中大多對我非常和氣，比較以前更爲自由多了。他也能時常到校來，同我談天，同學都嫉妒着我，我眞是多麼驕傲，他也更是那麼體貼我。某一天放學後，我就在無知無識中喪失了我的節操，使我天眞純潔的孩子，沾上了一身永不能洗淨的污跡。此後他仍時常的引誘我，漸漸的生理起了變化腹部膨脹起來。爲了恐怕父母的責備，聽從了他的話，胡亂的就墮去了腹中的東西。這樣我便變成了一個憔悴衰弱的人，從此他也不再如前的對待我，也不常來理我，還時時的恐嚇我。同學們都欺凌我起來。並知道他早已有了妻子，才明白他從前的甜語蜜言、發誓哀求、溫存體貼的安慰，完全都是引誘的手段。雖然從前的許多同學勸我不要同他好，但是追悔已來不及了。漸漸的母親也偶然的發現問我，知道了我的事，她氣得對着我蹬脚流淚。父親更憤怒的嚴厲的打我。因爲父母都是要面子的，所以不聲不響的忍受下來，沒有再鬧大，也就不准我去讀書。但是從此家人們更變了對我的態度，不再將我當他（她）們的親屬姊妹看待。父母從此嚴厲的管教我的行動，差不多祇能整日的生活在家裏。於是我更墮在痛苦和悲哀的深淵裏，怨恨着他，咀咒着這個世界。有時我很想死，很想自殺。在整日的關在家裏的時候，無聊的取閱了許多大哥遺下的小說雜誌，這救回了我一點希望，使我明白自殺是弱者的行爲。但是像我這樣的人還能夠眞正有希望嗎？還值得苟活下去嗎？在苦悶、煩惱、恐懼和羞恥的籠罩下，含着淚，帶着十二分的希望來哀求先生，能夠忠實的指導我可走和應走的路。想仁慈的先生一定不會因爲我是殘廢人而使我失望吧！

因了環境的關係，不能奉告我的眞姓名和地址，先生一定能夠原諒我。敬祝

編安

一個不幸的少女敬上

不幸的少女：

當讀你的來信的時候，我們流下淚水了，我們不知道應該說什麼話足以表現我們情緒於萬一。

生下來就是殘廢倒也罷了，最痛苦的莫過於後天的殘廢，因爲你以前曾經知道耳朵對你有什麼功用，後來一旦失却其功能變成聾子，其苦痛眞不是天生聾兒所明暸的了。

說到你所遇到的那個男人，我們更是欲語無言了，像這樣的騙子，社會上眞是觸目皆是。他們的專長，只是花言巧語的假意溫存，等到上了他們的鉤當之後，他們就把你丢下。

他的行爲是犯法的，你盡可以到法院告他爲姦淫的罪名，刑法上有：凡有妻之夫姦淫另外的女子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爲什麼想死？爲什麼要自殺？自殺是懦弱的表示，爲什麼不拿出自殺的勇氣和你的敵人反抗呢？

你沒聽見過這位偉人的事蹟嗎？一位聞名於世的流浪者叫戴維斯的，他身邊一錢不鳴，沿街叫乞，還爲了偷乘火車跌斷了一條腿，但是他仍舊孜孜不倦著作詩集，文集，後來成爲世界不朽的文豪，蕭伯納稱他的「流浪者自傳」一書爲驚人的著作。他是從殘廢和窮苦出身的一員。

還有一位女傑，姓名記不淸楚了，她的五官之中只剩下了一個鼻頭沒有失掉呼吸的功能，其餘呢，眼是瞎的，耳是聾的，口是啞的，她的世界觀是多麼狹小啊！但是她後來學到雙手彈得極美的鋼琴和速率的打字。利用鼻孔的嗅覺和舌頭的觸覺，她做到了勝於常人的成績。

由於殘廢而成功的人物多着呢，你也應當拿出勇氣和環境掙扎，取得自由的機會和求學的機會，做個中國的戴維斯成爲中國的女傑。成功必須經過努力才能達到！

以你的聰明，我們相信你能接受上面的話。專祝努力！

編輯室

× × ×

編輯先生：

敝人慶幸着感激着「女聲」的出版，帶給婦女們很多的知識與教導，樹立正義的理論，標幟眞正的自由與解放，是每個讀者所敬仰崇拜的。自從貴刊「女聲」出版以來，我自己認爲是忠實讀者之一，現今有一個較複雜的問題來請教先生希望能指點一切，不勝感激之至。

敝人有一女友，歲約廿三歲左右，她所處之家庭地位是獨一無二的姑孃，但哥嫂都很款待她，她母親是一個心直口快的老太太，故母女之間感情也不很投一隨之而平淡，她哥哥是一個較有地位的人，且開設一莊，故家庭經濟也還富裕，起初她在初中裏讀書，後因由某事之阻礙時她就停了學助理家務，但因日間空暇無事，輒下樓在莊內談說，日久之後不料富有深切情感的她，與一個十七歲而長得像成人般的職員很迅速地

發生了戀愛，雙方的感情可以說頗爲融洽，因二人旦夕相處之故，進一步一同約於公園及電影院裏去暢談一下，在現時代的人看來是極普通的事，但在專制封建的舊式家庭中看來是一件重大的事了。所以這一切的事，在家庭方面是隱蔽，故在秘密冒險中漸漸進行，倒也很順利的過去，「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在最近果然因送照片的緣故而顯露出來，結果被雙方家長之堅決拒絕，二人中間發生了隔膜，但在男友方面把他與她所經過之情形一一講了出來，並且說是她還求他的，這話很快的傳到了她的耳膜中，這眞是氣得手足發凜，決定預備堅决的決裂，男友也在嘲笑譏諷中過着他沒趣的生活。後有人介紹此男友還於另一莊，並定於最近期內，但此事竟被她知道了，心中又發生了依戀不捨之感，然後又設法通了一次他們所謂最後的信——是向他取還日前所借出之東西。後因雙方情感的衝動，又通了幾次的信，當時理智又被情感所消滅，後來趁他未脫離前還索取紀念品及紀念册……等。但最後難受別離的一天終至降臨了，她只得呆若木鷄，四目相對，眼睜睜地看他脫離——四年從未離步的寄住地——莊。但因相隔之距離較近，後又約出外同觀電影等。但這樣下去，我想一定會弄成僵局，因爲他們的情感似膠似漆，已超過普通友誼以上；但各家長又極力反對，將來之痛苦一定不堪設想。我處於旁觀者的地位實沒法想出一個雙全的方法來，故特請 先生定有深切的經驗，必能賜予美滿的答覆，這不獨我個人深深地感激着呢！ 祝你

筆健

讀者葉滌謹啓

葉滌女士：

你所提出的問題是一部份青年男女所易產生的普遍問題，他們常患了濫施愛情及理智薄弱的毛病，弄得結局不可收拾。

爲朋友着想，你應當尋找機會探聽她對他的印象是什麼？他對她的印象又是什麼？她配不配做他的妻子？他配不配做她的丈夫？這些問題若能解決，只是專制家庭的反抗倒沒有多大的關係，他們可以同心協力向家庭反攻，一方面自己努力，等到他們經濟不依靠家庭時，再舉行婚禮也不遲。

但是，據來信上說，你的女友正是犯了理智薄弱的毛病；同樣她的男友犯了濫施愛情的毛病了。這種爲自私而毀壞別人名譽的男子，根本不值得被人愛，何況他今年只有十七歲，正是讀書求進步的時期，他應該努力，不須要這麼早結婚。

你的女友也要拿出理智克服一時的情感，不要見了他便「依戀不捨」、「如膠似漆」。這樣的男人並沒有可愛的地方，爲着自己的前途和名譽，最好趕緊離開他。

同時，她的家庭相當美滿，哥哥又是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由哥哥介紹一位朋友也許不難罷！她的目光應該放遠，免得就誤了寶貴的青春！

編輯室

× × × ×

編者先生：

我對于貴刊一向抱着愛護和尊重的態度，因貴刊能代答女界中一切的苦悶艱難的問題，能解決一切的人所不能自決的難題。眞使我佩服到極點了，最近我有一件事，對于我終身幸福很有關係，事情是這樣的：

我是一個二十五歲受過高小教育的女子，最近由父母之命將要訂婚，但對方這人學問知識都高出於我（他現在大學求學），我從各方面探這人的品行列在甲和乙的中間（不好不壞中），然其中最使我注意的，也就是使我自已不能決定的，現在懇煩先生作一領導的答復，使我得到一明亮的指導。

使我注意的使我不能決定的，就是這人的思想行爲都流入現今所謂『公子兒』的一派，又加了他的學問知識都在我之上，現在雖有兩方父母之命而融合，不知將來對於我的前途還是黑暗呢？還是光明？敬祝

快樂

忠實的讀者雲霞敬上

雲霞女士：

首先向你恭喜，你要請吃喜酒了。這是多麼幸運的事情啊，你的父母代你尋找一個有學問、有思想、同時品德又不錯的人爲對象，該夠多高興啊！

然而你在歡欣之餘，還要戰戰競競的提出兩個問題：一、據你調查對方是個「公子哥兒」派，二、他的知識學問都在你之上。你能理智的考慮到這些問題，正是你做事細心之處。不過依我們看來，這些問題與你們的結合並無大妨礙，比方說他的知識學問在你之上，那末你仍可以及時繼續用功學習，學習的範圍很廣，不一定他念大學你也必得念大學才叫平等，你可以先選擇與你性情相近的知識學去。至於他流入「公子哥兒」派，也許是他一向家庭經濟狀況優越的緣故，這一點來信說得很簡單，我們只能這樣猜測。

無論如何，我們覺得他是一個優點多缺點少的男子，你不妨請求父母同意，和他見見面，直接的會談也許比間接的探聽更有益，那末互相了解的機會也就更多了。不要胆怯，幸福是要經過努力的！祝你

成功！

編輯室

× × × ×

編輯先生：

今有一難解決的事，請先生代爲設法：我有一個同學，她在十四歲時就由她的父親代她訂了婚（對方是一個商人之子）她那時聽說訂婚就不答應，可是她頑固的父親是不容她有所反對的，她沒

有法哭了幾夜。去年她的父親就要她結婚，她堅決的反對，她父親問以結婚之期，她以讀書爲辭，言畢業後方可談此事，於是婚事就延遲下來了。可是今年她父親又逼她結婚，她當然又是不答應，她父親說結婚之後依然可以讀書，其實世上最失意的事莫過于婚姻的不滿意，不滿意的婚姻有何快樂呢？每天早上她上學之前，她父親就逼着她答應結婚，她被逼了十餘天，起初她總是不開口，後來沒有辦法依然拿畢業之後作答，可是她父親說畢業之後一定要結婚的。先生你想，她暑假之後就讀高三了，一年之後就是結婚之期，叫她有甚麼辦法呢？法律上註明婚姻有自主權，然而她年十八，未滿二十歲，又無自主權，雖說包辦婚約在法律上說來本是無效的，只須以書面通知對方，解除婚約就可以了。然而她的經濟不能獨立，一旦反對，勢必經濟來源斷絕，生活也無辦法了。雖說畢業就在眼前，可以謀業，然而朝裏無人莫做官，叫她從那裏下手呢？雖說學校可以介紹，然而畢業之日即結婚之日，那裏來得及呢。貴刊第八期上有一位秋萍小姐求助的信，給她的未婚夫看了還很同情，可是我的同學那裏會遭幸福呢。她擅長的是國文、歷史、字還可以，故請先生代爲設法，以救可憐的少女於難中。此祝

文安

讀者熊慕冰

慕冰女士：

民法中明文規定：「婚姻不得強制履行，」第一先請你的同學放心。據司法院解釋：「未成年子女，不同意父母代訂之婚約，其婚約當然無效，不生解除問題。」這樣的婚約既然無效，你的同學還不失爲一個自由人，成人以後另行結婚，自無不可。不過她只以「商人之子」四個字作爲拒婚的條件，理由一點也不充分，「商人之子」並不全是要不得的人物，商人之子也很可能是個正直而有思想，健康而有靈魂的人呢！你的同學未免太年輕太動情了！（恕我們這樣說）

妥當的辦法，你告訴你的同學，設法從旁探聽探聽她未婚夫的行爲、思想、和爲人怎麼樣，也許會像上面所描述的人一樣，不是很幸運嗎？萬一對方是個目不識丁，酒色之徒，或有其他不良嗜好，那眞算不幸，應該及早解除，免得延到明年就來不及了。

解除的方式有兩種（固然未成年子女由父母代訂之婚約無須解除，但是爲了鄭重起見，經過這步手續更妥。）其一，用登報聲明；其二，再三的向父母親堅持提出不滿意的理由，意志要堅定，但態度要緩和，父母親得到同情，由他們去解除豈不更方便嗎？

在另外一方面，你應當勸你同學切不可心緒紊亂，要十分鎭靜，鎭靜是很要緊的。同時，要認定一個目標，目標認定之後，一步步做去，才是最好的辦法，空洞的口號不但沒有用處，反而有礙行事。在高中三這一年之內，她必須努力充實自己的學問和能力，準備求得經濟上的獨立，因爲經濟不仰靠家庭是不如意的女子達到意志自由的唯一路途。這一點她能夠明瞭了是很值得慶幸的。

不過我們非常慚愧，不能給她實際上更大的援助。可是依來信所稱，她擅長國文、歷史，又寫有一筆好字，找一個小事也許不太難，初次到社會上服務都應從小事開始，漸漸由小而後才能做大事。在這個時期內，得有餘暇自修些書也是好的。此祝

成功！

編輯室

× × × ×

編輯先生大鑒：

我是貴刊的一個讀者，自從貴刊創刊以來期有進步，使我增進了不少知識。這是應該謝謝諸位編輯先生的。

現在我有幾個淺薄的意見貢獻給貴刊

一、貴刊能否刊載些知許雜感生活通訊的稿子，最好能增僻一欄讀者園地以容納寫作水準較差的稿件，而引起讀者寫作的興趣。

二、我和我的幾個學友們都很喜歡民間文學，對「她的一生」感到極大興趣，樂未央先生寫得那麼生動熱切，而材料又且豐富，不知可否請樂先生施知怎樣研究與搜集的經過嗎？希望樂先生還能給我們寫些民間文學一類的文章否？

三、常在貴刊寫詩的歌青春是否即關露女士？可否請關露女士告訴我們怎樣寫詩的嗎？

十二分的盼望能在信箱上見到先生的回答此請

編安

一個忠實的讀者萍上

萍女士：

感謝你的熱誠，這樣細心閱讀女聲！

你的第二個問題和第三個問題，可以合爲一個，因爲樂未央就是歌青春，他逐期替女聲撰稿，他對中國舊文學很有根基，同時思想又很純正。他閱讀過的書很多，「她的一生」以及任何其他著作都是創作，參考材料很多，茲懇請原著者解答參考書目如下：

一、鍾敬文編：歌謠論集
二、劉經菴編：歌謠與婦女
三、朱雨尊編：民間歌謠全集
四、姫步周編：淮北歌謠
五、羅香林編著：粵東之風
六、瞿駕仁輯：廣西的民間文學
七、洪　亮編：浙江歌謠
八、劉半農著：瓦釜集（內附江陰民歌）
九、北大國學系：歌謠半月刊（復刊以後）
十、中國民歌千首
十一、婁子匡編：紹興歌謠

你的第一個提議，見議極佳，以後盡量採納實行。

編輯室

餘聲

女聲二卷五期又與諸君見面了，內容我們不敢說相當的滿意，但是在這秋老虎炎勢之下，編者們總算儘了能事了。

因爲物價飛漲不已，我們雜誌的售價也隨之有所更改，所以希望讀者們常時注意末頁的價目表；那末在續定或者是介紹朋友向本社零買時不至少寄了報費，可以勉却本社向讀者要補寄報費的麻煩。

在需要溝通中日文化的今日，本社編輯關露女士赴日本參加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本期中「東京寄語」，就是她從東京寄來的。

「陸放翁出妻事蹟考」一文，因稿擠，下期續完。

信箱補白

戴愛珍女士：現在有三位先生願意幫助你弟妹中的一個學膳以及一切其它費用，請示詳細通信處，最好能親自來本社面洽一切。

以後讀者投稿信箱，最好能將事理說得簡明，並且能夠分條詢問，那麼就便於答覆得多了。

本外埠總經銷處　五洲書報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代辦部

漢口　漢口文具社
漢口　中國文具公司
松江　標新書店
松江　大衆教育用品社
嘉興　元大商店
嘉興　嘉華書局
高郵　會文堂
揚州　世界書局
揚州　陳恆和書林
揚州　萬衆書局
泰縣　新泰書局
泰縣　業餘商社
杭州　西蒙書店
南通　新民文具社
蚌埠　商務印書館
蚌埠　新新書局

蕪湖　務學文具店
常州　世界文具社
常州　世界教育用品社
常州　中華書社
南京　建國書店
南京　中心書店
南京　新國民書局
南京　野草書屋
南京　大同書局
南京　中央書店
南京　金門書局
蘇州　中央書報社
蘇州　新新書局
蘇州　蘇州文具社
蘇州　新國民書店
蘇州　新青年書社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

女聲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C字第一〇一八號）

第二卷　第五期

民國卅二年九月十五日

編輯者 發行者　左俊芝

編輯室　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二〇七—二一〇室　電話：一九九一四號

發行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每月十五日出版

每月一冊　六元
半年六冊　三十四元
全年十二冊　六十六元
本埠每本加郵資一角　外埠二角

・以上價目以儲備票計算・